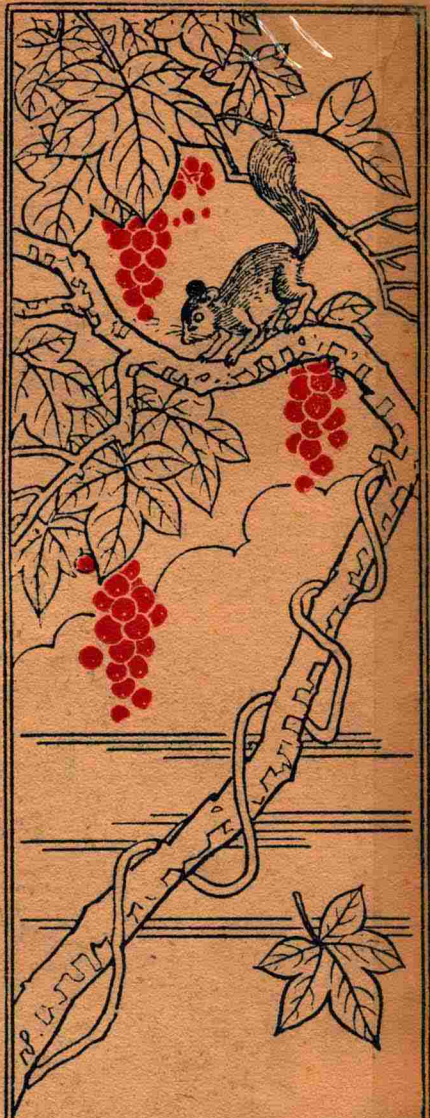


新式
標點

金聖歎奇書十六種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東方書局印行

才子書小引

僕往時曾見有人生奇福是讀未見書之語，心極以爲不然。何則？書自五經語孟左國莊屈史漢韓蘇以還，約略亦總盡矣，尙有何未見書又應見。卽有之，亦大都剝割如上諸書之膚膜，以自繆於同時小兒之前曰：某亦有書云爾，卽已耳而奈何？謂是當乃公見見而，又屈乃公讀，讀而乃公又自以爲奇福者耶？既而僕入唱經之室，而始爽然驚焉。唱經僕弟行也，僕昔從之學，易二十年，不能盡其事，故僕實私以之爲師。凡家人伏臘相聚以嬉，猶故弟耳。一至於有所諳請，僕卽未嘗不坐爲起立爲右焉。夫唱經室中書，凡涉其手者，實皆世人之所並未得見者也，何必疑如上諸書之外，又別有書？正卽彼如上諸書，人人孰不童而藝之也者，然以云見，則亦可稱一交臂之間矣。聞嘗竊請唱經何不刻而行之，啞然應曰：「吾貧無財。」然則何不與坊之人刻行之？又響曰：「古人之書，是皆古人之至寶也，今在吾手，是卽吾之至寶也。吾方且珠匱錦囊香薰之，猶恐或襲而忍遭瓦礫荆棘坑坎便利之惟命哉！」凡如此言，皆其隨口謾人。夫唱經實於世之名利二者，其心乃如薪盡火滅，不復措懷也已。獨是吾黨則將奈之何歟？且今唱經年亦已老，脫真不諱，是亦爲人生之常，而萬一其書亦因以一夜散去，則是不見者終於不得見也，卽不然而唱經身後，頗亦有人爲抱不得同時之恨，而終與之發其光燄，因而復得人人見之，此則後之人自快樂，其與今之人固無與也。夫人生世上，不見唱經書，卽爲不見如上諸書矣，不能痛哉！茲暮春之月夕，僕以試事北發，辱同人餞之水涯，夜深偶語及此，皆慷慨歎，若不勝情。僕曰：「豈有意乎？」皆舉手曰：「敬諾。」因遂呼筆識之如左。僕既竟去，殊未知諸子將何以爲之所也。峇

順治己亥春日同學雙齋法記聖瑗書

敘第四才子

余嘗反復杜少陵詩，而知有唐迄今，非少陵不能作，非唱經不能批也。大抵少陵胸中具有百千萬億漩陀羅尼三昧，唱經亦如之。乃其所爲批者，非但剝心抉髓，悉妙義之闕深，正復祛僞存眞，得天機之剴擊，蓋少陵忠孝士也，匪以忠孝之心逆之，茫然不歷其藩翰，况於靈輿，猶記我友徐子能有咏杜一律云：「詩史春秋筆，大名垂草堂；二毛反在蜀，一字不忘唐。佛讓王維作，才憐李白狂；晚年律更細，獨立自蒼茫。」此乃字字實錄也。唱經在舞象之年，便醉心斯集，因有沉吟樓借杜詩，莊屈龍門而下，列之爲第四才子，每于親友家，素所往還，酒食游戲者，輒置一部，以便批閱。風晨月夕，酒中醒裏，朱墨縱橫，不數年，所批殆已過半，以爲計日可奏成事也，而竟不果。悲夫！臨命寄示一絕，有「且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何如」句。余感之，欲盡刻遺稿，首以杜詩從事。已刻若干首，公之同好矣。茲澀上歸，多方蒐輯，補刻又若干首，而後第四才子之面目略備，讀者直作全牛觀可乎。

嬰齋金昌長文識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總目錄

杜詩解

古詩釋

左傳釋

釋小雅

釋孟子

批歐陽永叔詞

通宗易論

聖人千案

南華釋名

序童壽六書

南華字製

序離騷經

先後天勝義幢

大勢至緣起

念佛三昧

江南采蓮曲

沈吟樓借杜詩

雜華林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目錄

前後照
原集編

聖歎外書

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望嶽

石門宴集

尋范十隱居

題張氏隱居二首

贈李白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

已上人茅齋

畫鷹

寄臨邑舍弟

冬日懷李白

龍門

土山植慈竹

春日憶李白

鄭駙馬婁洞中

冬日洛城北闕玄元皇帝廟

城西陂泛舟

陪李金吾飲

贈高式顏

哀王孫

元日寄韋氏妹

玉華宮

羌村三首

卷之二

北征

畫鶴行

和賈至蚤朝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望嶽

九日藍田崔氏莊

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銅餅

空囊

送人從軍

酬高適

酬李都督

卜居

王司馬弟遺草堂贊

蜀相

漫興九首

江村

題王宰畫山水

一室

蕭八明府處覓桃栽

憑何少府覓橙木栽

憑韋少府覓松樹子栽

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盤

蛋起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 目錄

石崖行

三絕句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別

嚴中丞枉駕見過

野人送朱櫻

江上值水

越王樓歌

客夜

冬狩行

歸來

登樓

絕句二首（止一首）

卷之三

曹將軍畫馬圖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春日江村五首

博樹為風雨所拔歎

去蜀

宿青溪驛

狂歌行贈四兄

旅夜書懷

雲安九日陪諸公宴

十二月一日三首

子規

八陣圖

遣悶戲呈路十九

宿昔

歷歷

洛陽

吾宗

第五第豐二首

社日二首

孤鴈

秋興八首

詠懷古跡五首（止三首）

雷

鷗

猿

黃魚

鹿

鸚鵡

縛雞行

卷之四

送栢別駕

閣夜

瀟西寒望

不離西閣二首

謁真諦寺禪師

崔評事許迎不到

晝夢

熟食日示兩兒

又示

雨

卜居

得弟觀書

豎子至

槐葉冷淘

園

更題

見螢火

日暮

月

小園

又呈吳郎

人日二首（止一首）

三絕句

重泛鄭監前湖

曉發公安

發潭州

風雨看舟前落花

賓至（以下附入）

客至

聞官軍收河南北

黑鷹

燕子來舟中

附沈吟樓借杜詩二十七首

補刻四十二首

贈陳二補闕

送孔巢父

寄高十三五書記

月

晚出左掖

春宿左省

酬孟雲卿

觀安西兵過赴闕下待命二首

不歸

獨立

狂夫

南鄰

徐步（已上補入首卷）

水檻遣心二首

悲秋

嚴公枉駕草堂

陪王侍御宴

送路十六侍御入朝

送翰林張司馬

對雨

玉臺觀

春歸（已上補入二卷）

正月三月歸溪上作

立春

寄常徵君

遺悶戲呈路十九（別批）

江上

秋興（別批已上補入三卷）

向夕

白帝樓

重泛鄭監前湖（別批）

宴王使君宅

送李晉肅

清明

贈韋七贊善（已上補入四卷）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卷一

聖歎外書

游龍門奉先寺

題是游龍門奉先寺。及讀其詩起二句，却云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已字更字，是結過上文，再起下文之法。今用筆如此，豈此詩乃是補寫游以後事耶？然則當時此題，豈本有二詩，而忘其第一首耶？我反覆思之，不得其故。一日無事閒坐，而忽然知之。蓋此篇乃先生教人作詩，不得輕易下筆也。卽如是日於正游時，若欲信手便作，豈便無詩一首？然而陰壑月林之境，必不及矣。夫此境若不及，便是沒交涉；夫作詩沒交涉，便如不會作。先生是以徘徊不去，務盡其理。題中自標游字，詩必成於宿後。如是，便將淺人游山，一切皮語、熟語、村語，撇剝略盡。然後另出手眼，成此新裁。杜詩爲千古絕唱，洵不誣也。豈惟游山卽定交亦然。陶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必與之數晨數夕，而後斯人之神理始出。今日草草一揮，便欲斷其生平，此胡可得哀哉！今之詩人，若天幸作得此一首詩，豈有不改題爲宿龍門奉先寺者耶？

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

人亦能知杜詩起句突兀，不能知此起之突兀也。看詩氣力，全在看題。有氣力看題人，便是有氣力看詩人也。日間一游，只爲已盡招提，又豈知招提有境，乃在夜宿始見。信知天下事，多有遲之遲之而始得者。三四，此卽所謂招提境也。寫得杳冥澹泊，全不是日間所見。境字與景字不同。景字鬧，境字靜。景字近，境字遠。景字在淺人面前，境字在深人眼底。如此十字，正不知是響是寂，是明是黑，是風是月，是怕是喜，但覺心頭眼際，有境如此。向使游畢便去，豈不終失此境？卽使不去，而或日間先作一詩，彼一宿之後，豈不大悔哉！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五寫龍門，寫其高。龍門山，一名闕塞山，又名伊闕山也。六寫奉先寺，寫其寒。雲臥字，對天闕，作實字用。猶言雲堂雲房，今僧家禪坐處，多此有名。欲覺者，將覺未覺也。此時心神茫然，全不記自身乃宿高寒境界。吾嘗醉宿他人齋中，明且酒醒，開幃切認，此竟何處耶？被先生輕輕畫出，聞鐘深省，後人務要硬派作悟道語，何足當先生一噓？先生祇是欲覺之際，全不記身在天闕之上，雲臥之中，世人昏昏醉夢，不識本命元辰，如此之類，正復無限。乃恰當此際鐘聲，輾然直落枕上，夫而後通身灑落，吾今乃在極高寒處，是龍門奉先寺中也。所謂半夜忽然摸著鼻孔，其發省乃真正學人本事。若如世人所言悟道者，吾不知其所悟何道也。欲覺何不便覺，寫盡世人悠悠忽忽，欲覺不覺，而晨鐘代爲發省。是以學者樂與捷椎同住耳。○玩此章法，則知三四句，乃招提之境，而五六句，乃招提境中之人也。

贈李白

題本贈人，而詩全寫自己胸臆者，蓋古者贈人之法，富者以財，君子以言，皆實出所有以裨益人。若後人信手橫塗，而題曰贈某人，實是用錯贈字也。十二句詩，凡十句自說，則二句說李侯者，不欲以東都醜語，唐突李侯也。看他用意忠厚，如此類甚多。唐人詩，多以四句爲一解。故雖律詩，亦必作二解。若長篇，則或至作數十解。夫人未有解數不識，而尙能爲詩者也。如此篇第一解，曲盡東都醜態。第二解，姑作解釋。第三解，決勸其行。分作三解，文字便有起有轉，有承有結。從此雖多至萬言，無不如線貫串，一串固佳，遂染又妙。自非然者，便更無處用其手法也。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

厭，足也，熟也；則此一字，供招已盡。猶言被東都教壞了也，於二年中學壞了也，三四急承上文，寫出厭足機巧人醜態來。未來東都時，蔬食一飽，頽然自樂。乃今二年腥羶滿鼻，飯聞足見先之蔬食，不能復飽。寫盡野人到京師不安分，不自得，無限苦事。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看他憑空用豈無二字，忽作一轉。青精飯，只是脫身歸山，尋常蔬食耳，非真用陶隱居法也。七八二句，說出二年以前來東都本意。則因一寄字，悞盡志氣人，使貧士無力學道者，放聲一哭。夫所謂大藥資，豈須多金哉？屋足蓋頭，田足餬口，韭毛竹筍，足可留客粗紙中筆，足用抄書，則山林老死人亦不來，我亦不出，誠大樂事也。祇爲缺此勉來東都，冀得如許，便疾引去。又豈料一投苦海，更難拔脚。鹿鹿二年了，無成辨。天下滔滔，誰不胸中抱此隱痛哉？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

脫身二字，情見乎詞。蓋其前之苦，其後之樂，皆不言可知矣。妙妙。既已賀其脫身，隨又自求脫身，以見東都脫身之難，以勉李侯不可再來，真是朋友規勸良式。李侯詩，每好用神仙字，先生亦卽以神仙字成詩。

望嶽

嶽字已難着語，望字何處下筆。試想先生當日有題無詩時，何等經營慘澹！此詩，每二句作一解讀。

岱宗夫如何？

一字未落，却已使讀者胸中，隱隱隆隆，具有嶽字望字。蓋此題非此三字，亦起不得。而此三字，非此題亦用不着也。○夫如何，猶云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一題當前，心手茫然，更落筆不得，恰成絕妙落筆。此起二語，皆神助之句。

齊魯青未了；

凡歷二國，尙不盡其青。寫嶽奇絕，寫望又奇絕。○字，何會一字是嶽？何會一字是望？而五字天造地設，恰是望嶽二字。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二句寫嶽，嶽是造化間氣所特鍾，先生望嶽，直算到未有嶽以前，想見其胸中咄咄。割昏曉者，猶史記云：「日月所相隱辟爲光。」

明」也。一句寫其從地發來，一句寫其到天始盡，則十字寫嶽遂盡。

盪胸生層雲，決背入歸鳥；

二句寫望；一句寫望之闊。一句寫望之遠，則十字寫望亦遂盡。○從來大境界，非大胸襟，未易領略。讀此四句益信。

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翻望字爲凌字已奇；乃至翻嶽字爲衆山字，益奇也。如此作結，真是有力如虎。○而菴說曰：「鍾神秀者，神言變化不測，秀言苞含萬有，山之後曰陰，日光之所不到，故昏；山之前曰陽，日光之所到，故曉。望岳則見岳之生雲，層層浮出來，望者胸爲之盪，望之既久，則見歸鳥。眼力過用，欲閉合不得，若背爲裂者，然皆眼兩匡紅肉也。子虛賦云：『弓不虛發，中必決管。』入字如何解？日暮而歸鳥入望，其飛必疾，望者正凝神不動，與岳相忘，但見有物一直而去，若箭之離弦者然。又鳥望山投宿，若箭之上墜者然。此總形容望之出神處，說決管字入字確極。」

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

題中無枉字，又無陪字；然則先生不與宴集矣。此何又有此詩？及讀椽曹能吏二聯，而後知劉乃枉駕，鄭乃資緣。一段幽事，而于俗物，故不復書枉書陪，以明是日身直不在酬酢中。因數一起一結之妙，正不止于傲然不屑而已。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
椽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

秋水不但清，乃至無底，則是渣滓盡去，更不受人動搖。此句興而比也。夫客心豈能盡無彼我是非？今對此無底清水，不覺蕭然都淨。讀此一起，便知是日有滿眼難看之事，先生一以汪洋之度容之也。三四先出劉九，看逸興荒林字，接上秋水字，知劉九本不惡。

能更逢聯璧，華筵直一金；
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五六出鄭瑛郎，能吏字下得毒！僻地到一曹官，便又尋蹤躡影，此非能吏而何？逢聯璧字，寫盡醜態。此時但有兩官人，相對彼一老。竟不知復置何地矣！一金三十兩也。直字好，便特地與他估算出來。真毒眼毒口，下吏奉承上人，此費豈止一次？聊與點破，爲民脂民膏一哭，又豈知乘興到荒林者，初心亦不欲爾哉？先生于此，不好看，不屑看，亦不忍看，于是據床橫笛，自出爽致，彼聯璧一金，于我何有？泓下龍吟者，言彼既狐鼠爲羣，我自與龍吟相應，不可言是日曾與人爲伍也。詩極難看，從看題得之。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此詩着意，全爲與李十二白同尋，全不爲范十隱居。因思前篇痛恨東都，而以脫身爲李侯賀，豈非先生深見李侯有才無識，將恐不免于世，故特惓惓再三致勉耶？讀先生全集，處處見其忠孝友愛之盛心。故于此詩，必不敢忽過也。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讀李侯詩，分寸極明。有佳句，則不讀律詩，但讀絕句也。似陰鏗，則不讀七言，止讀五言也。往往似，則雖有律與古詩，而其全篇不能盡佳也。此非文人相輕，蓋古人月旦之法如此。

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

余亦是承上語，而止以鄉里成句者，不欲以前輩自居也。看他一片獎誘後學心地，我嘗恨韓昌黎妄自尊大，視先生何啻天壤！
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出期處，還尋北郭生。

眠何必共被，行何必攜手，此殆言已無日無夜不教侯作詩。讀他日重與細論之句，蓋先生之教之，不信然哉？○已上，先寫侯之能詩及已之愛侯如此。已下方轉筆出題云。夫愛之則不得不不終教之，于是我心于侯，更有進于學詩一事者。更想字，轉筆恁好。想幽期而尋北郭，然則非爲北郭也，借北郭而爲李侯丹頭也。看詩全要在筆尖頭上，追出當時神理來。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

以上以下，皆是與李十二白同尋，則此四句是范十隱居，然亦是點化李侯要語。入門興發，言新到人，躁氣未除，侍立小童，言住山人威儀間雅。則十字便活畫出少年跳躑，叫呼天地何物。一日驀然入有道室中，親見彼家奴婢如法，器鉢無聲，而後流汗滿背，幾至坐立不得。始喟然嘆人固不可以一日不學也。嗟乎！豈不晚哉！落景句，言流光迅速，人壽無幾。屯雲句，言世事無常，頃刻變滅。凡四語語語使李侯通身冷汗。

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

反結

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正結

上四句，既借范隱居作丹頭，活現點化。此更以四句嚴正決絕之言向來苦使早吟橘頌，有悟于受命壹志獨立不遷等語。則亦何至今日見秋風想蓴菜，我所本有，求而不得也哉！然則自今以後，便當決意遠去，捨簪笏而滄海，一誤不可又誤也。○誰字妙，言當時我若不來，則今日何人要。自笑自怨，戲謔如畫。

題張氏隱居二首

此詩是歷盡艱難語。與他處好靜山居不同。○前首標隱居之勝，後首紀張氏之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永雪，石門斜日到林邱。

春日山行，不憂無伴，乃先生無伴，則不得不求張氏。獨先生求張氏，亦更無有求張氏者。七字中又言無伴又言獨，而以春山二字作起，便寫得喧鬧中兩人俱出一頭地矣。笑殺春山，外人成羣結隊，那有工夫到此。更幽字妙，有止是一身而亦喧者，春山所以畏俗子也；有多添一人而逾靜者，春山所以愛幽人也；看其自待之高如此。三四寫出一片森寒冥境界，可見人跡所不欲到。澗道寒威凜然，已歷無數永雪，石門日色尚在餘光直下林邱。此二句雖復寫景，然人生世上，受盡艱苦之累，晚歲始肯休歇，無數冷煖自知之事，十四字已攝無不盡矣。

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游；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不貪遠害四字，是隱居真訣。天官書：「金銀之氣見于上下，必爲覆軍之墟。」古語：「麋鹿走于山林，而命懸于庖廚。」利害如此，既已識得透，看得確，而尙敢貪，尙敢不遠，豈人情哉？說得悚然。七八承上文言，說到此處，便使人回視山外，茫無投足之處。故云杳然。既對君如虛舟，然則山外干戈相尋，不言可知。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鱸發發，春草鹿呦呦。

時乃是時，承上篇補敘張氏之情，不可釋作時時。晚字與字，乃邀之二端，而先生所以留者也。鱸發發，此晚字也。鹿呦呦，此興字也。日晚則魚躍，後詩云：「紫鱗衝岸躍。」又云：「魚跳日映山。」一也。日晚復飢，胡可不留少住，則此五語，想見張氏真率友愛。

杜酒偏勞動，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憂。

田園之樂，有如是夫。杜康酒，大谷梨，用來恰合。偏勞動，不外求，語氣便暗帶不貪遠害來。結句無憂字，緊跟着險字，心頭有事人，忽然念及歸路之險，不免一眺。既而自慰云：已得醉矣，又何憂焉？蓋無求於人，其樂如此，益嘆陶公飢來叩門之苦也。此又翻盡前結。饗齋云：唱經嘗言春山無伴詩最難讀。前解向得之一友，似非真筆，姑芟而藏之。及見而菴說唐詩說此詩五六不貪字不讀斷，竟一直解下，妙絕。說遠害句，畢竟未妥，愚謂併不讀斷爲是。害即妨害之害，猶言礙也。蓋云我從石門斜日一路行來，到此已夜矣。山中寶藏之氣，夜行則或見之，我初無此意也。金銀氣不過用天官書成語，豈謂石門真有且入破軍敗國語何與？遂再轉云：夜行非我本心，則爲湖道永雪，來路甚遠，不覺抵夜，勢必留宿，以待來朝。遂使爾清早款待，眼看麋鹿，不獲忘情與游，則是我此來害之也。貪是說自己，害是說張氏。適然而夜食，固無所貪，當然而朝害，何心于害？五六二句，不過要轉出第七乘興字來。蓋君爲虛舟，我故乘興與之所至，爲朝爲夜，無所不可。杳然迷出處，正極言乘興之妙耳。第二首邀人晚興留，興字本此興字來，晚字接上朝字來。題總曰題張氏隱居看來，前一首寫此日夜到，後一首寫明日晚留，請以質之而菴。

贈李白

此豈脫身幽討猶未遂耶？讀飛揚跋扈之句，辜負入門高興侍立小童二語不少。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見前輩交道如此之

原也。

秋來相顧尙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

言不如葛洪求爲勾漏令而得遂也。看他用相顧字，每每捨身陪人，真是盛德前輩。此用丹砂，與前用青精瑤草全意。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去又不遂，住又極難。痛飲狂歌，聊作消遣。飛揚跋扈，誰當耐？一片全是憂李侯將不免。

登兗州城樓

此詩全是憂時之言，苦不託之登樓，則未免涉于譏訕，故特裝此題，以見立言之有體也。○杜詩題，有以詩補題者，如「游龍門奉先寺」是也；有以題補詩者，如「宇文晁尙書之孫，崔或司業之甥，尙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是也；有詩全非題者，如「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是也；有題全非詩者，此等是也。其法甚多，當隨處說之，茲未能悉數。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是時先生尊人爲兗州司馬，故有趨庭字。初字一哭，猶言是日始知天下事至於如此。三四因寫上下縱目所見，兗州與青徐二州接界，爲河濟入海之衝，岱山在其境內，乃瀕海一大都會也。今則縱目在上，一片都是浮雲；浮雲不知從何處來，至于連海連岱，瀾漫無有已時，則其昏昧甚矣。縱目在下，一派都是平野；平野已屬不堪之極，至于入青入徐，遙遙幾千百里，則其荒蕪甚矣。如此朝廷，成何朝廷？如此百姓，成何百姓？一處縱目如此，想處處縱目皆然，豈不岌岌乎殆哉？因轉下秦漢云云。○禍福起伏不定，故曰浮雲，野望全無麥禾，故曰平野。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若問秦則孤嶂之上，僅有嶧山碑，尚在若問漢則荒城之中，僅有靈光殿，尚在存嶧山碑，靈光殿，舊屬魯境，皆古名蹟也。故下以古意二字合之。夫秦不失德，則今日猶秦；漢不失德，則今日猶漢。乃今秦漢何在？遂至有唐，則豈非浮雲平野之故哉？因言我從來讀史，至如是事，未嘗不臨文嗟悼，惜當時之無人，不謂今日遂至目覩其事，蓋憂懼無出之至也。從來二字，與上初字應成一篇章法。妙絕，獨字，悲憤之極言。今日臨眺躊躇，止我樓頭一人耳。彼上下夢夢，殊未及知也。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通篇是書懷二字，借雨寓言耳。先生一片愛惜好人心地，如此篇者甚多，讀者毋徒作文字放過。切囑！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眼見其出身處，只如此大，所謂膚寸耳。溶溶滿者，不謂便爾。乃至震雷驟雨，何等聲勢！翻幕落魚，何等凌虐！小人胡可使得志耶？

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媿泥濘，騎馬到塔墀。

只是處之以不見不聞，未嘗因而喪我生平。看先生于此特用賢人長者字，以反炤上文人品，真是陽秋筆法。許主簿爲先生所特邀，乃邀之而又必囑其騎馬者，君子愛人以德，甚不欲其一濡足于勢利之塗也。一媿字下得甚妙，脫少不慎，而略被染汚，則爾媿見我，我亦媿見爾也。許主簿何人，動先生如此愛惜，我甚思之。

已上人茅齋

如云宿已上人茅齋，則是賦宿者。今無宿字，則是特賦已上人也。何處無上人，何上人無茅齋，今都不見及。而獨賦已公，已公未必榮，餘公實媿死矣。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癖，茶瓜留客遲。

下字毒甚，可以字嚴甚。世間無限醜態，都藏在三間屋下。故人前放曹之人，皆屋下罄折之人也。可以賦詩者，是言已公之屋下，可以賦詩，非言已公可以賦詩也。如此行文，真是指吳山乃闕洞庭矣。入林，即把臂入林字，入林而攜枕簟，則軒車迎送之苦免矣。留客則用家常茶瓜，客是以反樂得而遲遲也。寫已公屋下，真素如見。

江蓮搖白羽，

比已公也

天棘蔓青絲，

比坐客也

空忝許詢輩，難遁支遁辭。

夫胸中蔓絲人，則烏知搖白羽者。話頭落處，哉推已公至矣。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辭。支遁許詢，皆晉時人。昔支公說法，必以許長史爲都講，蓋一時機扣相入，雖雲興百問，瓶瀉千酬，亦無不可。先生于已公，謙不敢以都講自居，故云然也。

畫鷹

句句是鷹，句句是畫，猶是家常所講。至于起句之未是畫，已先是鷹，此真莊生所云鬼工矣。○末句不知其指誰，然亦何必問其指誰。自當日以至于今，但是凡鳥壞人事者，誰不爲其所指。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攬身思狡兔，側目視愁胡。

畫鷹必用素練，正是目前恆事。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獨到。只將風霜起三字寫練之素，而已肅然。若爲畫鷹先作紛本，自非用志不分，乃擬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三四卽承畫作殊，殊字來作一解。世人恆言傳神寫照，夫傳神寫照，乃二事也。只如此詩攬身句是傳神，側目句是寫照。傳神要在遠望中出，寫照要在細看中出。不爾便不知頰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條鏃光堪摘，軒盈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條鏃軒盈，是畫鷹者所補畫，則亦咏畫鷹者所必補咏也。看堪摘可呼語勢，亦全爲起下何當字。故知後人中四句實填之醜。擊凡鳥妙，不擊惡鳥而擊凡鳥，甚矣凡鳥之爲禍，有百倍于惡鳥也。有家國者，可不日頌斯言乎？毛血五字，擊得恁快暢，蓋親親凡鳥壞事，理合如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題先序舍弟書至，次序苦雨河泛，次序領官憂患，次序寄詩慰之者。蓋文字貴有虛實起伏，不如是便略無筆勢也。故第一解四句先虛寫積雨黃河必泛，妙在聞道字。第二解四句又先虛寫舍弟適當此任，大是可憂，妙在防川字。先虛寫得此二解，然後輕輕折筆到前日書至，遂令讀者憑空見有無數層折，不爾便是一直帳更無波折，可使人誦也。

二儀積風雨，百谷湧波濤。聞道洪河坼，遙連滄海高。

百谷句奇，未見書，先有聞。以聞襯書，已是奇筆。乃未聞黃河泛溢，先見百谷波濤，以百谷襯黃河，不更奇筆耶？○一高字何簡，難假十句何繁。然都極河勢之可駭，正不以繁簡而或異也。傳聞固應簡，書述固應繁。（右一解）

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

忽然聞河泛，忽然想領此職者奈何，忽然憶防川恰是舍弟。看此一解，爲是弟憂，爲是憂弟，先生鶉鶉在原之情，于是乎千載如覩矣。（右二解）

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

右三解，卽來書所述也。黿鼉難假，烏鵲空瞻，言橋梁斷絕，無可奈何。第三解，只此已盡，爲欲詳寫河泛，故又有下文八句。其實只是一解。

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皋。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

只是第三解寫不盡語，未嘗別轉筆。○逐句極寫河泛之勢，成奇語。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鼈。

右四解，寄詩寬之也。○猶言吾衰有同泛梗，功名荒唐，方如度索蟠桃。然倚賴胸中之學，尚思爲天下後世建立非常功業。汝今不過區區苦雨河決，便自以爲大憂，然則汝將委卸何人，又有何事方堪任受也。書未至時憂之甚，至書至以後，全不許憂。愛是愛，勉是勉，讀此詩可以爲兄，可以事君矣。泛梗利涉，蟠桃釣鼈，悉用大水混濛字，圖與上文相稱。

冬日有懷李白

先生欲李侯之去，凡四見矣。而其心愈切，其言愈婉，如此篇何其真而善入也。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寂寞，非言書齋寂寞，乃言書齋裏人寂寞也。嘉樹傳，即昭公三年晉韓宣子來聘之傳也。傳言季武子封植嘉樹，以無忘宣子所賦之詩。先生有懷李侯，因更尋其文讀之。所以云然者，蓋先生賦詩贈侯，亦已多矣；乃至今猶未肯去，豈已忘我之詩耶？因引武子無忘角弓之言，婉曲諷之也。

襖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五，言今日又冬日矣，則又一年矣。六，下一遲字，寫得杳無歸期。因乘興三字，是急流勇退妙訣，稍遲即不可得者也。未字好是不字，不因殆近于嘗之，未因則猶望之也。空有句，猶言口口說去亦何益。

龍門

山有勝寺，金碧照耀，最爲勝樹（公自註）。

此題乃截詩之首二字以名篇，非咏龍門也。唐人每有此法，而先生集中尤多。

前半何其熱，後半何其悲涼，劈窠書此詩，勸

石龍門山下，必有讀而哭，哭而回轍者矣。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

一二只十字，寫盡馬遲人急，極天苦事。甯未至龍門，猶可忍，至龍門望驛樹，而又急不得便到，此時胡可忍也。何人不思上京，何人上京不如此急切？被先生以此十字爲業鏡台也。三四十字，說盡上京人生小野里，驟爾觀光上國，驚心駭矚，神明都喪，實有此景氣色。金銀，作虛字用，非寫皇居佛寺壯麗，正寫行人目光眩惑。諺云：「一日上杭州，三年說不了。」爲此十字也。右一解，何其忙，何其熱？

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定幾回。

屢改字慘極，悠哉字尤慘極！此斜陽匹馬，衰柳長隄，則古人之所留與今人而今人用之不盡，又將留與後人者也。○豈惟川陸無情，曾不我顧。今則小庭階石，木榻瓦尊，豈不日與之俱，因而體氣都洽。然究竟我自屢改，彼自悠哉，既不我留，復不我送。覩此茫茫，百端交集矣。相閱者，往來相閱也。只此川此陸，有無邊人紛然而去，有無邊人紛然而來。中間有尙來幾回者，有更來一二回者，有止于此一回者。夫我則烏能定其誰當更來，誰不更來，然我生莫不有涯，縱得還來幾回，彼天下往來人，卽豈有不盡之日哉。生涯字，出莊子言生之邊涯，蓋死日也。字本奇絕，被人用熟不覺耳。未知此日尙着幾鞦韆，便脫化出後半篇來。右一解，何其百忙中，兜頭一杓冷水也。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與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簣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傍值慈竹，蓋茲數峯嶽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三行餘耳，便可抵潘岳閒居一賦，真乃製題第一手。○題亦繁矣，欲以八句收盡，不亦難乎？乃不惟宛轉治合，偏有本事向題外

更添出在野生雲獻壽佳氣等句，真乃絕奇之構也。○全詩着眼，獨在不知興之所至一語。不知興之所至者，猶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一簣功盈尺，三峯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

累土盈尺耳！何至在野生雲，如許幽曠。蓋太夫人之所樂亦樂之，所謂不知興之所至也。○養老親，全須要用養小兒法。心誠求之，不中不逮，乃名孝順。如先生在野生雲語，皆從太夫人眉頭眼底體貼出來。太夫人既以爲疑在野欲生雲矣，我敢以爲不在野不生雲乎？大抵老人晚年，多有一段癡況，極無謂處，偏是他極得意處。此處全須孝子順媳，用包荒將順之法，承按得歡喜無限，他便憑空生出精神。雖飯少病，乃至壽考，嗚呼！此道久不講于天地之間矣。先生現身指點，血淚齊迸，人奈何遽讀之而不肯少思也。○看他疑字欲字，便全作孺子又癡又媚又慧光景。太夫人顧此，豈不樂乎！

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

入慈竹香爐不硬

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

上文在野生雲，是太夫人眼中事；此一壽字，則太夫人心頭事也。順便借香爐慈竹直說出來，俾太夫人聽之一快，皆所謂不知興之所至也。○事親者尙將至難得之物，以悅其心。此壽之一字，則不過脫然出于吾口，卽油然而入于其耳，亦有何難？而世之人會不少留念耶？先生將字日字，一片純是手舞足蹈，爲人子之余式也。

春日懷李白

先生之愛李侯，乃至論文不敢一毫假借。但未脫身時，或得細論，既脫身後，遂不得細論，此所以思之不置也。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豈謂李侯詩又無敵，思又不羣耶？如是卽豈復成語？蓋是一縱一擒言之。言白也人稱其詩遂無敵，我謂其思則不羣有之耳。下緊接清新俊逸四字，皆是思不羣邊字，吾聞溫柔敦厚深於詩者也。清新俊逸於詩且無與，此非文人相輕實是前輩定論，不似

後人一片犬吠也。○白也對飄然，妙絕，只如戲筆。白也字，出檀弓。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春樹暮雲，寫盡纏綿。看先生細字重字，備知作文不易。夫文豈飄然不羣四字之所得了哉？今觀李侯全集，純是飄然不羣，其餘更無所有。○此詩不獨當時砥砭李侯，亦且嘉惠後賢多少。

鄭駙馬宴洞中

詩從雜佩篇翻出，在主家尤難。看其領句便提主家二字，固知當日如是主家，亦未可多得在。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簾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水漿碗碧瑪瑙寒。

解前

從來男子折節好賢，必由閨房拔釵沽酒之德爲多，故先生本叨潛曜之宴，而反殷殷致歉於臨管之賢也。看他一出手，便大書主家二字，妙妙。夫閨中有牝雞之聲者，其堂前豈有鳳凰之輝哉？然則雖謂鄭家卽是主家，此固其所，初並不爲公主必加於駙馬也。洞入煙霧，寫開宴之地也；簾如琅玕，虛置宴之席也。所以不卽寫宴而必於宴前先寫之者，見是日之極致敬愛而不在餽餼也。三四承之，亦只極寫杯之與碗，言此皆其重器，尋常不輕示人者也。○三四句法，言春酒清空，今以杯色濃故，遂如琥珀而薄，冰漿雪滌，今以碗色碧故，遂如瑪瑙而寒。皆極寫主家重器，不寫酒與漿也。○看先生不唯不寫餽餼，乃至不寫其器之爲金爲玉。

悞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珮聲珊珊。

解後

前解極寫駙馬之宴之肅敬，後解特轉筆推詳以明皆出於公主也。五言心疑盛暑，何故清涼如此。六言不知乃在極深最高之處，於是而珮玉鏦然之聲，遂已親接於耳。嗚呼！「知子之來」之詩，今日果尙有其人哉？豈不甚盛節與？○洞之清涼，前起句寫已盡，此五六乃借筆轉到秦樓耳。雜珮，卽以贈以問以報之雜珮也。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比詩凡用七解成篇，一解洛城北，二解廟貌，三解玄元皇帝，四解吳道子，五解壁畫五聖，六解先生冬日入謁，七解用史公封禪書筆法結之。最得譏諷之體。○只爲與之同姓，便以魏魏天王之尊，遙認一千餘年前茫茫不可知之人。尊之曰聖太祖，玄元皇帝又爲立廟，已極可笑，乃又甚而至於畫其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世祖考之像於其廟壁。嗟乎漢武好仙，尙冀長生，今此又爲何哉？

配極玄都闕，憑高禁禦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第一解，寫洛城北，上配北極，爲帝城之玄都。懸繩連竹，禁禦來往，此其嚴闕，非可聊爾。若爲本宗藏主，則分官守祧，舊有禮嚴。如或外道惑民，則地官掌節，彈壓非常，只四語，却寫得凜凜然。使玄元立廟，五聖畫壁，更是使不得。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第二解，寫廟之壯麗。碧琉璃瓦，則上薄初寒之外；承露金莖，則高出一氣之旁。名山、太河、雙扶繡戶，日月恆、五纏雕梁，不圖洛城之北，有此巍巍一廟也。○瓦金莖、繡戶、雕梁，是廟初寒外，一氣旁，山河扶，日月近，是廟之壯麗。四語總成一樣句法，只以倒轉爲異耳。

仙李盤根大，猗蘭弈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金王。

第三解，承上洛城北，如此嚴闕之地，忽有如是巍巍廟貌，實祀何人乎？因云老氏姓李，李氏之盤根大哉。安知今皇之非其當裔也。漢孝景皇后，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今弈葉而上，安知隨于不可知之一日，吾之先人，爲其後人所生也。據今日子孫爲帝王，則前者史公，必應列之世家，而僅入列傳者，此自是馬遷遺誤耳。若其道德一經，今皇御註，便是一片嫡血，安得不謂有唐真苦縣遺體也。初論之極是諷語，細尋，乃見其譏極。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

第四解，本欲便寫壁畫五聖，却恐太促，便嫌板實。因先數吳生妙畫，略作虛行。地軸句，是述其昔畫陔羅變相。宮牆句，是述其又畫七十二子。地軸句，妙於森羅二字，便可想見地軸之出奇。宮牆句，妙於妙絕二字，便可想見宮牆之不同也。吳生妙手，較之前輩，擅場遠甚，蓋極讚之。通篇只此一解四語，爲襯句。

五聖聯龍充，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第五解，寫吳生所圖壁。可笑在一聯字，蓋使五聖各占一壁，猶有可解。今既畫作連袂，則與千官列成雁行，君臣無分，並爲老子所隸，將欲尊之，辱莫大焉。或問亦可不畫千官否？此則不免寒儉無氣力。畫千官，亦可畫五聖作坐像否？則又非畫于老子廟壁初意也。看先生下句，接用冕旒旌旆字，皆是故作洗剔。冕旒則定應穆穆皇皇，深坐九重之上；旌旆則不任意色，匆匆將有遠行之勢。天下則豈有着冕旒而遠行者？今既不可降五廟爲諸侯之服，又甚欲躋五廟於羣真之後，于是冕旒旌旆，遂畫出一片無理。真欲笑殺人。

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

第六解，柏景，梨霜，風吹，井凍，只是寫冬日景色。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第七解，結今尊老子爲玄元皇帝，老子樂耶？據其退處藏室，殊似無意世榮者。卽五千言之盛傳，亦在漢文景之世，老子初不自意也。今辱承本朝如許隆禮，老子死而無靈，則我不復能知。若果谷神尙存，則無名養晦，定不知何處水邊，黝然一老耳。想決不在此廟之中，受其盼蠻也。寫得半非半是，若有若無，滑稽殺人。

城西陂泛舟

此題，是先生咏城西陂中所泛之舟，非先生泛舟遊城西陂也。通首詩全咏陂中泛舟，咏詩人却在陂岸上。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箏短簫悲遠天；

只二起句，一喝一證，筆勢靈幻非常。要看他用一在字之妙，言此陂中樓船，一例純是珠簾翠幌。岸上觀之，窈窕重密，誰人知其何所有。然我定知多載青蛾皓齒在中，何以驗之。我目雖不親，耳實親聞，此悲動遠天，皆橫箏短簫之聲，以是知其必流連荒亡之徒也。○悲遠天，亦是岸上聽船中簫笛語。若身在其中，便徒有聒耳，不復得此三字。

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

青蛾皓齒，橫箏短簫，中間則必擁一主人矣。是主人如何人耶？夫聲色之中，則豈復有人者乎？因用十四字，活畫他出來。言是主人也，彼烏知人力之艱難。春風面面皆順，卽蕩蕩萬斛之舟，於中流自然而動耳。自信，信字妙，彼執以爲如是何人敢復爭之，既而自欲顧視日影，方乃舒頭外望，而後乃今徐徐却看船行，又有錦纜牽之。異哉異哉，因而告報一船以爲創見，看他寫來，便活是「何不食肉糜，爲官乎爲私乎」一樣妙人。一解。

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漿，百壺那送酒如泉？

後解，痛與針砭一下，不嫌唐突。歌扇舞筵，已極靡麗；又有水映歌扇，花綴舞筵，分外靡麗。水映花綴，已是兩重靡麗；又有魚吹搖影，燕蹴飛紅，天下事錦上添花，真有何限。此時舟中主人樂而忘死，便謂魚燕真大解事，千秋萬歲與君同之。而豈知舟中奇樂，乃全賴小舟來往，送酒如泉。不然，李延年黃嬭綽爲豐年之玉，誠有餘，彼則豈真荒年之穀哉？讀之使人務本重農之心，直刺出來。

陪李金吾花下飲

題不云李金吾招飲，而云陪李金吾飲，不以主陪賓，反以賓陪主，滑稽之極。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

此一節，是虛影陪字之意。首句妙在初字，有此勝地，自應頻頻招飲；而乃今始見招，何也？次句妙在徐字，初引之客，自應速速催赴，而乃慢慢起行，何也？着此二句，則其見輕可知矣。見者，先生見也。鳥毳，輕極之物，彼既意不在我，我意何嘗在彼。今日為看花而來，則亦隨意數花鬚而已。花鬚極難數，而得細細數之，想見一時賓主絕無唱酬岑寂無聊之苦。數花鬚，是用王羲之少年事。

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沾。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此一節，乃是實寫陪字。初引之客，之正坐而只偏坐，是不以客禮相待也。不以客禮相待，是坐則陪之坐也。主人無量，僅僅竭壺而止，是不能盡先生之量也。不盡先生之量，是醒亦陪之醒也。陪之坐，猶可言也；陪之醒，不可言也。末二句，先生謔浪盡興之辭。金吾掌夜禁，其不使我盡醉而歸者，謂醉必夜深，夜深必犯禁。李金吾似有詞禁犯夜之意。不然者，彼特地引我看花，而有花無酒，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何也？

贈高式顏

此詩，只用老夫二字翻覆成篇。前解忽然說是老夫，後解忽然又說未是老夫。老夫狂態，從紙上跳脫而出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迹共艱虞。

看他直是忽然請一老夫，陪自家老夫，何會特為高式顏贈。○不問別是何年，却問別是何處，則要追算得何處出來，便見兩人本非老夫。如何無端一別，相逢遂遽如此。刺眼駭心，真怪事也。正相逢時，兩人氣色寂寞，不寂寞，原入眼便覩。祇為頭鬢可駭，便不及問窮，且先問老。又此詩通篇，原以老夫字為章法，如寂寞二句，只補敘也。皆字妙，共字妙。老又皆老，窮又共窮，不能不想當時並少年，同高興是何處也。

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後解，忽更自思自高，別後直至頃未逢已前，我亦真既老矣。酒壚如故，邈若山河。設不因老，胡一至是？此二句，便將老夫二字自己招承明白。下忽通身翻跌云：乃今日逢爾，却不知何故直與昔日接連，重新飛動。然則誰說我兩人老夫，豈有老夫如此飛動者哉？道樹云：富貴是我本無，固不望其到我；少年是我本有，奈何亦見奪耶？多哭老，略哭窮，先生別樣血淚也。

哀王孫

借一王孫說來，當時情事歷歷，豈非詩史。

長安城頭頭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口。

一解，便寫盡爲數事；如玄宗從延秋門出，滿城達官，悉已避去；方失落下王孫，入他人手，正未審幾行始得到。輕輕插入延秋門三字，言玄宗從此去也。其事既在必書，然實書在玄宗名下，又失諱尊之體。因只寫妖鳥夜呼，便見用筆迴避有法。且令出門時分外怕人氣色，都見。○大屋，達官字法。平時居大屋，作達官，此夜妖鳥空啄大屋，屋下達官去已久矣。寫盡朝中大臣伎倆，嗟乎何代無賢？○匹夫猶有託子之贖，身食其祿而禍至先去，失落下其王孫，卽何以自解？○看他只四句一解，中間便有如許陽秋。

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馭，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不知者謂金鞭二句，是寫玄宗，寶玦二句，是寫王孫。殊不知此一解，是先生以異樣妙筆，曲曲別出王孫二字來。言是日路隅忽見泣者，悽然驚曰：「是真皇帝骨肉也。」一本應同驅前後，不待竟去，遂至遺失于此。或問何故不待竟去？嗟乎！金鞭一斷，九馬盡敗，宗廟社稷已不復顧，安暇復保妻孥哉？問皇帝不待，是誠有之，然今日路隅泣者何限，何用知此必是王孫？嘻！不見其腰下寶玦，乃是青珊瑚所裝耶？是豈他家所宜有？一解四句，凡用無數曲法，曲出王孫來。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上解，從青珊瑚上，已斷知其爲王孫，此解四句，却故意拗出去，豈不奇絕殺人？○我自從青珊瑚上，斷知其爲王孫，及至問之，却

並不肯吐出王孫字來。不但如是，及至口中吐出話來，却並不是王孫聲口。因而察其腳色，又爲久竄荆棘，通身破碎，亦全不似王孫千金嬌養身軀。上解用無數曲法，曲出王孫字。此解用接連幾拘全拘落。○云此只是較當時實事，卽豈復成語。劉會孟每恨杜詩，巖俗都爲此等處不解其用手柔弓燥法耳。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上解故意拘去。然後用此解，重復收來。先生于王孫二字，凡用三解十二句寫成。若使他人作此，只如路傍一小兒，額上貼作王孫字。○先從寶玦，斷知其爲王孫，然猶疑是偶爾。此又從隆準，斷知其的的王孫，是真高帝龍種也。何其與常人殊也。今日豺狼得志，龍偶在野，不足惜也。然豺狼終是豺狼，龍終是龍。此今日乞奴之軀，乃他日千金之軀，王孫大須善保之也。只因善保二字，渡出下半篇來。○此解三句，定王孫二字，一句渡過下。

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

半解，却寫得稜層之甚，爲是不敢語，爲是欲與語。上句充斥可畏，下句惠愛惻然。

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

不敢長語，單向王孫，私說二事，每一事作一解。○此一解，說賊無大志也。唱亂健兒，久聞好手，乘勢席捲，猝亦難制。今却絕有好消息，昨夜風吹血腥，却是橐駝東來，馱載所劫珍寶。志既在此，勇銳盡矣。此一快聞也。

竊聞太子已傳位，盛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

此一解，說肅宗卽位，靈武回紇舉兵助順，又一快聞也。○一解四句，今却只寫三句，且停一句在後，而另自橫插兩句入來。作千叮萬囑，然後將第四句說出，足此解。世間那有如此裁詩法。使千年之下，亦那有如此看詩法哉。思之不勝萬世子雲之痛。

慎勿出口他人狙。

橫插此一句。狙，巧詐也。我與王孫說，王孫勿說也。

哀哉王孫慎勿疎。

再橫插一句。○接連橫插兩句，總爲不敢長語解。尙少二句，亦并補之。○此慎勿，卽上慎勿也。只加哀哉王孫四字，便比上句分外有持手跌脚之苦。

五陵佳氣無時無！

按花門勢而請雪恥句下，言唐德未衰，其氣已驗。承上兩快聞吐此一快語，以結上王孫善保之案。却用兩番叮囑方說出來，快語不敢快說，是喜是苦。

元日寄韋氏妹

寄妹如子耳，尙須不忘君國爾爾，況于身邪？由身說到妹，由妹說到郎伯，寫盡骨肉流離之慘。而第四句偏遠，念及京華。下解卽反承京華，爲不見朝正，故啼痕滿面，舉上三句一齊置却，眞乃匪夷所思。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

前一解韋氏妹，後一解元日。止首二句是先生語，下句妹語也。近聞，迎在，則兄不見妹，妹不見兄。殊方作鎮，則夫不見妻，妻不見夫。此兩不見何等慘毒！却都不用啼。下乃爲不見朝正故啼，啼之情理固如此。有京華句，遂轉出下四句來。

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在元日，故有春城字。北斗，非謂長安北斗城，祇是建寅之月，斗杓所指耳。鍾離屬濠州，在楚，故曰郢樹也。身不在京華，故不見朝正之使。既不見朝正，自然涕淚滿面，被骨肉流離又次之矣。此二句爲是先生寫妹，爲是先生自寫，妙在說向韋氏妹分中去。先

生身陷賊中之苦，不言可知。

玉華宮

看四解再再征途句，知此詩，及下九成宮，乃公奉墨制遼還鄜州，路經有見，因記之也。

溪回境一松風長，境一又一蒼鼠竄，境一又一古瓦，境一又一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此第一解，四句乃敘事，非寫景。看他逐節逐節，迤邐而來。先說緣溪而行，溪回亦回，是一境。乃溪未回無松風，溪一同忽有松風，是又一境。因風看松，因松見鼠，又是一境。見鼠鼠竄，鼠竄瓦見，是又一境。迤邐凡寫曲曲四境，然後玉華宮在絕壁之下。彼俗手即安得不向第一句便直叫出耶？此解出用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法。先生自云：「熟精文選理，不我欺也。」

陰房鬼火青，怕人壞道哀湍瀉，怕人萬籟真笙竽，可人秋色正瀟灑。可人

此第二解，四句方是寫景。不知者謂溪回等亦是景，豈不嫌其複。○四句寫景，却分兩番。陰房二句，就何王寫，寫得怕殺人；萬籟二句，就先生寫，寫得妙殺人。夫怕殺前人，却已妙殺後人，然則益怕殺前人也。○陰房二句，他人所及，萬籟二句，他所不及，正是最慘句。仔細思之，欲哭反笑。

美人為黃土，為近有況乃粉黛假，荷堅墓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侵二

今即石馬又安在？

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本欲哭人，忽然自哭，正欲自哭，忽然不哭，哭人痛，自哭痛，總不如不哭尤痛也。○看他溪回等句，一路是行來到，然忽然藉草坐下，人生至此，真是通身都歇。

羌村三首

第一首，初歸。第二首，既歸。第三首，歸之明日。要看他寫歸家氣色，情抱許多事，却純是寫不忘溝壑，決不應歸一片幽憤。全是筆力異樣，故有此事。

崢嶸赤雲西，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十五字句五字句
二字句三字句

看他先寫臨到家時，薄暮門前，眼見耳聞如此氣色，使千載后人，如同在此一刻。最怕人者，家中未見人歸，歸人先見家中，一也。未知家中何如，先覩門前如此，二也。未至，心頭只餘十里五里，既至，便通共千里，三也。一解二十字，寫盡歸客神理。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蓬，生還偶然遂。

怪我在，用論語成奇句，不必道。偏看他筆墨倔強，不寫幾死幸生，相煦相沫之語。一則曰怪我在，一則曰偶然逢人已歸矣，還作十成死法相，豈非異致？

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上解人已歸，還作十成死法待，故承此解結也。鄰人滿牆如畫，亦歔歔，妙絕是一亦字。千里間關，十成死法，我自受之，我自知之；今我歔歔，渠亦歔歔，豈能知我百千萬分中之一分耶？可發一笑也。更秉燭妙，活人能睡，死人那能睡，夜闌相對如夢，此時真須一人與之剪紙招魂也。右初歸。

其二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此解用意最曲，不說不知，說之便歸如日月之在懷也。既歸後，忽然自想早歲出此門去，豈不自謂致君堯舜，返俗黃虞，功成名遂，始奉身退壯矣！大哉！快乎樂也！乃今短計促迫，爲偷生窶身邊鄉，昔圖總廢，咄咄自詫，又何憊歟！嬌兒心孔千靈，眼光百利，蚤見此歸不是本意，于是繞膝慰留，畏爺復去，四句總是曲寫萬不欲歸一段幽恨。

憶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承上幽恨不可明說，于是詭辭謝之也。昔繞樹追涼，今北風日勁，夏冬如此，壯老亦同，我無復又去也。

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

賴知已覺，是初到家妙理。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因又細說所以不復又去之故，禾黍收，糟床注，六字，生理足矣。如今妙，便明明說未歸已前，飢渴不免，如今正復快意，安忍反棄去也。嗚呼！先生則豈酒杯飯碗邊人，末句且字分明敗露，由來志士不與妻子實語，類如斯矣。右既歸

其二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荆。

一解，寫叩門，却三句寫雞。筆態奇恣。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

父老一問，直得無言可對。何也？先生遠行，專爲普天父老，今榼中清濁酒味如此，然則父老欲問我，只須各自問。特地出門，五年十年，而俾父老耕地無人，羞殺也。憤殺也。先生妙筆，全在無字處如此。從來人讀此以爲平平。

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

即用了解意，又反復申明之。先生被父老一問，方在無言可對，乃父老反為酒薄自媿，說出無數絮叨。句句曲解酒薄緣故，句句熱剝先生面皮，真異樣奇筆。

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我貽汝以艱難，汝報我以深情，真正愧殺也。前父老問，竟到底不答，至此但請為歌，歌即歌艱難愧深情五字也。歌罷浩歎，雖父老皆作殷浩咄咄矣。右歸之明日。

贈陳二補闕

此詩以嘲諷為讚歎，另是一體。

世儒多汨沒，歎絕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此二句亦寓讒切時政意，

不言世人早榮，子獨晚遇；却言世多汨沒，子獨聲名；似慶快之至，而實感傷也。四三句，正寫補闕。

皂雕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正挽首句，不哭而悲。

五六句，寒字，老字，皆惜其老而得官。七句，收三四及二句。八句收五六及首句。通篇則是一意。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孔巢父，李白，全是竹溪六逸中人。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句法奇。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

澤龍蛇遠，蛇遠下如何也，轉下，○深山龍句，則接得一字，他成妙句也。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

歸路。列仙傳寫不出此七字，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甘，指蔡侯，○君字，蓋云世

人不知其故而惜君，惜君故苦留君也。下蔡侯則非世人比，故能放之去，但囑今寄我書。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佳寶便有賢主作觀，清夜

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從罷琴七字，生出寄書七字來，○罷琴，席舉也，惆悵將別月照席，反不別也寄我，欲其寄也，幾歲

，不敢必其寄也，空中，寫仙人本色也。南尋禹穴見李白，將沒下落人結有下，落人妙絕○反結道甫問信今何如？

寄高三十五書記

首歎息二字，冒下八句。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一二三四句，寫高三十五四字。首句，歎其老無一官。次句，歎其老而好學。三句承首句，歎其非無名聞者，而胡爲而至於老也。四句承二句，歎其雖老而詩益工，非率爾成篇比也。

主將奴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五六七八句，寫書記二字，亦重歎之。五句歎其雖得一官，不過爲主將所奴隸耳，亦承首句三句來。六句，歎其不得翻職朝廟，僅得爲哥舒作凱歌也，亦承二句四句來。結以自家蹉跎，收束一二三四句，極足。

月

疑者曰：「蟾兔此亦並用，似習套語。」先生獨能不避。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

一二句見月三四句贊月五六句罵月結二句戒月二二句之妙妙於天上則說秋期人間方說出月造語新妙三四句蟾兔切月。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
辭絕妙好 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三四蟾兔固切月事五六句却用丹心白髮與月何與哉乃深於詩者則曰正為丹心白髮故咏月耳若蟾兔於月何與哉結二句戒月勿照西營似意在月而實在丹心白髮四字也。

晚出左掖

此詩最難看，細玩乃得之。

晝刻傳呼淺，是晝未晚 春旗簇仗齊，是立仗未入掖 退朝花底散，散仗 歸院柳邊迷。方入掖

或問晚出左掖何以有一二三四句耶蓋所謂原題法矣夫晚則必由早而午而後晚也出左掖則必由入朝而退朝而歸掖而後出掖也今若但寫晚出左掖則君子無日不念其君之惻將遂釋然於懷耶故必原題云云首句未晚也二句未入左掖三四句在左掖矣然四句方是在左掖三句是退朝而後入左掖也。

樓雪融城溼，宮雲出殿低；晚 避人焚諫草，掖務畢 騎馬欲雞栖。出掖已晚矣。○欲字言日色欲也，非言已欲也，有抹其不成句者何哉？

花底柳邊雖寫掖垣景然意向寫未晚景也至五六句雪溼雲低始正寫晚字七句始正寫左掖八句始正寫出字而七句諫草是左掖事焚諫草則掖中公事既畢又應出矣八句中騎馬是出字然欲雞栖則日已向晚非浪出矣此詩只是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一化來。

春宿左省

此詩之妙，妙於將題劈頭寫盡，却出己意，得大寬轉。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

只起二句，已盡題矣。何也？掖垣者，左省也；暮，則應宿之候也。却於暮字上，加花隱二字，補春字也。啾啾棲鳥過，言萬物無不以時而宿也。如此十字，春宿在省已完矣。下六句，何也是則老杜一腔忠君愛國之心，而非諸家之所知也。三星臨萬戶動者，於左省而念及其民也。四月傍九霄多者，於左省而念及其君也。二句，足上暮字意。

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五，不寢聽金鑰，則宿而思其君有闢門之難也。六，因風想玉珂，則宿而思其臣有獻替之忠也。結二句，始收到自己宿左省者。數問如何，則自明夙夜匪懈，未嘗臥也。後之讀此詩者，若欲知老杜封事為何語，則不出下念百姓，上念君父，上者納言，下者效忠，四語而已。嗟乎！豈貼啾啾小儒所及知哉！

酬孟雲卿

前四句，當迴環讀之。

極樂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雖袞袞，告別莫匆匆！

猶言今夜樂極矣，但此生那得更幾番樂極耶？則且極今夜之樂。而又深幸紅燭，足助人極樂也。遇知己，故樂極圖後會，故傷白惜此夕，故更深得盡歡，故愛燭也。四句曲折串成句矣。

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測然一遇，又成夢事。可痛！

觀安西兵過，赴闕下待命。二首

止一首

此詩是譏當時勤王之師，遷延不進，又無節制也。而用語特渾。

四鎮常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

起二句，姑予之。三四句，言聞其如此，未見其足以如此也。

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

五句，譏其夜不輯將士妄行者多也。六句，譏其時肆劫掠也。結，諷其尙必用意，始得如神也。言之無罪，而聞者足戒，其是詩之謂矣。

不歸

此是先生極奇極糲之筆。

河間尙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則是人皆有兄弟五字，只換一字，成此妙句。終身恨不平。

上半言河間戰征，從弟遂死及三年。於是人皆有兄弟而公獨無也。

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苦語不可多想，又以妙句，故偏刪想。

下半因死及三年，而追至幼時。如此聰俊而今化爲黃土，春草生其上者，已非一徧也。仔細看來，却又分河間字，征伐至又生字共三十九字，爲一番，言從弟死於河間，至今未收其骨也。分尙字獨爲一番，言所以三年猶未收其骨者，正爲河間征伐，至今尙未休也。可謂奇格矣。哉通解之則曰：我有從弟，今死河間，已三年矣。其骨猶未收者，何也？夫數金卽憐之，總角又愛之，聞爾死則

終身恨之。我之於弟，非無情者也。然忍令其骨在空城，而土生草，則實惟征伐未止，不可得收故也。

獨立

操危慮深，故云獨立。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

起二句，寫得陰賊人，與忘懷人，如畫。明明一鷺鳥，尙不知而遊于河間。恨不在三句之便，正恨四句之容易也。後解近字，正是副語。

草露亦多溼，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露又溼，蛛又絲，可見當時處處不容人入腳。獨立者，言諸子皆往而受禍也。

狂夫

味此詩，有何人濁人，醉人醒人，看先生何等胸次。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裊紅蕖冉冉香。

忍嚴看花，我友張存貞亦爾矣。

胸中忍餓，有何意興，尙云娟娟冉冉不爾，便是忍餓不得人。卽作得下一解詩，亦是乞兒罵人，徒自取惡。風含翠篠，而云娟娟靜，言其得雨而娟娟也。雨裊紅蕖，而云冉冉香，言其得風而冉冉也。立言之妙如此。

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猶言欲填溝壑矣，還只是疎放。此謂其狂不可及也。

南鄰

此詩殆先生自謂。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塔除烏雀馴。

烏角巾三字，痛絕。如此人而令之角巾終身，豈非天下之不幸哉？一句寫出其人，二句寫其澹泊明志，三句寫其勤吐握股，四句寫其恩澤下被。

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五句，寫其胸無塵滓。六句，寫其度量寬容。七八句，寫其功成名遂。進以禮，退以義，綽綽有餘也。白沙，表其潔；翠竹，表其節；不爾者，如何是暮景？

徐步

讀之極似卽事詩，而題目徐步，徐字妙。篇中並無一徐字，而實句句皆徐也。

整履步青燕，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糞，花蕊上蜂鬚。

燕與蜂，汲汲然，如將不及。卽其泥隨糞，蕊上鬚，彼徐步者，何所得沾耶？徒目觀而心動耳。首句整履二字，寫盡生平。天下鹵莽人，往往得應時及令，安見整履者，必能有及耶？荒庭日晡，何可勝慨？

把酒從衣溼，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五六句云云，爲欲下下二句，故先安此以爲語端。

水檻遣心二首止一

前半幅，寫胸中極曠。後半幅，寫胸中自得也。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沙岸，幽樹晚多花。

看他意思，全不取軒楹敞，眺望賒，只重去郭無村爲樂耳。三四句，寫出無町畦而有情致也。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細雨出出字妙矣，所樂亦既無盡，微風斜，斜字妙，所苦亦復無多矣。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城中十萬戶，不知此地兩三家，兩三家不知魚兒燕子，魚兒燕子不知先生同處微風細雨之中，而各著其所著，各競其所競，所得甚少，而所失甚大。吾多於此等事一歎，昔所本無何必有，今所適有何必無。先生句，不必如此解，然此解，人胸中固不可無也。且端木切磔之詩，亦斷章取義久矣。

悲秋

一句秋，二句悲；三句秋，四句悲；五句秋，六句悲；七句秋，八句悲。

涼風動萬里，羣盜尙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

首句，涼風動三字，是秋，妙在萬里二字生出悲來，二句，羣盜縱橫，是悲，妙在尙字挽出秋來。三句，虛幻之極，憑空說，即今家中，定當寄書來，則非秋而何，然秋在此而悲在家中矣。四句，只平平對過，然亦以爲客情三字賦悲字，而秋來二字又結挽定秋字，故不辨其秋生于悲，悲生于秋也。

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五句，鳥至秋而高飛，寫秋字極高簡。然文勢與六句相抱成章。言鳥能高飛而過，朝出暮還，人何為而不如鳥乎？蓋垂白之老，猶逐衆人，不言悲而悲可知也。愁窺老逐，對得參差變動，可法。七句，正指秋日欲投峽也。八句總結悲字，憂朝廷也。故讀此詩者，謂其悲秋則不知老杜，謂其悲無家亦豈知老杜者乎？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換上下半首之妙，真是鬼神于文者。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承首句自識將軍禮數寬。承二句

玉盤金鞍字，豈是窮眼生花，正于竹裏花邊成趣矣。

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俗儒讀五六句，則爲寫景如仙。豈知與上玉盤金鞍作對哉？蓋言一無所有，奉客盛意，只看弄漁舟，便算一景致矣。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二解八句，只得何處是京華五字。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同字宴賞，三句何處是京華？

東流去，是東瞻；日復斜，是西望；便使何處是京華五字跳脫而出。而又東流去，日復斜，便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痛。京華何處安得閒暇作宴賞也。

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此方是景寫狂歌遇形勝，得醉卽爲家。

正是閑適之至。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卷二

聖歎外書

北征

北征，先生自行在奉詔還麗州迎看家室也。題是北歸，通篇詩，全是憂勞朝廷，一片深心至計。雖十六解，至二十三解，稍敘妻女，然純是心在朝廷，恍惚如夢語，讀之悲感橫生，涕淚交下。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北征起一解，竟如古文辭，望之不復謂是韻語，開後來盧仝韓愈無數法門。年月日杜子將北征問家室，中間只插蒼茫二字，便將一時胸中爲在爲亡，無數狐疑，一併寫出。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

二解，忽作突兀之筆。言爾時於勢於情於理，總不得北歸，然蒙被私恩，詔既許之矣。先生北征時，初動筆，便提出詔許二字，所謂家固臣之家也。臣惡得不念乃身則君之身也，然則不蒙詔許，臣焉敢自去哉？作得如許詩，垂示後人，不知增長幾許忠義。北征詩，通篇要看他忽然轉筆作突兀之句，奇絕人。

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上既被詔，三解便入拜辭，寫得次序有法。上云不被詔不敢歸，此云被詔已，猶不肯歸。不止見其筆勢之曲，且服其筆力之大。然

總是一片極厚心地中流出來。若無此一片極厚心地，亦生不出如此大力曲勢。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口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四解，承上恐君遺失句，未免過懸，因更轉口作好語云：君之經緯密勿，固是中興聖主，更無纖毫須臣補救。乃臣之臨去，又若是其戀戀者，蠢茲未靖，憤切於心，遂不覺發言徑直，不復自顧忌諱也。此解只作周旋上解之第四句。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怵惚；乾坤合瘡痍，憂虞何時畢？

五解，始別行在，上道北征，寫得全不是歸途語。揮涕句，是初出行在。怵惚句，是已在道途。措句，庠序有法，合字言無處不然。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六解，踰阡度陌，與行在慚遠。人烟者，遠望村市，其烟多者，其人亦多，少者亦少。故古字法，連曰人烟眇，不正視也。踰阡踰陌，眇望人烟，竟日蕭瑟，喪亂之後，勢必然也。居者爲人烟，行者爲所遇。今居者全無，行者或有，然皆被傷，問之則更泣血也。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

七解，忽然又回顧行在，筆勢突兀。此解止二句者，咽不成聲，不復能長也。

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溼水中蕩滲。

八解，寫一路所經，遂與水經注爭奇。

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時花，石戴古車轍。

上解，是總寫一路，此九解，是獨寫一處。世間有如此怪文，陡然寫一猛虎出來，爲是真一猛虎，爲是實無猛虎，設使真有虎在前，

是日竟如何得過蒼崖也耶？先生異樣眼力，上觀千年，下觀千年，故今日行到此處，便明明見有一虎，正立我前，振威大吼，必問虎在何處。哀哉小儒，此事至所以無備，事去又復置諸無患也。試觀蒼崖分裂，却是爲何？昔無虎吼，何以至此？此二語便是留花門塞蘆子等詩之根。小儒無長慮深願，今日行到此處，祇見今時菊花，不見古時轍跡。夫前人之敗，正是後人之戒，設使於此等處，不知驚心駭聽，卽一部十七史，明載若干興亡事蹟，於後人終成何用？看先生如此眼光，如此學力，却於一路景物上，輕輕寫出來。此解四句，驟讀茫不知所解，及至解得後，便因而悟上解入地底，中蕩瀾等語，却是寫秦中險阻，遂令屢得飲馬窟五字，不覺讀之膽寒。蓋飲馬窟云屢得，則知此處前人必設重兵也。急接之以入地蕩瀾二語者，此處有重兵，則得險無重兵，卽失險。得卽我之險，失卽他人之險也。入地底三字，寫塞山自上臨下，陡絕之勢如畫，又加以涇水蕩瀾一陸一水，真是天險不可飛渡也。

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上二解，臨險思害，便有英雄惟我意思。然試置青雲數幽事，則一路景物，又有別樣可悅。二語結上轉下，筆態曲折之甚，却不成一解。十解十二解，則幽寫事可悅也。山果瑣細，千態萬狀，到處深山絕谷，無不汗漫生遍。雖曾不蒙人齒牙盼睐所及，然而紅黑甘苦莫不各自盡情極致。因思人生在世，不過亦如草木一倒羅生，各自結實已耳。何苦定欲作夔龍伊呂等人，必爲人齒牙盼睐之所得，乃爲快乎？遂不覺遙望桃源，自歎計拙矣。二解接前二解，筆勢起落之甚。

坡陀望鄜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涯，我僕猶木末。

十二解。前回首鳳翔，是去君已遠，而忽然重顧。此坡陀遠望，是到家將近，而忽然先望，都是一樣奇筆。谷巖互出沒五字，便是一幅平遠畫，寫得鄜州遠已不遠，近還未近，已是目力所及，尙非一蹴所至。妙絕。我已水涯，僕猶木末者，我心急步急，僕心寬步寬。僕本不自知其遲然，不因僕遲，我亦不自知其急也。看他用已字，猶字，都是心急中寫出。

鷗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十三解，重寫一番景物者，從來千里還家，最是九百里後，將欲到之百餘里，極是心頭閃閃忽忽。於是尅時袖占，卽物取識，無數憂疑，一時畢集。今鷓鴣鳴桑，野鼠拱穴，何其氣色，不祥之至也。未知家人在耶否耶？正復委決不得。接下夜深月照戰場白骨，便十分中九分已不復在。寫將到家人閃閃忽忽心頭，真乃鬼工矣。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

十四解，上解本爲將到家，心頭疑忌，故說到白骨。此解却因白骨陡然直追恨到哥舒翰事，一提起朝廷大計，便全然忘却家中矣。看他筆勢如此來，却如此去，真如龍行天矯，使人不可捉摸。哥舒翰師敗而降也。此止云散者，爲賢者諱也。百萬雄師，卒然便散，此係何人，果係何故，問得敵切。遂令秦民半爲異物，遂令字，此罪真不可不寸磔也。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

十五解，承上言只因潼關一敗，秦民便半爲白骨。賊臣之禍，其烈至是。何況於我之陷在賊中，間關難歸，又其小者，乃以爲恨耶？方說不足恨，却已咽住，不能成一解，蓋恨極矣。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

十六解，始到家，生還驟見，不覺失聲一慟。却又因生還驟見，卽時收淚忍住。松聲迴，寫一慟；悲泉咽，寫忍住。生還驟見，真有一事也。

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

十七解，自此以下，細寫家中苦事。兒上寫平生所驕，正與今日見爺背面，映出久別苦境也。平生驕兒，其顏勝雪；下若云今日還，看其黑如鐵，便是張打油惡詩，看他只用背面二字，輕避過今昔黑白不同醜語。却別以脚上垢膩，似對不對反形之。劉會孟奴才，每憎杜詩醜，試看杜詩如此邊醜。

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吳天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十八解，過膝短褐，約是前歲稱身之物。經年以來，綻裂補綴，既已多次，花紋繡樣，七顛八倒，寫得奇絕人。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錢！救汝寒凜慄。

十九解，那字即奈字。承上兒女盪褸如此，若使囊中有少帛，可便每人略作周旋。今則忝爲人父，而索手無策，心事煩惡，嘔泄兼發，賴得此病，堅臥數日。自云節勞，實惟避羞矣。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

二十解，二十一解，只用「自伯之東」四句詩翻寫出來。却因巧插癡女一段，便認不得。癡女自櫛，不知者謂是寫女，殊不知乃是寫母。試思何至任其隨手朱鉛，畫眉狼籍，只因此時母方加意梳掠，故全不知嬌女在側翻盆倒篋也。況明有學母無不爲句，看他本意寫母，却旁借癡女影襯，便令筆墨輕薄清空之至。女子只須丈夫回家，便一天大事都畢，因而粉黛衾裯，一時羅列，自是人情物理，自然必至之極致。豈知先生乃念念不忘朝廷，如下文轉筆，一去更不復來，真正異樣奇文也。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嘖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二十二解，二十三解，問事挽鬚四句，是一解。生還二句，合新歸二句，是一解。先生每有將一解割開，橫插一解於中間者，皆有故。卽如此詩，是本欲於生還已後，計算生理，却又自念既得生還，又見童稚，只此二事，足忘飢渴。然則只好且自慰意，安能連夜便覓生理，此皆展轉反側，無法可處語，却正當先生低頭計算，如是云云之時，彼童稚不知老人心曲，但見兄妹爭先，雜亂問事，稍遲應答，競上挽鬚，初欲嘖喝，既又甘受。一解在先生心頭，一解在先生膝上，乃是一時齊有之事，不得不作夾敘法，割開前解，橫

插後解也。寫貧士飢寒，兒女併作一塊，苦事如畫。

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

絕。二十四解，陡然轉出至尊，筆勢突兀之至。此解寫得不惟不顧救飢生理，且并不顧挽鬚兒女，陡然念及至尊，陡然仰看天色，妙絕。

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

二十五解，言近聞回紇送兵，雖係其王助順，亦是俗喜馳突，二者實惟兼而有之。下解聖心，虛佇只爲其助順時議不決，亦爲其馳突也。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二十六解，回紇以馳突之俗，今來助順。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來即易來，去或難去。盈廷大臣，共議拒虎進狼，不如以少爲貴，誠乃老成深憂至計。然四方所服，亦在勇決。勇有真勇，決有真決，勇決既定，又何復憂？不但今日全副仰托固非，彼一味憂畏亦非。二十七解，便承勇決二字暢籌之也。回紇既是馳突之俗，便皆鷹騰之士。兵法：「一鼓作氣。」又云：「用其朝氣。」彼既以助順入來，便當乘其盛怒，用其至銳，疾命破敵，逾於射箭，此爲真勇。四方之所服也。今聖心乃頗虛佇，而時議築室累日不決。彼兵臨境候旨，拒納兩無所出，遷延久之，朝氣奪矣，是爲可惜之至。眞恨前日北歸，不得在彼中力持勇決之論也。右二解，若以後解之結前解，而以前解之結後解，便暢然而先生欲如此。此解止寫上文勇字，決字且藏過不提。何謂決疾用之，疾遣之。其來也，不必疑其去也，不必惑。優以金帛，封以名王，封關絕之，無少留戀，此處亦是少遲，即不可之事。細思一勇一決，窺先生之雄略，蓋世誠使得用，諸葛公不足二也。讀破敵過箭疾語，便覺此輩少爲貴語，真是老生常談。已上三解，籌用回紇之法，只十二句中，凡有無數籌畫。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

二十八解，承上勇決言。誠得簡疾破敵而下，則伊洛西京破竹便收。向來首鼠，官軍亦復聞風雀舉，莫不蓄銳俱發，效死深入。蓋勇決之效，其疾如此。讀官軍二語，知世間有上將，無上兵，有神醫，無神藥。向使官軍真已蓄銳，卽又何煩回紇故知效死深入一段銳氣，只在一刻風信中蓄出來。故知此二句十個字，正與上指掌字不足字一樣用法。此先生所以深望勇決也。若如時議畏縮，官軍豈復有此哉？試看先生蓋世雄略。

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

二十九解，承上再作暢語。此舉字妙，猶俗言那回，那回則不止殺賊。因更蕩滌中原，普天整頓。昊天肅殺，使人快觀。通篇苦詩，獨此四句使人開胸吐氣，踴躍快活。

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三十解，已上三解，都是自作意外快語。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葷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三十一、二、三解，非重述往事，乃是因上勸行在勇決，而忽思昨日明皇帝之亡而不亡，亦正在於勇決也。姦臣楊國忠也。同惡，斥妃子也。陳將軍，陳玄禮也。玄禮首建誅國忠之策，明皇不惜妃子，便殺以謝衆。此等勇決，實是從來所無。今日中興，不其宜乎？字爾，則人已盡非，國豈猶活。其事最近，胡可不證。如褒妲夏殷等，不正以參差不整爲善用耳。必欲改夏殷爲殷周，則又安可不正褒妲爲妲褒耶？鄙儒可發一笑。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

三十四解，從京師想望收復說來。深幸至尊，早得決計。下淒涼寂寞字妙，如此惡字，却有用得絕妙時。

園陵固有神，灑掃數不闕；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三十五解，筆勢突兀之甚。自勸至尊早決大計收京，其辭往如曲折已盡；至此却陡然提出煌煌太宗，以昔者太宗樹立宏達，返彼豈在天有靈，顧不式憑其後人，使亦樹立宏達耶？祖宗之園陵，既神靈赫然，子孫之灑掃，又歲時無闕，然則幽冥呵護所在，勇決定計必矣，我小臣又何煩眷眷不釋，唧唧不休耶？於是其詩遂止，更不重說到兒女生理。只願朝廷收京了，便全家餓死亦足。

畫鶻行

篇中先生自云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今看其一起一結，真乃寫此神俊，充我後人眼中矣。咏鶻便筆筆純用鶻勢。起時，瞥然飛到人眼前，結時，瞥然飛出人意外，真是白來未見如此俊物也。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

題是畫鶻，詩却是生鶻。驟然讀，令我吃驚。直至轉入下第二解，始爽然一笑。嘆先生用筆之奇！初鶻，一奇。何得，一奇。乃知，一奇。接連用三奇筆，都從颯爽動秋骨五字中跳脫而出也。一解讀之，便似生鶻當面直掠過來，其勢極俊。

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

二解，方說是畫師妙，非言所畫之鶻妙，乃師昔畫鶻故妙也。天地中間，號物有萬，手邊眼底，何不可畫？而必深入化窟，搜括盡情，擇此最後，方充君眼。妙矣哉！向使隨筆塗抹，潑作豬鼠蝦蟆等物，即豈不大受其毒。然亦惡能禁之，而此畫師獨用意若是不知，爲是原自性愛此神俊之姿，抑是渠深信君必愛此神俊之姿，此皆未可知。而總之此畫師之妙，真是超出常情萬倍矣。四句

一氣說成於第二句下，不得略住。讀充君眼中物五字，想吾輩平生之苦，安得倩此畫師作關人，爲我一掃除之乎！

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

三解，寫出真正名士意思寄托。畫鸞鳳鴻鶴，則四圍可畫衆鳥，蓋身量比衆鳥特大，看去自然主伴分明。今畫鶴，是其身先與衆鳥相等，況乎衆鳥又多於鶴，設使用意不至，鶴且沒於衆鳥之中，乃是必然之事。所以庸工於此，先避難路，寧於四圍多畫樛枝，不施烏鵲。蓋父傳子，師教弟，只用此一路藏拙，自古往往而然也。今此畫師一鶴後，却於樛枝，多作烏鵲，正是故走難路。第二句用倒句法，言恐其軒然而出，軒然字，是烏鵲意中恐其如此，非謂畫得軒然。第三句，側腦看青霄，正與軒然恐其出對照。蓋滿枝烏鵲，軒然恐出，卽知衆鳥眼目全注於鶴，而鶴方側看青霄，全不以衆鳥介於懷抱，一任羣小環聚屬目我，意思則豈與卿等作周旋耶？便寫出名士在衆人中矯矯不沒如畫。

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

四解，不知是說畫鶴，不知是說生鶴，不知是說名士。總是不肯一世，舉頭天外意思，戲侮乾坤妙，汝卽自以爲崢嶸有氣勢，今被粉白能事，直欺壓下來也。看他作詩，直作到此田地。

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五解，通篇畫鶴，此又忽是生鶴，直掠出來，豈不大奇？爲是生鶴從雲沙忽飛來，爲是先生忽飛向雲沙去。筆勢撇振，總非常有。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解者曰：「一例和蚤朝詩，不必定解作天寶君臣，是也。然先生雖故作此壯麗語，讀去解去，天寶君臣，歷歷如見，可興可觀，又何足爲先生諱？」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

首句，言當未明求衣。次句，寫其晏安不顧龍蛇，喻跋扈之性。畫在旌旗，本飛揚不定，又加之以暖日，此則主恩太過，欲求無動，不可得也。燕雀喻處堂之輩，勢本不高，乃微風送之，出於宮殿之上，此則宵小得志，欲保無危，不可得也。噫！燕雀已高，龍蛇已動矣，彼醉臥九重者，知之乎？前一解，蚤朝大明宮。

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

轉二句妙。朝罷者，是舍人朝罷，當日不知何以遽罷也。詩成者，是舍人詩成，餘人亦且相繼而成也。從來朝廷之上，左史紀言，右史紀勳，今則自蚤朝至於朝罷，絕無足紀。君既無所容訪，臣亦無可建明，僅僅滿袖香烟，揮毫唱和，則何補哉！祇益之感耳。賈至爲賈會之子，故云世掌絲綸。鳳毛字，用來却切。後一解，和賈至舍人。

曲江二首

前一首，着意在花，帶出酒字。後一首，着意在酒，帶出花字。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本爲舊點齊飄，故作此詩，卻以曲筆，倒追至一片初飛時說起。細思老人眼中物候，驚心節節寸寸，全與少年相異，真爲可悲可痛。看他接連三句飛花，第一句是初飛，第二句是亂飛，第三句是飛將盡。裁詩從未有如此奇事。欲盡花，傷多酒，以三字插放句腰，其法亦異。酒是傷多，酒入唇最難，本最可厭，而先生叮囑莫厭者，只爲花是欲盡花。看他下經眼二字，便將眼前一片一片不算是花，直是老人千金一刻中之一點一點血淚也。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小堂翡翠，不過小鳥；而今日現存，卽金碧可喜。高塚麒麟，雖是大官；而今日不在，卽黃土沉冥。巢字妙，寫出加一倍生意。臥字妙，寫出透一步荒涼。江上者，又於生趣邊寫得逝波不停，便宜及時尋樂。苑邊者，又於死人傍寫出後人行樂，便悟更不能強起追陪也。如此二句十四字中間，凡寓無數悲痛感悟，因結之云物理既一定如此，細推又深悟其然，然則浮名之與行樂，我將何去何從，孰得孰失也哉？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承前一首，遂力疾行樂也。八句，通首是痛飲詩，却劈頭強安朝回二字妙。便是浮名絆身四字，一氣說下語。而後首懶朝二字，亦全伏於此矣。酒債說是尋常，妙甚。須知窮人酒債，最不尋常。一日醉，一日債，一日無債，一日不醉。然則日日典春衣，一年那有三百六十春衣？每日盡醉歸，三百六十日，又那可一日不醉而歸？如是而又畢竟以酒債爲尋常者，細思人望七十，大不尋常。然則酒債乃真是尋常，真驚心駭魄之論也。日日，每日，接口成文。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蛺蝶句，寫出殘春。蜻蜓句，寫出初夏。言蛺蝶穿花，深深尙見，可見餘春未盡。蜻蜓點水，略求款款，莫令初夏便來。老人豈有多時，不過暫爾相賞，何苦流轉太速，風光如此毒害耶？無聊無賴，望空傳語，不知傳語與誰，惟有思之欲涕。共字妙，猶言我盡爾亦盡。

曲江對酒

此一首，言我惜花飲酒，畢竟於吏情未便也。三首只如一首。

花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前詩云盡醉歸，是雖醉還歸。此詩乃云坐不歸，竟醉亦不歸，不醉亦不歸矣。江頭上，又添花外妙。自明非爲賞玩物華，所以坐不歸者，祇爲下三語耳。霏微，是描寫春陰好字。只加轉字，便是借好字作刺語，言邇來漸復陰蔽也。看他於宮殿上，故着水精字，可

見桃花貪結子，而與楊花細落，卽知漸漸百無一成。所以然者，黃鳥喻友聲，而與白鳥閒飛，便悟是同學少年不相顧盼也。人生至此，生理盡矣。江頭不歸，不亦宜乎？

縱飲久擽人共棄，懶朝直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

縱飲猶可言，懶朝不可言。前云日日江頭去，醉還是縱飲；今云花外江頭去，坐，真是懶朝矣。縱飲還是人共棄我，懶朝直是我自違世。如此，便應拂衣竟去，而猶徒悲老大，全未拂衣者，先生眷眷不忘朝廷，故作此纏綿悽惻之詞，尙希有所感悟也。此解，不因懶朝二字，幾不知前解一二句之妙。試思諸公袞袞入朝，先生却江頭去坐，坐字奇殺人，驟然讀之，使人笑淚一時俱有。坐江頭，却迴身看宮殿，此水精霽微之所以了於目中。坐江頭，又迴身看宮殿，此水精霽微之所以決不能已於胸中也。後解因云，吏情到此田地，真覺滄洲非遠。然老大終未拂衣者，試思懶朝去坐江頭，猶看水精宮殿。如此人，則雖復老大，豈忍拂衣也？

望嶽

同一望嶽也，而此不獨寫嶽勢之高，與夫望而欲登之切。結語特結出問真源三字者，蓋萬物莫不發生於東，而成熟於西。西之爲方，大休大歇之方也。先生於乾元戊戌，成爲房瑄事，伍爲華州司功。作是詩，蓋言所遭如此，已不得於熱鬧中，覓涼冷古所謂問道崆峒，其是在是乎？明年棄官入蜀，固知意蓋有所託云。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峯羅列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世傳華山四面皆遶峯環抱，每一峯若一蓮花瓣，捧其心者，故名華山。殊不知花乃千紅萬紫字，西乃寂絕忘離方。猶之東爲千紅萬紫方，而泰爲寂絕忘離字。泰華相望，立名其義甚奇，不可不知。前解說華嶽之高如此，從眼中看見起，卽以意中欲登承。然而仙人之杖，既不可得，則玉女之盆，亦安得洗，亦徒有望而已矣。

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卽就望中作一轉語曰：「假使仙人杖可得，玉女盆可到，則當從山前何路去，從山後何路歸？」車箱谷深不可測，是朝山背後路也。算到已到後，無有歸路，見華山亦不可輕易便登。然而箭括峯，有門可通，攀援而上，可至絕頂，見又不可等閒錯過也。於是預計去之時曰：「稍待涼冷，便決計去矣。」但不問真源則已，若果問真源，則或望而不去，亦未可知；其必去，亦未可知。

九日藍田崔氏莊

語語是不服老，前解要看今日字，後解要看明年字。在今日必盡君歡，不敢以一人之不歡，敗諸少年之歡；在明年未知誰健，不得以諸少年之健，笑此老之必不健。語意頓強，自是先生本色。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

老去悲秋，是大概說。強自寬，則說自己。今日君等邀我登高，我便興來，爲君盡歡，卽是自寬處也。盡君歡者，大抵老人與後生最不相入，我若露一些老態，便爲不盡君之歡。此正照強自寬強字起，真起得好。今日九日也，卽以落帽事承。人老則髮短，後生偏要以此笑老人。萬一醉後登高，風吹帽落，在諸少年面前露此短髮，索然無趣，故羞，勢必須整自己底帽，於是反倩諸君各自整其冠。彼諸少年那個要整冠，只爲各去整冠，我之整帽，便不爲少年所覺耳。在己云帽，在人曰冠。老去暨盡君歡等字，一一承足，承又承得好。

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上一解，都是寫性情，輕不用景，則語便不氣色，故將藍水玉山作轉。按三秦記：「藍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化流。」唐書地理志：「藍水縣有覆車山，一名玉山。」兩峯指秦山華山。自有天地，便有此藍水玉山。水落下來，不見其盈，不見其縮。三峯並峙，不見其加，不見其減。千萬年後，只是如此。水喻人之文章材氣，山喻人之德行節概。蓋諸少年所恃者，不過年歲尙多，未免欺老。然年少何足恃，所重者在文章德行等，常垂後世，可稱不死。若專恃此年少，則百年亦且暮，與朝菌蟪蛄何異哉。轉真轉得好。因起有今日二字，結便以明年來合今年今日，與諸君會藍田莊。明年今日，諸君登高，當復在此。知誰健三字，有陽秋在內，諸君若把年

紀老幼，論身之健與不健，則不健者定是我一人，然而事不可知，或我老人尚健，而諸少年中反有不健者，不可謂事所必無，誰能保此身常健哉？說得少年悚然。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先生既欲盡君歡，老人量減，必致先醉。一聽少年歡呼豪飲，却冷冷然細看茱萸，覺今日一場好笑。此老意中，真不可測也。合又合得好，何其律之細也。批亦細極。此首及戲呈路十九，黑鷹見螢火，凡四首，唱經有批，未見全篇，從說唐詩補入。

春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此詩定須二首，一首必說不盡。凡一題有幾首，正是起承轉結，恰完一篇文字耳！我既屢言之矣。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

狂語 綠尊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平日本是一肚不合時意思，是日陪鄭至韋曲，却是更忍不得，不覺頹然放口，借花痛罵。試思花有何無賴，且何至家家無賴。先生自年老官卑，不蒙諸公之所齒錄，因而恃老放頭，全不顧人耳目，縱筆遂作此二句十字，先生可謂無賴之至也。綠尊必須盡日，不爾者，白髮那好禁春耶？悉是無賴語，筆態狂甚也。

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傲然狂語

鈎衣刺眼，不是好語，殆極刺之也。既爾，我却奈何與之爭哉？叢竹烏巾，先生將去矣。石，比譬固久據；藤，比攀緣新進。先生好詩，不應入爾許惡解，然終不知是何語。即心頭不肯置，相其鈎破刺新等，悉非好事。且下緊承作時二句作結，正見老大不耐耳。

野寺垂楊裏

大是好處

春畦亂水間

大是好處

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句法搖動

承前首我既不耐欲去，則或於野寺垂楊之內，或於春畦亂水之間，隨分空閒，皆堪投老也。試看美花無不映竹，豈有好鳥而不歸山？若必待有叢竹可占，方始乞休，則媿美花好鳥久矣。蓋計決即去，更無留戀之辭。從來只作韋曲景物看，遂不解先生妙筆。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上字句

非曲章曲，不欲入都城耳。終字，豈字，誰能字，妙。低徊心口，千思百算，偶然發惱，遂成熟商。哀怨而不憤激，盡風人之能事矣。

銅餅

銅餅，是宮中汲水器；久沉廢井，新出世間者。豈先生於秦州見有此物耶？

亂後碧井廢

獨作一句，不與下連，筆態奇絕。

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此詩真乃有鬼在腕，使人不能知其如何下筆。夫爲出水銅餅，寫至其初失水時，已盡文人能事。今乃又必寫至其未失水時，豈非搜奇抉怪，全不顧自己心血者耶？不寧惟是而已，且又於銅餅文中，并寫井之廢興，乃至如美人如百丈一切等事，細細畢具。祇是八句四十字，爲幅最爲逼仄，而欲如是等七曲八折，莫不安置停妥，且使讀者轉見清空輕脫之至。先生筆補造化，眞非世間之恆見也。亂後碧井廢，獨作一句，此銅餅之所以出世也。只五字便截住，却追想碧井之未廢時，井上則有深殿，殿中則有美人，美人則轉百丈，百丈則出哀音。銅餅此時爲清時致用，人受其福，知有何限？却又不寫銅餅如何汲水，只輕輕用百丈哀音五字，想到銅餅用時，分明鏡花水月相似，從來實寫不如虛寫，有若是也。

側想美人意，應悲寒鬢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上解用鏡花水月之筆，寫銅餅用時。此解又用鏡花水月之筆，寫銅餅失時。亦只輕輕將美人點染，而銅餅入水，已不言自盡。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者，久沉井底，剝蝕不無。然曠世遺寶，不可恆有，其價猶得以黃金相准折也。

空囊

君子亦有囊。君子囊，亦欲其不空。君子囊空，亦且感憤成詩乎！須知空囊一篇，是先生自寫不改之樂，非寫不堪之憂也。吾黨守

志之士共辨之。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冷；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

衣食二者，無一日可以暫廢。乃小人偏於此鹵莽，君子微於此艱難。鹵莽艱難，字法妙絕。亂就下曰鹵，亂就上曰莽；不能前進曰艱，不能後却曰難；四個字便活畫出兩樣人，兩樣身分來。上翠柏二字，便是正寫艱難，影寫鹵莽也。必是翠柏則雖苦猶食，必是明霞則雖高猶冷，然則所食所冷，蓋已甚寡，此非君子不畏飢寒以殺身而無奈以禮處身，以義處心，吾守吾道之死無二，不能學當時小兒甘者即食，卑者亦食，鹵莽覓活，覩顏人世也。一解。

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

前一解，是先生自寫骨力。後一解，是先生自寫襟懷。看他「不爨下」，又加「井凍」，則不惟無食，兼無湯飲；無衣下，又加「床寒」，則不惟無衣，兼無襪被。夫人至於通晨徹夜，飢寒備極如此，他人已不知有幾許慳嗔呢！先生却有閒胸襟，自戲自諷。題是「囊空」，詩偏以「不空」作結，便似一文錢能使壯士顏色真遂，不至於大壞也者。昔有漁人夫婦，大雪夜並臥船尾，不勝寒苦，因以網自覆。既而寒且逾甚，其夫試以指從網中外探，露已深三四寸，便嘆謂其婦今夜極寒，不知無被人又如何過得也。先生囊中一錢，正與此語同的的妙攔。○翠柏明霞，空中妙文。井凍寒牀，實地苦事。鹵莽艱難，實地苦事。囊留一錢，空中妙文矣。

送人從軍

王摩詰從軍行云：「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馬嘶亂，爭渡金河水。」四句，實寫從軍行徑；下四句，遂虛寫行軍想頭；往往歎其奇絕。惟先生此詩，與之伯仲。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度砂磧，累月斷人烟。

雖復二解，然前解實生後解之勢。前解極言從軍之險，爲下解失道二字伏線。

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人生飢寒，多至失守，亦爲論命計年之難也。嗟乎！豈獨從軍耶？錦鞍韉，何等身價，至沒於雪，誰復見之，惜之？看他失道上，只輕輕加馬寒二字，言馬乃有失道之事，人則能防，決不至爾。說到防失道句，送人之情，極其周至。弱水陽關，殺其地。曰寒曰雪，補其時。

酬高使君

近人酬答，並爲次韻，踟躕不舒，適增醜笑。先生此詩，與高公只如對語，深足法也。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隣舍與園蔬。

一二酬一二高詩云：「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杜則酬云：「寺僧牢落不親，無人可語，則自討論有之也。」三四酬三四高云：「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僧飯過門，爾何所食？杜則酬云：「幸有故人鄰舍也。」

雙樹容聽法，三車許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五六酬五六高云：「聽法還應難，尋經賸欲翻。」讀書之暇，頗復聽法否？杜則酬云：「聽法讀書，各隨所便也。」七八酬七八高云：「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杜則酬云：「草玄不敢，聊復賦詩而已。」

奉酬李都督表文蚤春作

全首只一悲字，連紅入桃花，青歸柳葉，俱作悲字用，不作蚤春佳字用。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蚤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

轉添更覺，切上早春，透下紅入青歸字。

紅入桃花嫵，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海尙風塵。

當此桃花柳葉之時，而四海風塵，望鄉復切，則客之愁而人之老可知。所以見起處悲早春，悲字之妙也。曰猶未已，尙風塵，說明轉添更覺之故。○此詩莫妙於起二句。

卜居

纔爾卜居，而逸云東行乘興者，須知裴冕之爲主人，必不如嚴大夫。而先生亦暫爲卽次，不願長居於此也。玩篇中少塵事，則更無樂事。銷客愁，則未便無愁。且着上下沈浮字，語意可見。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

一句賦其地，二句賦其人。已知更有，寫出主人選地，先生卽次一段情事，所謂暫脫樊籠。其一時飲啄之樂如此。

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鸚鵡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小陰上小舟。

無數上下，笑殺朝局。一雙沈浮，惟我與爾。沉卽先生自謂，浮謂主人裴冕也。要此不過賓主一時之合耳。先生豈終老於此者？因承結云，借使東行萬里，政復何妨。然興盡卽返，亦何必久戀帝鄉也。兩句一行一止，義從論語「用行舍藏」脫出。勿悞讀結語，是要人相訪。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

先生詩，有二句作一句讀者，如課伐木詩，「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是也。有一句作三句讀者，如雨過蘇端詩「濁醪必在眼，盡醉抒懷抱」是也。濁醪二字讀斷，必在眼盡醉五字讀斷，抒懷抱三字讀斷。不然，濁醪必在眼，竟成何語。世間讀杜詩者，不知如何讀去。如此詩，他鄉二字讀斷，惟表弟還往五字連讀，莫辭遙三字另讀。細玩，自見其句法變換之妙。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

一二三，一氣讀。第四句，看他對極巖變。

憂我營茅屋，携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

五六敘事，他鄉表弟，相爲對映。言還往不絕，以破此寂寥，便是客邊樂事，不必更有所遺。猶今人囑親友云：「不消你費心，當來看看我罷了。」正所以深謝之也。

蜀相

前解咏祠堂，後解咏丞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城外有丞相祠堂，然至城外而尋祠堂，是無心於丞相者也。先尋祠堂，後至城外妙。是有一丞相於胸中，而至其地，尋其廟，則在錦官城外森森柏樹之中也。三四碧草春色，黃鸝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淒清之極。二語是但見祠堂而無丞相也。黃鳥所以求友，君子曠百世相感，有尙友古人之情，而無如古人終不可見，如隔葉也。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期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後解承三四來。丞相不可見於今日矣，然當時若非三顧草廬，丞相併不可得見於昔日也。天下妙計，在混一，不在偏安。丞相受奔於先，併効忠於後，雖不能混成天下，成開濟之功，然老臣之心則如是也。死而後已者，老臣所自矢於我，捷而後死者，老臣必仰望於天。天不可必，老臣之志則可必。第七句未字，先字妙。竟似後會恢復，而老臣未及身見之者，體其心而爲言也。當日有未了之事，在今日長留一未了之計，未了之心。嗟呼！後世英雄，有其計與心，而不獲見諸事者，可勝道哉。在昔日爲英雄。

之計，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淚矣。

漫興九首

九首，自初春，仲春，殘春，又初夏，一路寫流光迅速，人命不停，正在愁惱。第九首，忽然橫插一論。假使或初春，或仲春，不待春殘入夏，中道忽然斷絕，又當如之何？真乃愁又愁不及，惱又惱不及。惟有瞪目噤口，更自動轉不得，而漫興遂以九首終也。不然，便如世間俗筆，自夏而秋而冬，十二月月月吟過，豈不口臭。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卽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眼，春之眼也。眼見客愁，可應暫避。今全然不顧，客自愁，春自到，毫無半分相爲之意，則無賴之至也。且一到無事不到，花卽遣之開鶯，便教之語，炫目聒耳，紛紛惱人，誠爲造次之極，丁寧之甚，可厭也，可恨也。看他將春便當作一人相似，滑稽極矣。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前首纔云卽遣花開，此首早已風吹花折矣，流光之疾如此。若云無主，則實手種；若云墻低，則亦人家。得字妙，便令恰似字，如聞脫於口。夫勢豪侵奪，世所常見，春風作橫，古所未聞，滑稽極也。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
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

此又燕子來矣，流光之疾如此。眼見則春色眼見，熟知則燕子熟知，皆最滑稽語。夫同是燕子也，有時鬱金堂上，璫瑁梁間，呢喃得愛，有時銜泥污物，接蟲打人，頻來得罵。夫燕子何異之有此，皆人異其心，因而物異其致。先生滿肚惱春，遂併惱燕子，看其熟知字，故字，頻字，皆惱極。幾於欲殺欲割，語可笑也。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此言春將盡矣，誠乃流光疾甚也。逢春能幾回，語在白樂天，止解用入春來時，先生偏用入春去後，便令能幾回三字，竟有一回亦未必之事，可駭也。先生與白用筆迥絕如此。劉會孟小兒乃謂此詩近白，爾烏知。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此言春竟去矣，誠乃流光疾甚也。妙於不說春欲盡，却說江欲盡，實字只作虛用，從來少此妙筆。徐步立芳洲，意欲留春，少作盤桓，乃前日不欲其來，則偏要來，且偏驚花紛紛齊來，今日不欲其去，則偏要去，且偏挑柳紛紛盡去，可厭也可恨也。看此一首，便是第一首之後半。莊子達生篇云：「生之來不可却，其去不能止，悲夫。」正暗用此意，作此二詩耳。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此首已前是春，此首已後是夏，恰置此首於春夏之交。明四序有推遷，一心無動靜。此謂君子居易俟命，無入不得，素春行春，素夏行夏，更無他求也。九首中賴是此詩，知先生胸中有本，不然，其將逐日愁苦者耶！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盪青錢。箏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

此言春去夏來，糝徑句，寫春去之盡情；點溪句，寫夏來之明驗。乃或有人疑春即已去，夏尚未來者，因更用箏根二句反覆證之。箏根稚子，人自不見耳。沙上新鳧，孳乳已久矣，甚言流光之疾也。世間別有惡解，可爲嘔噦。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膠如密甜。

此明言春已夏，桑肥麥熟，皆新夏夏景物也。夫自初春仲春深春，而今倏然已夏，百年人生，如此能幾？况有桑足衣，有麥足食，生在世間，飽煖即快，不飲酒復奚求耶？前詩雜用無數驚兒燕子桃花柳絮楊花荷葉箏子鳧雛，獨此詩恰用柔麥字，先生固有意。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前八首，次第寫流光之疾；至第九此首，忽然說一意外變事。言我今爲有力所負而趨，日老一日，曾無暫緩，以爲愁嘆，更難慰遣。豈知天地間事，尙有不可說者。鄰家少年，年始二十，白晣長大，兼兼初髭。朝騎白馬，暮飲黃墟，鐘動歸家，半夜竟沒。誰謂字妙，真乃理之所必無，却是事之所時有，不作意，猶言不在意也。言忽然出於不料也。然則我今老去，雖是萬無奈，然而以此方彼所，謂差勝乎爾。九首詩以此首作結，先生於南華達生之義，蓋甚深矣。於是九首遂畢。

江村

只用論語賢者避世句，反覆成篇。二解八句，清空一氣，有如說話耳。

故曰江村也，用訓詁體爲詩，非寫景也，看他下句承出江村可知。

清江一曲抱村流，故曰江村也，用訓詁體爲詩，非寫景也，看他下句承出江村可知。長夏江村事事幽；事事言長夏服食起居等事，非指三四五六句，從來人不解詩耳。自去

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題曰江村，詩曰江村者，非江邊一村也。乃清江一曲，四圍轉抱，既不設橋，又不置艇。長夏於中，事事幽絕，所謂避世之樂，樂真不營者也。問江村如是，卽令人如何去來？答：我何人去來，自去自來，止有梁上之燕耳。問：若無去來，然則與何人親近？答：我與何人親近，相親相近，獨此水中之鷗耳。二句，乃以梁燕水鷗寫江村更無去來親近，非以自來自去相親相近，寫梁燕水鷗也。從來人不解詩，因誤讀耳。

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多病所需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今人所以不能與世長辭者，止爲檢校一身，有求實多；於是濡足沒首，長此苦海耳。我則自計微軀，仰資於世，蓋已少矣。胡爲皇皇，尙不痛割老妻二句，正極寫世法險巖，不可一朝居也。莫言親於老妻，而此疆彼界，抗不相下。莫幼於稚子，而拗直作曲，詭詐萬端。然則江流抱村，長夏不出，胥疏畏塗，便如天上。安得復與少作去來親近，受其無央毒害也。中四句，從來便作長夏幽事，言老妻牽棋，稚子釣魚，丈人無事，徜徉其間，真大快活。殊不知可以日日奕棋釣魚，不可日日畫紙敲針。試取通篇一氣吟之，便見兩解八句，只是前解之第一句盡之耳。然則紙本白淨無彼我，針本徑直無迴曲，而必畫之敵之作爲棋局釣鈎，乃恨事非幽事。

而從來人悶悶，全不通篇一氣吟，遂誤讀之也。翟齋云：先生以夔龍伊呂自待者，起手便着事幽三字，眞乃聲聲淚，點點血矣。何必讀終篇而見其不堪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不惟寫妙畫，兼寫出王宰妙士來。天下妙士，必有妙眼，渠見妙景，便會將妙手寫出來。有時或立地便寫出來，有時或遲五日十日方寫出來，有時或遲乃至於一年三年十年後方寫出來，有時或終其身竟不會寫出來。無他，只因他妙手所寫，純是妙眼所見，若眼未有見，他決不肯放手便寫；此良工之所以永異於俗工也。凡寫山水，寫花鳥，寫眞，寫字，作文，作詩，無不皆然。惟與之一樣能事者，方得知之。所以特特走十百千里，餽十百千金，踵門叩首，求其爲我作一畫，一字，一詠，而或至於累月經年，終不能得。於心恬然，不怨不怒。何則？誠深知其不可迫促，若迫促所得，卽非我之所欲得也。乃有世間食肉肥白富貴大人，遣一价持半幅刺，要置室中，日三飲食之餘，輒督取筆研置其前，使速爲我作，又時時勅一人敦趣之，成一節半節，皆立報嗟乎！此時則與爾中，猶何異，尙能出其妙眼妙手，爲君家効死命哉？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蹟。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

六句看他先向自己意中撰出突兀。四句說王宰畫之難得，然後亟承二句，說此高堂素壁，乃得掛王宰畫耶！可謂壯哉壯哉！二字，是讚高堂得掛王宰眞蹟，非讚所畫崑崙方壺圖體勢也。蓋守之以十日，僅得一水；又守之以五日，僅得一石。然則舉此大幅，時日何暇，不難在王宰經營心苦，正難在賢主人死心塌地，到底不敢促迫，終竟時到功成，妙畫入手。高堂素壁，儼然獨掛。向時旁觀不耐，因而請去者，至此日瞪眼並視，莫不歎息。以此思壯哉壯哉可知也。須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王宰原無此事，却是求王宰作畫者，必須辦此一幅深心靜氣，方與妙畫少分相應。此是先生於未出題前，憑空發此極奇極怪，不顧人笑之四句，先爲王宰占身分然合下壯哉二句，通共六句，一氣讀之，却悟此並不是讚王宰全是讚主人寄語天下萬世賢主人，宜日日吟此六句，莫促迫人妙畫也。眞蹟眞字妙，何處不掛王宰畫？然我只問破幾日工夫得來，卽眞與不眞，不辨可知。

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

此方看畫，上既明說此圖之爲崑崙方壺矣，此忽故作怪驚，荒荒忽忽，疑是洞庭，疑是日本，疑是赤岸，約此圖，滿幅是頓洞大水，天風翻捲，其勢震盪，而於一角略作山坡樹木，更點綴數船，避風小港，畫者既無筆墨相着，題者如何反着筆墨，於是萬不得已，作此眼光歷亂，猜測不得之語，以描寫滿幅大水，然後承勢補完漁舟山木，悉遭大風之所刮盪也，而又有中有雲氣隨飛龍七字者，原來王宰此圖，滿幅純畫大水，却於中間連水亦不復畫，只用烘染法，留取一片空白絹素，此是王宰異樣心力畫出來，是先生異樣心力看出來，是聖歎異樣心力解出來。王宰昔日滴淚謝先生，先生今日滴淚謝聖歎，後之錦心繡口君子，若讀至此篇，拍案叫天，許歎聖爲知言，卽聖歎後日九泉之下，亦滴淚謝諸君子也。所以然者，此圖本題，須知明明標出在前，是崑崙方壺，若入俗手，豈不於大海中央，畫作無數丹崖碧嶂，瑤草琪花，白鶴青鸞，吹笙行樂，今王宰偏不爾，偏只於大水當中，留得一片雲氣，若謂方壺是有，則此一片雲氣中間意者是耶？若曰方壺不經，儒者難言，則我此一片雲氣，乃是連水都不畫處，無筆無墨，云何諷我會畫方壺哉？看他不着筆墨處，便將太史公一篇封禪書，無數妙句妙字，一一縮染盡情，更無毫髮遺憾，隨飛龍三字妙寫此一片空白雲氣，是活雲，不是死雲，便是秦漢方士無數奇談，一齊囊括成此三字。試思作畫用意，至於此極，此豈受人促迫之所得幾者耶？乃先生初看此圖，亦只因中間不用實筆，但見滿幅大水，因疑是洞庭，疑是日本，疑是赤岸，既而加倍用意細看，始看着中間一片雲氣，方悟王宰胸中一部漢武本紀，讀得爛熟，今日乃不用筆，不用墨，輕輕地通篇揮灑出來。夫看畫至於此極，亦乃前無古人，後無作者，只與王宰相視失笑，羣豪侍側，悉如蠖螻，彼亦不復料一千年後，又被聖歎覷見也。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上五句題畫已畢，此用餘文洗刷，若漁舟山木，近在一角者，則此雲氣如籠，不應在中，應直置之極遠盡頭處，若謂方壺是此圖本題，應正置中間者，則在近角，不應又作漁舟山木，相望爲嫌也。因言王宰最工遠勢，咫尺之內，萬里爲遙，漁舟山木，雖在此角，望至中間雲氣所在，誠乃不啻數千萬里，然則只須并州快剪刀，剪取一絲半縷，便是吳松半江，甚言自此角到中間，其爲道里無

算絕不以相望故遂成病筆。此皆他人決不經心處。先生則必定寫到者也。不然安有人家掛山水圖而一人剪其半幅。

一室

前解室中猶有先生後解直說至室中已無先生。夫先生得歸而室中無先生可也。先生不得歸而室中無先生是真大痛也。題之傷心如此豈截篇初二字耶。若據今日應云有室想到身後故云一室。

一室他鄉遠遠字奇直從故鄉來。空林暮景懸懸比落又苦乍可落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正愁獨立筆態差便令見聞二字

不板

一遠字一懸字寫得室非我室鄉非我鄉林非我林景亦非我景便有暗鬼寒風屍屍閃閃出於紙上三四句塞笛是回不得歸之人江船乃何獨得歸之船也聞塞笛苦見江船更苦聞塞笛尚在思歸見江船竟知不歸矣。

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故云一室

身若無病者十有二十年將終必歸耳誰定其幾年乃今病急如此歸定何日故知幾年非不知何年之辭乃無此一年之辭腸斷淚枯接此十字於是遂定此詩題曰一室也他人覽古尙當出涕先生自說得不痛殺。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檀木數百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盤蚤起

此詩以四絕一律為一篇讀者往往忽略分看遂茫然不知起落故拈出之吾讀杜詩至此五首不覺啞然失笑也無量劫來生死相續無賢無愚俱為妄想騙過如漢高縱觀秦皇帝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豈非一肚皮妄想及後置酒未央玉卮上壽却道「季與仲所就孰多」此時心滿意足不過當日妄想圓成陳涉輟耕之釀曰「富貴無相忘」此時妄想與漢高無

別到後爲王沉沉，不過妄想略現。阮嗣宗登廣武，觀劉項戰處，曰：「遂使孺子成名。」亦是此一副肚腸，一副眼淚。後來身不遇時，托於沉冥以致於死，不過妄想消滅。或爲帝王，或爲草竊，或爲酒徒，事或殊途，想同一轍。因憶爲兒嬉戲時，老人見之，漫無文理，不知其心中無量經營，無邊籌畫，並非卒然徒然之事也。羊車竹馬，意中分明，國王迎門擁轡，縣令負弩前驅，塵飯塗羹，意中分明，成饌之色，榮羹必祭，相飛剪笏，檣落收錢，意中分明，恭已垂裳，繞床阿堵，其爲妄想，與前三人有何分別？會記幼年有一詩：「營營共營營，情性易爲工，留濕生螢火，張燈誘小蟲，笑啼兼飲食，來往自西東，不覺閒風日，居然頭白翁。」此時思之，真爲可笑。既念生子孫，方思廣園圃，如此妄想，便足一生。我既生子，子又生孫，後來不知何人，俱同此一副妄想，辟如此五首詩，亦是少陵無邊妄想，於虛空世界，劈空捏一園林，東家討樹，西家討徑，事成早起經營，皆一時一刻造就，真非東用寸楮，西馳尺幅，往來乞覓也。大抵先生異於人者，於妄想中成三禪樂，世人於妄想中成五濁惡也。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村；
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

欲於荒涼地上，劈空捏造園林，却百無一有。既少財物，更無工力。此念一動，晝夜不能自己。正無設法處，忽然一時想着蕭八明府得意之極，故開口便「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村。」既要討得多，又要來得快；此刻便覺荒涼地上，竟成錦繡園林。下二句，因思此桃亦無奇特，但此地絕少，獨我得有百根，於此一方，無佛稱尊，已似平泉金谷，想出一時手舞足蹈光景。後來園亦未必成，連桃亦未必討。我輩閒坐書齋，常有此事，莫認老杜持書乞索也。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禮木數百栽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
飽聞禮木三年大，
與致溪邊十畝

陰。

第三句，必試自注一句者，非表禮木易，示非表禮木不才，蓋笑俗人舉，由無知不知，禮木可恣般受用，寫出獨得之秘，皆一時快活語。

公自注，蜀人以禮木爲薪，三年可燒。

與致溪邊十畝

前得桃樹，主人無邊快活，明年一春，受用已極。又思看朱成碧，倏忽長夏，不有清簾疎簾，何以解衣盤薄？暨西無樹，將來散髮披襟，木床投足，炎炎西日，豈不重難？故第一句，開口作失驚之辭，言如許大事，曾未算到。一時救急無策，何暇廣求珍異，必賤而易致者，方可取快一時。左右思惟，濃陰易茂，除非椹木。第二句，妙絕。非子，子字指椹木。蓋半日沉吟，胸結沉想，眼起空花，便如身坐其下，覺草堂暨西，佛雲蔽日，一碧無際，與椹木親切如良友然。子猷稱竹爲君，少陵又稱椹爲子，千古絕對，寫盡當時神理。前一首，胸中本無桃樹，因想着蕭蕭，隨其所有，就便栽桃，非愛桃樹也。此却胸中先有椹木，方想着何十一題，用憑字，憑藉也，猶言冀托也。言又有人替我用心，此園必成。從此安然受享，並不費心，故末句作志得意滿之語。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羣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爲覓霜根數寸栽。

第一首，因題衍詩。第二首，因詩著題。此首却將詩笑題。蓋春夏樂事，備足無餘，其餘事事皆在可緩。無端無事討事，又想數松點綴，靜坐三思，不覺自笑。我欲成此園，原爲逃名息機，聊以卒歲，今覓松樹子栽，既不能取效目前，又不能饋實日後。老蓋千年霜根數寸，坐並三槐，作身後佳話。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迂緩荒唐，莫此爲甚！一生匏落，正受此病。乃爾習氣未除，重復露出，因而自言自語，自嘲自笑，故詩中皆作推敲商確之語。方尋快活，又起悲涼，若同前二首並看，不特文氣板腐，有負良工苦心，亦且逢人硬索，見物便取，使少陵與當世貴人一例去也。嗟乎，吾輩剝心嘔血，窮奇極奧，並爲千年二字所誤，皆覓數寸霜根者也。欲免斧斤，比壽檉杜，計亦疎矣。即使有成，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悲夫！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盤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已悟前事尙賒，今日作何消遣，惟有麴蘖，少延清歡數日。遂觸動韋家瓷盤，手摩袖拂，心口相語，立刻送來。傾銀注玉，從前經畫，

暫且闌起。一瓷盃，致輕至微，却用三四層筆法，曲曲染就名士玩物性情來。與昌黎竹簾詩「有賣直欲傾家資，」一樣癡癖。第一句，先於未見瓷盃時，生無限歎羨。第二句想見入手後把玩時，有如此可愛。先贊其質，後譽其聲，方羨其色，覺在章家案頭耀眼奪目，可望不可即一段光景，無限低徊，心頭躍躍不能自持，方顯第四句急送茅齋之樂也。可憐二字，如渴鹿望塵，得甘泉美草，一時身心泰然，皆文人常態，不失童心妙處。寄語世人勿見嗤也。

蚤起

題最傷心。世間惟癡肥公子，夜飲朝眠，其他無一人不欲蚤起者。健兒提戈跨馬，農夫負耒之田，抱布握粟，曉曉闌闌，側肩疊踵，伺候朱門，庭燎盈廷，裳衣顛倒。上自天子公卿大夫及士庶人，無賢無愚，無不蚤起。即我當時，自謂挺拔立登要路，一樣聞雞起舞。無奈許身太愚，爲計太拙，直欲反俗屠廩，次躬稷契。老大無成，世既棄我，我亦棄世，頽然放廢，形爲樵木，心成灰縱，橫失計，妻孥堪羞，衣裘孱身，人前短氣，夜中千思萬算，左計不成，右計不就，耿耿不寐。及到曉來，仰視屋梁，欲起無味，反復沉沉睡去，致令蚤起絕少。夫高眠者，小人之所甘，而君子之所悲也。張循王園中老卒，日中睡著，循王問之，對曰：「無事可做，只得睡眠耳。」悲哉言也。循王立捐五百萬金錢，令之同易外夷，乘巨舸，跨鯨波，飄然而去，突然而來，珍奇光乎內府，寶馬盈於外廐，喪敗之餘，一時循王軍容獨振，彼老卒不過略集餘技，昔年睡魔，頓然失去，自歎二十年來，昏昏醉夢，未知何時得蚤起也。

春來常蚤起

此句，蓋於未發願如此，若作過後敘述，便索然無味，則下句所云幽事，皆如富翁日記帳簿，俗子強作小窗清乳，方能存得，不然，真如嚼蠟矣，勿以吟味小遺忽之。

記惡札，不可不細心體貼，讀書尙論古人，須將自己眼光直射千百年上，與當日古人捉筆一剎那頃精神融成水

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僮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

此首與前四絕，皆一時意中寫就，非春來卽事也。一向無事可做，懶廢成習，家人見我全不事事，便謂我決做不來。試看此闌一或從此振作精神，常常蚤起，件件關心。又恐衆人不信，故三四句賣弄出許多動謹，本事來。帖石句，言看我先事綢繆，開林句，言看我盡情高興之語。後解又算出約束自己方法來，平日閒蕩久慣，全不着家，恐一時靜極思動，此闌平平無奇，

一覽可盡，未免厭倦。出門必思方法，六尺地上，往復無窮，高卓異致，稱遲笑傲，方能禁足。僮僕句，非寫長鬚解人，言如城市我不去久。一丘二句，蓋求日裏安居。僮僕二句，又算到夜中穩睡也。此首二解八句，作三段。春來一句，總提幽事。三句，蓋發願蚤起。經營一丘四句，乃發願蚤起行樂也。四絕一律五首，凡作三段。頓挫前二首一時高興勃勃，極其勇猛精進。第三隨復了悟，第四故於酒杯求大休歇。末首又想及時行樂，所謂住諸妄想，不加了知，不辯真實，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也。不知何人於題下硬派上元二年成都作七字，豈公自注耶？抑親得追隨少陵耶？反復不知其故。癡人說夢，真爲可涕。但世之吞炭者固多，逐臭者更不少也。或曰：此是晉陵許庶菴筆，爲唱經所鑒定者，果有之，亦足想見庶菴。

石犀行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劄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怪。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先生作此詩。是年無霖雨，水不損戶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吳越淫祠，幾與民居交半錯處，我欲盡毀，而愚俗震駭。聊託於此，幸後之大力賢人，有以救之也。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

一解，竟不知李冰刻犀牛是何意，亦竟不知此犀牛定是李冰刻否。若謂厭鎮江水，則江水天然東流，殊非犀牛之能。天生二字，妙。

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

二解，蜀人矜誇聖蹟，動云千年蒙福。今不先不後，恰是今年漂損戶口，竟不知是千年之年靈，忽不驗於今，亦竟不知是蜀人妄誇神靈，實則千年中間漂損之事，時復有之，總之只據事况，神已無辨。

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參人謀。

三解，畢竟呼號衆力，刊木昇石，高築提防，以救其半。當清秋三字妙，言今日日照於上，人覩於旁，明明可見，不關犀牛之事，何得相傳爾許神怪，誣民視聽，真可痛恨也。

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

四解，舊聞五犀，今年只有三犀。今聞三犀，後來焉知不剩二犀一犀，以至無犀。因戲語之，爾犀卽不能經濟人事，然却須自作經濟。若不然者，後來轉缺轉訛，詞人或妄說奇怪，我則曉然知是只被江水漂去耳。犀尙自愁爲水漂去，然則烏能爲人厭水怪哉，真乃滑稽之雄。

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

五解，只二句結。但見人平水土，安見石厭水怪？公每切有望於天下后世，如將不能且暮待者，則必用安得字作結。如此詩蓋了知三犀後來終成漂沒，而畢竟於心不快，故高呼聖人出世，提天綱，平水土，連取三犀，投之巨浸，以一快耳目之前稱聖人爲壯士，大奇。亦爲其一洗愚俗，禍福不惑於中，故作是稱也。

三絕句

三絕句，恰成一篇。不能少一首，亦更不可多一首也。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

爲兒子時，蚩蚩然只謂前亦不往，後亦不來，獨有此身，常在世間。予讀蘭亭序，亦了不知佳定在何處。始於三十四五歲許，始乃無端感觸，忽地驚心。前此猶是童稚蓬心，後此便已衰白相逼，中間壯歲一段，竟全然失去不見。夫而後咄嗟彌日，漸入忽忽不樂苦境。此斬新花蕊未應飛一句，正是初入苦境之第一日也。風吹盡，雨打稀，總是一般零落，而又必甯醉莫醒時者，老死一事，旣是無法可施，則莫如付之度外，任其騰騰自去，何得如是苦事？又刻刻置諸懷懷，終自愁老，以老怕死而死也。讀之使晚年人

不敢不尋快活，妙絕。爲此一絕生出下二絕來。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以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此一絕與後一絕相對成章。於今不來者，便極望其來，若定要來者，不知何計便可斷其更不來也。上二句寫出妙客，久不來矣；今日方來，又却在沙頭忽見，殊似尙無意於來者。下二句寫出妙主，不惟今日須來，且願常常而來；不惟願得常來，且願一日來至一百迴。一百迴字，本是最無文理語，却寫得將朋友爲金寶性命一片意思出。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

久思密掩柴門，却恨更無題目，今春滿林生筍，不覺計上心來。下二句不單云不出迎，而云從嗔不出迎，便寫盡惡客叫噪之惡，主人雙眼之白也。前一絕，久不來而沙頭忽見，尙無意於來，是何等意思。後一絕，定要來而偶不許其來，輒便公然嗔人，是何等意思。夫主人本爲娛老無計，故求妙友縱談胸臆，寬少快活耳，何苦如此緊追緊捉，不少放鬆，便如鬼伯催人，使我逃避無地也。此一絕若無前絕，一日須來一百迴句，幾謂此絕是絕人逃世，不知詩者謂是一咏楸樹，一咏鷓鴣，一咏春筍，卽胡不各爲一絕句，而題之爲三絕句哉？殊不知此詩只是將魏文帝「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十字，化作三絕耳。蓋前一絕，卽是憂愁；後二絕，卽是請呼心歡以解之也。既是呼歡解憂，豈可不歡人不呼自至哉？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尋常乘車戴笠語，已成爛熟，此乃重新洗刮折補，復成妙詩。

有客騎聰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別惜到文場。

彼聰馬上人，是一樣氣色；草堂中人，是一樣氣色。據此兩樣氣色，此兩人可謂風馬牛終不得相及也。乃今日江邊遠尋，不忍別去，殷勤眷戀，加人一等者，無他，雲泥一判，日月如馳，老病無常，舊遊若夢，留藥價，到文場妙。今日來尋，須留藥價，甚矣吾衰，知無

幾年，追念少時，共在文場，曾幾何時，衰謝遂極。然則於今再別，豈復意思之所得料？蓋車過腹痛之言，猶未痛於此詩矣。藥價字，下得極衰颯；文場字，下得極壯武；藥價字，寫後會蒼茫；文場字，寫舊游孟浪。百年眨眼，只此四字，畫絕。劉會孟云：藥價甚雅，文場過矣。吾不欲問其文場何過，正欲問其藥價何雅之有，可恨可笑。

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迹及滄浪。

公白云百花潭水即滄浪

旌旗動，錦繡香，此成何語？須知特盛寫，以與下衰疾滄浪相望成妙事，妙句也。看他於草堂別後，先寫入幕；於入幕後，再寫歸軒。蓋入幕即建牙吹角，公事旁午，早與草堂冷熱迥異者。更歸軒則珠圍翠繞，柔情曼聲，豈更得與草堂猶有少分牽掛哉？今魏十四不直於草堂而遠尋惜別，眷眷如此，乃至入幕，乃至歸軒，而衰疾經心，滄浪在眼，到底如彼，真覺背人乘車戴笠之不足復道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按肅宗上元二年，嚴武鎮蜀，實應元年召還。廣德二年，嚴武再鎮蜀，先生自閬復歸成都。武表公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中丞之過，應在此時。蓋欲先白其意云爾，故先生作詩志感。

元戎小隊出郊垆，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浮萍。

元戎，指嚴公。元戎必有大隊，不言大隊言小隊者，拜客從簡便也。邑外曰郊，郊外曰垆。出郊垆者，見來路之遠也。問柳尋花，不但見是春日，謙言嚴公非特地過訪也。玄宗還京後，於錦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時武奉命鎮蜀，使節是東西兩川之使節，故云瞻使節也。長安在北，蜀在南，武奉命鎮蜀自北而南，召還自南而北，及再鎮蜀又自北而南。一任君命，如浮萍然，略不自主，故曰任浮萍也。前解直言過訪之由，由於嚴公之再鎮，於是換筆從自身上作轉。

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甯；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張翰遇賀循於吳閶門，同舟入洛，管寧着皂帽，依公孫度於遼，故先生以之自况。少微星，名處士星。言我今日扁舟來往，到處栖遲，非賀循莫與同載，皂帽浮沉，安於僻遠，非公孫度亦不往，依不獨應兼，語氣抑揚，見時無中承，袞袞諸公，俱非知己，以此江天雲霧中求無寂寞，不可得也。然而處士有星，其光自見，獨嚴公能見之，於是特特過訪，豈非相知深而可終託者乎？後解爲言表爲參謀之意。曰何人道有，言自嚴公而外，必無其人也，推重嚴公至矣。

野人送朱櫻

唐人極有好起好結。此詩起句奇絕，出自意外，遂宕成一篇之勢。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

妙在也自紅三字，全篇用意，不出三字，乃想見驚心之辭。言櫻桃之色之紅，我豈不知，然不過知之於宮中宣賜耳。摩詰所云：「歸鞍競帶巾使頻傾」是也。若西蜀櫻桃之紅，我乃今日始見，則豈非因野人之贈哉。數回細寫，萬顆勻圓，不但寫滿筠籠滿字，亦見珍重所贈之物，不以其野人而忽之也。

憶昨賜露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後解，推開題而自寫悲憤，說出起句也。自紅一段驚艷緣故來。看他五六對仗，非杜詩不有。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每嘆先生作詩，妙於製題。此題有此詩，則奇而尤奇者也。詩八句中從不欲一字顧題，乃一日讀去，若非此題，必不能弃此詩者。題是江上值水如海勢七字而止，下又綴以聊短述三字，讀詩者不看他所綴之三字，而謂全篇八句，乃是述江水也，值江水之勢如海也。則八句現在，曾有一字及江海乎？先生才大如海，值水時，縱有河沙口，河沙舌，河沙音聲，決不能窮其勢之所及，故聊爲之短述。如「先師川上一嘆」是也。天下之物，莫鉅於江海，江有往來之跡，海則無邊無際，亘古如斯，故以江之不可方物。

究竟以海爲壑，卽天下事可知矣。之生之死，頭出頭沒，孰是安住海中，隨流任運者乎？此先生江上詩之所由發也。讀江上值水如海勢七字，令人望洋而驚。讀聊短述三字，不覺迎刃而解矣。江海卽川流敦化義也。孟軻氏「資深逢原」先生暗用其意作題。上半截，蓋目中所值之水是江，意中所會之勢如海。詩只是聊短述三字，言江言海，窮劫不盡，聊短述而江海之義已盡。

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

此一節，乃先生徹底銷算之文，不必於江上有涉，而實從江上悟出也。觀乎江之於海，則我之一生爲人如是，多生爲人亦只如是。今日縱是春來，他年定當老去，今日既已老去，他年還計春來。去者聽之去，何必刻意詩篇。來者任其來，但可陶情花鳥。興言及此，覺得少年佳句之癖，不攻自破矣。第三句緊接上二句，第四句又開下五六句。

新添水檻供垂釣，放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此一節，乃先生現前結證之文。不必於江上無涉，而實非着意江上也。言我近日亦有事江上矣。水檻曰新添，浮槎曰放着，似乎有所經營。由今思之，檻不過供垂釣而已，不新添可卽新添亦可也。槎不過替入舟而已，不放着可卽放着亦可也。何則？世間一切有爲，無細無鉅，祇是因緣生法，又况乎水檻浮槎哉？今日使陶謝二公而在，必將此一副胸襟，一副眼光，共相述作，以佳思出佳句，豈惟短述而已？我既不獲與之同遊，所以只寥寥短述，亦不能更爲驚人之語也。應轉首二句，細玩通篇，云老去，言到底無常，云春來，言終竟不滅。朝宗之時，江流入海，沃焦之後，海復成江。大德之教化如是，所以常見斷見等，爲如來所訶也。水檻浮槎，乃是現前介爾一法，南泉大師所謂隨分納些須者，卽曾點莫春遺意也。

越王樓歌

王子安滕王閣詩，從來是千載絕作。縱使後來子安再出，已是有景不道。何則？道不得，卽不如不道；若使道得，已是前人先道也。東山李白負氣使酒，猶干崔顥束手避路，豈以推誠服善如先生，反智不出此，而顧於滕王閣後復作此越王樓哉？須知先生自

具二十分眼，二十分膽，二十分筆。張目熟視子安此詩，還有開拓不盡，發揮不出之處，於是偶借越王樓，換題不換詩，隨手屬括，別成妙句。却於篇初攔割二句十四字，不便寫樓，反寫錦州州府，夫樓爲賓朋宴遊之地，府爲代君牧民之所，若使詩人不說州府，便說有樓，卽令後之讀者，其謂越王何等人，此亦只是論語「禹吾無間」爛熟語，寫來便成高奇磊落之句，便是子安盡力開拓之所不到。篇後又攔割一句七字，不止寫得今人不見前人，直寫到後人又不見今人，便是子安盡力發揮之所未盡。小儒不知者，或謂先生此歌，便與子安一副機杼，以爲讚歎先生已極，殊不知子安詩在當時，已是家絃戶歌，豈有先生不知，却得機杼暗同，先生正是全取其詩，從頭劈削，通身翻洗，試取對照讀之，便見兩詩脫胎換骨，轉凡作聖，異樣奇怪，不止是青藍之事而已。

錦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

題是樓，詩是府，龍行天矯，全不顧龜思豎望者。

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

照城郭。

使無州府磊落四字，卽碧瓦朱甍那可道讀之，深見「棟飛朝雲簾捲暮雨」之不善命辭。

樓下長江百尺清，山頭落日半輪明。

較一物換星移一句蘊藉多少，落日句，字字鬼氣侵人，

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

高古情。

不惟於王詩外，添出千秋萬古語，且將王詩「不見帝子」翻作轉見後人，相他下筆時，一段倔強，不讓古人氣色。李偃越王樓詩「越王會牧劍南州，因向城隅建此樓，橫王遠開千嶠雪，暗雷下聽一江流。」便與不會作詩何異。

客夜

寫客，却寫夜。寫客夜，却寫下半夜。奇撰可思。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一解，句句是下半夜，然而已寫通夜矣。客睡句，是一更二更以至三更。秋天句，自三更四更以至五更。蓋睡不着，還望睡着，天不明，直望天明矣。何曾會字妙，若有人冤其會着者不肯，肯字妙，便似天有心與客作冤。然殘月句妙於入簾字，看其漸漸移來。遠江句妙於高枕字，寫出忽忽聽去。殘月句，明照此身在客。遠江句，暗送此心到家也。四句中並無一苦字，而其苦無限。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一解，言我爲客在外，豈是此間樂不思蜀，雖非吾土而洵美，故爾久戀梁園耶？人老計拙，資生大難，略仗朋友以自存活耳。因於千里外望空低呼老妻一聲而遙告之，我此苦趣以前數書曲折每盡，身雖未歸，汝固應悉也。老妻二字，須略住，不然不復成語。久客不歸，最無以自解於老妻，故此詩全爲老妻而發，然亦只是意思中忽欲向老妻訴明，不必真寄與老妻讀也。但得還家此等語，要知全不向老妻提起。詩是最苦詩，評亦是最苦評。

冬狩行

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是冬獵也，而曰狩者，意謂東川天子之地，猛上天子之兵，不過令章彝代將之耳。奈何肆意大閱，而全不以吐蕃之亂爲心，稱狩以譏之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

一解，吐蕃作逆，天子蒙塵，在陝記徵天下援兵，而無一人應者。正當此時，先生忽然奮筆，書第一句云：「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只七個字，便足驚人。下接云校獵耳，非觀成功也。然夜發晨集，三千猛士，步驟悉同，精銳是精銳，號令是號令，紀律是紀律，只可惜是校獵耳，非觀成功也。冷譏熱刺，人何以堪？

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七青兕，駝駝巖崖垂玄熊。東西南北

百里間，勢髣躡踏寒山空。

二解，禽獸已斃十之七八，殺聲尙欲日退於天，暮獻青兕，駝載玄熊，語語賦獵雄文，聲聲動王反刺。落日迴天，卽用魯陽揮戈事，寫殺聲正盛。

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爲見羈虞羅中？

三解，上總算所獲，此獨指一物，譏其好殺無理。

春蒐冬狩，候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

四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天子之事也。章以諸侯而得同之耶？只此便是製題本意。下因以天子恩遇，節節提出，云使君本是刺史，則是五馬，新兼侍御史，則一馬驄矣。又留後東川，則又攝行大將之權，今觀其號令，又有前賢之風，則豈前賢之賢，止賢於號令耶？

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

五解，勸其勤王。

歸來

此歸來題，最難解。是從客中又有所出，而是日仍歸到客中，非竟從客中歸家了也。又歸下着來字者，昨在客中必有甚不得已，如淵明飢驅之事，及至到彼，了無所濟，歸下又着來字，便見甚悔昨者之去。蓋虛往實歸，謂之歸，空往空來，謂之歸來，亦非蔽二句之二字也。

客裏有所適，歸來七字一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

客裏難，故有所適。不料所適，難上又難。於是歸來而吟，而後客裏之難，遂更無救路也。更開門別適乎？抑閉門散帙乎？開門別適，

則見野鼠亂走；彼亦不審何往，我亦不審何往。若閉門散帙，則見壁魚乾朽；彼先枵腹以死，我將稿頂繼之。於此於彼，何去何從，其難真不可再說也。

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

無恥哉，劉會孟，何見而定著小冠勝乎，此句既定是冠，則上句既已開醞，何復有誰給之語哉。

憑誰給麩，麩細酌老江干。

後解，苦殺人羞殺人事，却寫作一片幻景皮見好笑殺人。想此行原因乞酒歸來，春夢未斷，祇謂新醞已在；於是洗杓開埋，便將淺斟低酌一句五字，全寫夢眼迷離，鬼物着人光景。乃陡然定睛注視，新醞何在，是誰所給，因而滿肚苦不足道，反是滿面羞不可當。於是低頭文過，念盤與杓是一例器皿，閒居無事，洗杓拭盤，便作清課，誰謂洗杓乃欲開醞耶？然則我拭盤是亦欲開醞耶？道樹云洗杓時，洗杓是開醞，拭盤時，洗杓是洗杓是也。雖然，口腹之事，關於性情，終不可忍也。上二句，文過是文過，下二句不覺已溜然脫之於口，嗚呼！真絕世妙筆矣。

登樓

先生生多難之時，身適在蜀，徘徊弔古，欲圖禍亂削平，無日不以諸葛忠武爲念；其見之吟咏者，殆不一而足。蓋先生之自待者，忠武也。日暮聊爲梁父吟，言我今老矣，徒栖遲日暮，無所見長，雖負希世之材，而國無容賢之臣，追想隆中抱膝之吟，其寄託一何深遠也。不覺於登樓發之。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傷心原不在花，在於萬方多難。一到登臨之際，忽已如箭攢心。錦江玉壘，俱在成都。錦江句，承花近高樓，因見有花便知春色也。玉壘句，承萬方多難，因見雲變卽知多難也。春色而曰來天地，浮雲而曰變古今者，照上萬方二字，言外便見浮雲自變，春色依然，故下遂轉到北極云。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朝廷雖屢經寇盜，幾欲改而今日朝廷猶是朝廷，於此不改則終不改矣。寇盜不專指吐蕃、玄宗回鑾之後，蜀中僭亂頗多，如段子璋、徐知道等是也。莫相侵妙，若一分付他，教他切莫如此。若夫朝廷之所以不改者，不必以他事證，即如蜀後主不過一昏庸之主耳，只爲他君上一方，故去今數百年，而祠廟如故，縱中間歷幾寇盜，終未有侵而改之者。况我唐堂堂共主哉！此還字直與終不改終字應。因數後主在蜀，全賴一武侯；若今蜀中得如武侯其人者，又何患西山之寇盜也？日暮字，傷心之極，年迫衰暮，於蜀無所損益，但把武侯梁父吟聊爲吟之，未知北極朝廷會知有此老否？

絕句

此詩初看去是望歸期，而實非也。言總是一樣江山，一樣花鳥，有何他鄉故土之別？但今日歸又不能，住又不可，對此花錦世界，日復一日，催人易老，可奈何！三四悲極，則一二併不作快句讀矣。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今日此江山花鳥，明日亦此江山花鳥；今日此青紅碧白，明日亦此青紅碧白。謂此是真，則他鄉何必非真？謂此是幻，則故鄉何必非幻？先生之意，蓋不在水不在鳥，不在山不在花。何以故？你看即此水，即此鳥，即此山，即此花，而今春纔來，今春又過矣。又過者，言現見今春，實不自今春始也。何日者，言自今春此日始，又不知那一日止也。流光迅速，命樹易傾，流寓如斯，死河將決，歸不歸且無足論，即此山水花鳥，青紅碧白，孰非斷送人之物耶？

送路十六侍御入朝

情至非他送別語，先生之於路十六可知也。

童稚情親四十年，三字連下句，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分插此句在前，筆法矯絕忽漫相逢是別

筵。

別四十年而得會，會却是別筵，奇絕事。此四十年前，插童稚情親字，於今日後插更爲後會字，奇絕筆。前會既失，後會未期，今日此會却是別筵，曾無幾日聚首之樂。人生至此，真不堪也。奇在第三句與第一句作對。前既已矣，後未可知，而第四句却實指今日之別。

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
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不分，生憎，觸忤，全用一色俗語。不分者，謂桃花不自知分量也。桃花紅勝錦，柳絮白於綿，豈復成詩。詩在不分生憎字，加四俗字，便成佳筆，固知文貴章法也。還字妙，亦是俗字，猶言我愁如此，而汝春色還要如此，觸惱也。春色，卽指桃柳，皆是先生極無賴語。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自是相國制文

上半首，朝廷之大務；下半首，朋友之私情。上半首，是翰林南海制文勒碑；下半首，方是送先公後私者，臣子之至誼也。想見先生立言之體。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
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

冠冕者，張司馬也；南極者，南海也；文章者，製文也；上台者，相國也。三句翰林也，唐制翰林在三殿之西角廂門後，故云從三殿去也。百蠻開，則南海勒碑也。半首敘公事已畢，下寫送字。

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五句，言其時候也。六句，言其行路艱苦也。七八句，言其送之情事也。又七句，結一二三四句；八句，結五六句。夫送則其未去，而已先計其行程，不能不責其歸期也。

對雨

此名詩上安題法。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

詩上安題者，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然朋友諷切之誼，又不可自己，故隱其言於對雨，實非因對雨而作也。一二句起，三四句入正意。

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

五六句，竟置雨而直敘時事之非。七八句，諷其不必如五六句所云也。是時公友高達夫新領西川節度，銳意南鄙。公謂土蕃者，昔年與婚媾，宜可結之以恩，不應遽絕其內附之心，而有防秋戰勝之舉。不然者，恐遂如三四句所云矣。是年達夫欲力制土蕃，果陷三州，而後悟此詩之老成忠厚也。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

上半首，極言元嬰造臺之盛。下半首，極言今日寂寞之景。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朱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

玩遂有始知字，可謂指揮而天地動，咄叱而風雲生，何其盛也！

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五句，言更無馮夷擊鼓。六句，言那會嬴女吹簫。便似「一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之法也。故接云更得元嬰重活，定要安分過。

日。生羽翰妙謔，生羽翰乃成仙上天語，今接在更有紅顏四字下，然則前日已不得成仙上天而死矣。豈其重生卽有成仙哉，不如八句云云。

春歸

此詩莫作寫景看。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上字，其法不可尋。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別來，歸到，非連字，莫用熟忘之。倚杖看孤石，

看孤石，介如石矣。傾壺就淺沙。就淺沙，能遠害也，孤石淺沙，俱用大易。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鷗靜易解，燕斜難會，劉云有態小兒語耳。歸卽身輕如燕，

卽更受風，必非常顛打來，便可隨方迴避得。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只知其至言，不知其幹補也。此身醒復醉，乘興卽爲家。

第二解，人言是隨手寫景，卽與起二句成何章法。當知此詩只有起二句寫景。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卷三

聖歎外書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通篇起承轉接，亦有十日露霖之意。必具如此筆態，方可受此題，作此文。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

寫曹將軍却從天落下一江都王，筆勢矯悍，不可驟降。乃第三四句，早又着題，更不費力者。妙在獨數便挑，又見國初已來，便挑得名三十載，神妙便挑真乘黃，賓主兩邊，字字對挑。遂一放一收，早已就題也。力大者挽強弓，柔手思試，鮮不被傷矣。

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妙畫之妙，只空寫，留至本題，方實寫。婕妤好傳詔才

人索。細玩句法，只是空寫。

前解說江都王，方收到曹將軍，此解悍筆。忽又放去，忽又從天落下一先帝照夜白，怪矣哉！何其筆起筆落，亦須似龍池霹靂也。次欲寫妙畫稱旨，宣賜寶盤耳，是亦絕技承恩恆事，他人搦管，亦所常殺。此忽又從天落語云，內府殷紅瑪瑙盤，是與上接，是與上不接。讀先生詩，最要學此等句法也。

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人情如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

出韋錄事宅，亦是大筆，不止草宅，而草宅已出矣。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

今當寫草宅觀畫馬矣，偏不寫，偏再用悍筆折出題外去，橫插二真馬入來。

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戰騎一敵萬。便當真馬看。縞素。縞素也。漠漠開風沙。便當真馬看。

前二句，悍筆正在題外。此解看他公然矯矯便折入來，與其先看畫，然後歎其與拳毛獅子無二，何如先橫插在外，此解便趨勢落筆耶？其中便有無量神力。先生既繙出驚蒼聖歎，又金針盡度，寄語後人，須善學去也。

其餘七疋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烟雪。補七馬。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廡養森成列。補馬官。

本是九馬，硬派作二馬七馬，總是悍筆奇事。于九馬下，另補馬官廡養作襯。孔子云：「臣聞以桃雪黍，未聞以黍雪桃。」何則？貴賤殊也。今亦只應以馬襯人，奈何以人襯馬？須知馬之神駿者非馬，人之矯駘者非人，然則便用相襯，知未屈卿也。

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

清高，豈復歎馬語；深穩，一發豈復歎馬語；悍筆忽又從天落下一支遁。夫支愛真馬，韋畫馬，則豈先生牽引不倫，不知全賴引得支遁。今日始知草宅九疋，悉是真馬，不爾至今謂是畫馬而已。道樹云：「曹將軍外，忽請出一江都王，九馬外，忽請出一照夜白，拳毛騮，獅子花，悉是我意已到。至于韋諷外，又請出支遁，真是思入風雲，兩不得料矣。」

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七字先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

上文不知于題已完，抑未完，但見此解，又用悍筆放開去。詩有之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身自在草宅看曹畫，無端却陡然想到東巡三萬疋，為是為結此詩，為是不為此詩，漠漠風沙，幾不能于紙上尋之矣。

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明皇陵在瀋

二解，雖用悍筆，又陡寫東巡三萬疋。然末句仍挽到皆與此圖七字，不近不遠，使可結束。先生偏不肯，仍折出去，于是曹與韋只是九疋，而詩則炤夜白一疋，拳毛騮獅子花二疋，新豐宮三萬疋，炫目極矣。却結之以金粟山松柏中並無一疋，悍筆奇事，總非筆墨所會到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韋諷宅觀畫九馬，敍出無數馬來，格最奇。此丹青引專爲一馬，却敍出無數人來，格尤奇。起處寫將軍之當時，極其龍巖。結更寫將軍之今日，極其悲涼。中間述其丹青之恩遇，以畫馬爲主。馬之前後，又將功臣佳士來襯起頭之上，又有起頭煞尾之下，又有煞尾。至放插入學書衛夫人一段，授弟子韓幹一段。昔日右軍爲弟子，賢過其師，今日將軍得弟子，師賢于弟。波瀾疊出，分外爭奇，却一氣混成，真乃匠心獨運之筆。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尙存。

一解，非爲將軍測遙華胄也。只要逼出文采風流今尙存一句。

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二解，從學書不到意，去而學畫，說得丹青有本領，不學王右軍直學衛夫人。卽就學書一節，將軍是何等意思，那得不浮雲富貴乎？

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

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

三解，四解，畫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此是承恩第一件事，以爲下玉花作引。畫到毛髮欲動，百十年後，尙彷彿如酣戰光景，豈非入神之畫。

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闈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五解，六解，先將天馬安放，掃開一切俗工。牽來赤墀下，要親看其下筆也。着是日二字，見與他畫工下筆之日不同。闈闔，天門也。所畫者天馬，故用闈闔字。生長風，亦寫天馬行空之勢。拂絹素，拂字下得輕妙。詔謂汝輕輕拂去，當勝他畫工之累日不成也。然語難如此，將軍手裏絹素凝眸打算，斷斷不輕用筆，有似苦難而形色慘澹者。然慘澹實不在外，乃是其意匠耳。經營者，將馬從頭至尾一直看去曰經，復從馬四面看轉來曰營。將軍經營良久，儼然見天馬立于絹素間。然後縱筆一拂，須臾而天馬出矣。謂之馬可謂之真龍亦可。彼萬古凡馬，不幾于羣遂空乎？究所以空萬古之馬羣者，止一絹素之馬，畫馬何其工也。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皆惆悵！

七解，玉花未畫，玉花屹在庭前；絹素一拂，玉花宛在榻上；不知榻上者爲真乎？不知庭前者爲真乎？抑榻上庭前一時有兩玉花乎？不然，庭前既有玉花，則榻上不應有玉花；則庭前又不應有相向之際，真令人眼花撩亂也。賜金何必用催，蓋至尊寵賚之意，迫不能須一時賜予之物，又來不及，故用催字。言外又見經營雖久而絹素一拂，其事甚捷也。至尊于畫馬者，不覺得意含笑，直謂之真馬。彼圜人太僕，乃真馬者，能不對之惆悵乎？寫一時人情注視榻上之馬，有不能自持者然。

弟子韓幹蚤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駒氣凋喪。

八解，將軍自闈闔天馬以後，聲勢赫然而北面者，無算，然總未有如將軍者。因轉筆到入室弟子如韓幹者，而終莫及。蓋以上替將軍之馬，已罄無不盡，故作此一轉，非過抑韓幹也。然畫肉不畫骨，竅礙世人多少。

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只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

九解，據將軍畫馬獨能畫骨，故云必逢佳士亦寫真。從來佳士，必不以肉重也。先生恨不身爲裴頌，使頰上添毛，乃其干戈漂泊，

佳士難逢，區區向行路人作緣，能不爲之一哭。

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十解，不但結寫將軍末路，亦先生自寫也。不但先生自寫，實寫盡古來盛名下士也。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尤苦在結二語。舊謫二句，未爲苦也，讀去自知。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頗異，輕香猶暫隨。

起二語，多恐亦是寄託語。舊摘人異，是苦語。加一頗字，然則轉盼又成舊也。生涯流水，豈堪多讀？人非堅質，故菊亦稱輕香。暫字苦，不知猶字尤苦。佛經謂之許現親附。

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人徒知萬國戎馬，故淚垂，卽豈復成詩者耶？萬國戎馬而此獨酣歌，是以不得不淚垂耳！我見題中有諸公字，便知先生是日必無好氣也。如此讀斷淚垂字，是則聖歎所以奉贈後賢者也。讀畢始知寒花開盡。

十二月一日三首

三詩，全作來年春月語，題却是十二月一日。十二月一日者，言在十二月還是月頭一日，尙須遙遙閱三十日始到來春，今先生更忍不住也，歸去了也，快活了也。想人家學堂中節屈小兒有此心事，今先生是此心事也。看他一題五字，直將未交今日，前月日日，苦不得歸，無限悶懷，都畫出來，却又不見筆墨。

今朝臘月

望來年，遂望十二月，望之既久，今朝已是十二月矣，看他將透面一日字，倒安十二月字上，便成此四字，而一肚皮蹄去也，快活也，遂跳脫而出。

春意動

三字便如病熱語，

雲安縣前

江可憐

平日人無奈江何，今日江無奈人何，平日人可憐，今日江可憐也。

一聲何處送書雁

雁去

百丈誰家上瀨船

船去

今朝下，纔接得臘月二字耳，安得春意早動，蓋是歸心切極，望到臘月，便如已到正月，更不暇計還有三十日，而心頭眼底，全是正月病熱發譫，分明眼見人自不知，彼非無見也。次句，不說自可憐，反說江可憐，我今去也，棄却汝也，一聲妙，百丈妙，身立江頭，精神飛越，忽聞一聲是雁去了也，忽見百丈是船又去了也，一片恍恍惚惚，不知其是何語。

未將梅蕊驚愁眼

眼

更取椒花媚遠天

正

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肺病，不能下釋，不能

正應云且將梅蕊，更取椒花，今更等不得也。臘月即未動，正月宜速營。驚愁眼，是驚雲安縣前之眼；媚遠天，便媚明光殿中之天；真是不能頃刻待也。第七句，竟歸矣，竟在殿中起草作制誥矣，竟聞多人嘖嘖羨之矣，倩女離魂，不過爾爾。第八句，忽又轉作慈態，言正苦肺病，不待從得少緩幾時為藥，一片恍恍惚惚，不知其是何語也。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

在臘月一日如此，豈不悶人。

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

二首，瘴俗如此，苦住不去，豈人情哉。負鹽出井四字，寫得極苦。打鼓發船四字，寫得極快。女為此溪女，雖負鹽出井，亦老死甘之耳。郎若何郡郎，皆打鼓發船已力疾去之矣。然則我獨何心，必久住不去者哉。

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况乎新亭風景，不暇流涕，戮力王室，日夜以之。乃徒病免茂陵著書費日，未免有心，豈可堪此。或乃因今日尙是十二月一日，因謂我何太早計者。夫日月之疾，喻如流電，春花爛熳，轉眼便及不問何日，一有船便，便決計歸朝，更不能於此縣前江邊，再作遷延也。此首又正寫。

卽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

十二月一日詩，寫出無數燕子，黃鸝

桃花，柳絮，豈不怪事，若無聖歎心知其事，奈何不問。

第一首，全是病熱譫語。第二首，忽正寫。此第三首，又發譫語也。十二月一日題，第一首，還作正月夢。此第三首，直作三月夢也。寫燕子，又寫山扉，寫黃鸝，又寫翠微，寫桃花，又寫臨岸，寫柳絮，又寫點衣。來年三月，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春來準擬開懷久，久字好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嗟重筋力故山違。

總上四句，謂之春來準擬開懷，蓋已久矣。何也？老去會稀，親知可念也。悉是十二月一日最賒語故妙。不然者，日復一日，遂成他日，萬一杯難進，故山尙遠，豈不極大嗟恨哉？三首純是得歸快語，至此斗然以不得歸苦語作結。

子規

看他前解一二三句，都不是子規。至第四句，方輕點。後解五六七句，又都不是子規。至第八句，方輕寫。一首詩，便只如兩句而已。我從未親如是妙筆。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於峽裏有雲安縣，于雲安縣前有江，于江上有樓，于樓兩邊有翼瓦，于翼瓦外有山木圍合。凡用若干字，寫成三句詩；而若掩其第四句，卽反覆測之，必不能知其爲子規也。及乎四句一氣全讀，則不知何故，又覺峽裏字非峽，裏雲安縣非雲安縣，江樓字非江樓，山木字亦非山木。四句詩，但見全是一片子規聲，至今哀哀在耳。故某常與道樹晨夕閒坐，細論此詩，若謂是咏物，既全不是咏物，然欲謂是寫懷，又無一字是寫懷。總之先生妙手空空，如化工之忽然成物，在作者尙不知其何以至此，豈復後人之所得，而尋覓也。道樹云：一二三句，峽裏字，雲安縣字，江樓字，翼瓦字，山木字，一得子規啼字，便覺字字響。乃子規響中，實實坐一先生，故再得終日字，便又覺若干字，字字愁也。

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悽。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五六句十字，全寫客中愁境。言日則淚眼眇眇，對此春風，自亦不解見何所見。暮則旅魂蕭蕭，依于夜色，自亦不解悽何所悽。看他日日暮暮，徇徇悵悵，唧唧惻惻，所謂以此思愁，客愁可知也。此時即無子規，已是無奈之至。乃無端小鳥，偏來惱人。故字，傍字，低字，妙。不知爲是子規，真有是事，抑並無是事。然據愁客耳邊，則已真有其事也。道樹云：那聽此妙，便如仰訴子規，求其曲諒。故傍人妙，便如明知客愁，越來相聒，寫小鳥動成情理。先生每每如此。

八陣圖

此詩要認得第三句，則吞吳之失，不辨已明。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孔明未出草廬，三分之局已定。山後日觀之，孔明一生除了三分，亦更無可爲。先生効力者，故功成一統，孔明之才之心，而功蓋三分，則孔明之時命也。八陣圖，疊石作八行，在魚復浦平沙上，一天，二地，三風，四雲，五飛龍，六翔鳥，七虎翼，久蛇蟠，爲八陣。設此隱以制東吳寇竄之路。蓋東和孫權，北拒曹魏，乃孔明三分勝算，幸而吞吳滅魏，亦或不可知之事，而不謂關羽奮一朝之勇，失之于先，先主又還一擊之忿，失之于後，不能親吳，則亦豈能拒魏哉。使徒陣圖之立，後人嘆爲奇才，而無益於一時勝敗之數也。先生于魚復浦，日繫陣圖，因嘆之曰：如此大江奔流而下，乃至十圍巨木，百丈枯槎，縱橫各失其故，而八陣圖至今屹然不動。此雖讚陣圖，實喻當日三分之勢，有若橫流，而孔明以一身爲之長城，亦如陣圖之石之屹然不動也。其至今遺恨者，不親吳而欲吞吳，究反爲吳所敗，其失孰甚焉。失陣圖之意，而空存陣圖之名，非孔明之遺恨而何。

遺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先生贈李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先生之詩已到極細，極細則爲人所不易窺，其誰復款以酒杯耶。篇中云：「晚歲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宜。」當日之悶悶在此二句，不關雨不雨也，非路十九誰與撥悶者，特以長途雨濕路，既不能來。

過先生，先生亦復不能遂往，而意又急欲往，故先戲呈，期于一拍即上耳。路會官拾遺在西省，故以曹長稱之。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

雷聲喧者，見其雨大，是昨夜如此。動微寒者，春寒多雨，見天未及晴也。鸞極怕雨，鷺水鳥，不怕雨。黃鸝句，承春城句；白鷺句，承江浦句。鷺于林木爲宜，鷺于野浦爲宜也。並坐交愁，妙羣飛太劇乾。並坐者，當是雌雄相並也。劇即是戲，太劇者，喜其羽毛得乾也。此二句寓二種意在：若依黃鳥，只好坐在家裏；若依白鷺，又好走出門去。先生一心要到路十九家去，寫來不覺直如戲語，詩到此，豈非化境？

晚歲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詩律細，酒杯寬，用一路遁法，逼到路十九身上去。路十九愛先生，是愛其律之細也，却偏以清狂二字替之，妙絕；不然，便是以詩爲酒杯地也。今之酒杯地也，今之酒杯寬者，算來只有一個路十九，故曰惟君。今我要遣悶，除路十九，更到誰家？百遍相過者，我兩脚只思走到君家，不願有雨無雨，一遍不止，兩遍不休，卽至百來遍，亦無不可。何以故？度君愛我之意，正未闌也。路十九家，真是遣悶之地。是日雨中，性急要去，語語作相逼之勢，是爲戲呈也。妙詩妙批。

宿昔

前一首言未亂以前，後一首言既亂以後。然未亂時，隱隱有個亂字，層層寫出。既亂後，隱隱望其不遂以亂終，何等忠厚！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

宿昔妙，見今日禍亂之有由也。天使豈可數移，而明皇與諸姨，往來無度。花嬌龍喜，寫諸姨與明皇，迭爲賓主，無禮法也。五句之淫，淫在落日字。六句之淫，淫在倚少兒字。七八句，承言當時明皇，豈不自謂祕不外聞，乃今普天之下，誰不知有天寶之事哉？迎

雜樹，花驕極矣。出平池，龍喜之至也。只十字，寫盡一時情事。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

開元事，既云歷歷，又云分明，乃三句又言無端者，爲尊君諱也。此皆先生言外微意。若止云開元中事，分明如昨，而在再歲時，已遷改，即又安用詩爲數字妙，便是予日望之意，豈爲白首爲郎之故哉？巫峽西江，秦城北斗，眷眷京國，老而彌篤，豈以一官不遷爲悲。

洛陽

此首亦是憶昔之辭，故首句有昔字，前解妙于三句初字，後解妙于七句仍字。

洛陽昔陷沒，口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

初愁思妙，言天子直至是日初有愁思，然得最好笑。一向花驕龍喜，何等快活，却變出愁來，然而潼關已不守矣。

青筋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故老流涕，加一仍字妙，言如此天子而故老仍爲流涕者，非欲再板龍髯，殆自傷年老，未必又見太平也。前半首，寫天寶君臣之夢夢，爲都人一哭。後半首，寫天寶天子雖幸得歸，不爲萬民所惜也。

吾宗

公自註，衛倉曹崇簡。

竟是一篇衛倉曹小傳。此詩只是一起，一承，一轉，一合。看他起得好，合得好，君子之處亂世也，應如是矣。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安時論與世同，六字針砭多少。

在家常蚤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早起云在家，憂國云年豐，未及君臣之際，不過爾爾；此真正安時論與世同者，然非經書滿腹不能。固知結語不在意外轉出，乃深證上六句之妙也。今日經書滿腹者，君臣之際，往往難言。始信先生此詩，不可不讀。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一首。

第一首，見汝既不能。第二首，聞汝又不確。只得下春水而求汝矣。二首一氣成文。

亂後嗟吾羈，在棲見汝難。草黃驥驥病，沙晚鶴鶴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未曾乾。

嗟吾在，起得妙；便令下七句，真有怆惓之痛。無消息之人，病亦有之，寒豈免哉？寫盡腸中車輪，無念不到。若楚乎？則重關跋涉，若吳乎？則澤國蒼茫。吾竟知汝何在？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聞汝依山寺，此山寺是杭州乎？是越州乎？自別日淹至於今，雖復清秋，于我何涉？言無日不思也。五句，寫失弟之孤。六句，寫思弟之幻。懷人真有如或遇之之勢，如蜃氣無端成樓臺也。結更妙絕。

社日二首

兩章俱用南北字，總是先生眷戀舊邦之至。

九農成帝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尙想東方朔，恢諧割肉歸。

秋神爲九農正，九農旣成，百祀畢舉。一起寫得國家根本大計，鄭重之至。三句轉至社日字，四句趁勢帶出一舊字，便生出下半首無限感慨。夫社飲而醉，亦自足樂，而所與飲者，悉是南翁；不然，何所唱之悉巴曲也。因而念及北土，則雁聲始來。夫流離如此，尙敢想東方朔君之樂哉？尙字自寫癡况好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鴦迴金闕，誰憐病峽中？

次首起句之妙，在亦字，竟字，便有無數不滿。上國人謫居下里，節序觸目，真有如此悲笑。今日字，承上云今竟老子是中，豈不記身本渭北生產哉？五六便轉云所以看他歡喜，轉益我涕淚，而還闕故人，乃竟以忘我，如何如何？

孤雁

此先生自寫照也。余嘗謂唐人妙詩，從無寫景之句。蓋自三百篇來，雖草木鳥獸畢收，而並無一句寫景。故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諛字，從言從屮，先生集中，都是忠孝切實之言，往往有所寄託，而愈見其切實。如孤雁諸篇是也。莊生書，通塗解向幻忽，愉悅一邊，殊不知其開口說鯤說鷗，便是一片切實道理。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喻言大德敦化。一化而爲鳥，其名曰鷗，喻言小德川流也。鯤從昆，言一法一法，同體共氣。鷗從朋，言此法彼法，其位全疎。魚爲陰，鳥爲陽，魯在海中，其頭數不可見，然而其中必有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鳥之在空可見，而飛去則不見，小過有飛鳥之象焉，如喜怒哀樂之發也。鷗言背，不言大者，既錄小

德，不得言大德從大德化來，其所由來者大，故云背。背即北溟也。北人呼北方爲背方是也。物相見爲離，北不可見而南可見，法華龍女成佛，必於南方，故曰陞於南溟。如此說來，有一字不切實否？因讀先生咏物詩，附見於此。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不飲啄，寫得孤雁有品骨。飛鳴飲啄四字，本皆雁事，一分便成兩妙句。三四正寫相失，却硬下誰憐二字，作孤雁心事，真有奇筆，如此對仗，且非唐人數能，何況後來？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鷗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雁。後解，愛慕孤雁，憎惡野鷗。看他下無意緒三字，寫盡醜態。彼徒知我輩紛紛爲羣，即豈念孤雁之孤也哉？自字，紛紛字，皆所謂無意緒也。孤雁已去，猶云似見如聞，野鷗當面，却如滿眼釘刺。後半首之妙如此，野鷗可恨，不在紛紛，正在自字。看他目中全無孤雁。

秋興八首

此詩八首，凡十六解。才真是才，法真是法，哭真是哭，笑真是笑。道他是連，却每首斷；道他是斷，却每首連。倒置一首不得，增減一首不得。固已。然總以第一首爲提綱，蓋先生爾時所處實實是夔府西閣之秋，因秋而起興。下七篇話頭，一一從此生出。如裘之有領，如花之有蒂，如十萬師之號令，出于中權也。此豈律家之能事已耶？嘗讀莊子內篇七以三字標題，及觀題字之次第，必以逍遙游爲首，何以故？游是聖人極則字，道有道之義，遙有遙之義，於游而極。魯論「游於藝」是也。余嘗爲之說曰：人不盡心竭力一番，做不成聖人，故有志據字；人不鏡花水月一樣，趕不及天地，故有依游字。若齊物論至應帝王，皆從極則字，漸次說下來，與首篇不同，如齊而後物，物而後論，至于論則是非可否，紛然不齊矣。應帝王之應，卽法華三十二應應字，如先師老安少懷是也。帝之諦當，王之歸往，抑末矣。故曰：皇有氣而無理，帝有理而無氣，王有情而無事。其事則齊桓晉文，此之謂糟粕而已。舉此二篇，可概餘四。况南華見道之書，極重南北字。首篇從北溟說到南，次則直提南字，其義了然。豈得混首篇于下六篇耶？大抵聖賢立

言有體。起有起法，承有承法，轉合有轉合之法。大篇如是，小篇亦復如是。非如後世塗抹小生，視為偶然而已。吾不信天下事，有此偶然又偶然也。分明八首詩，直可作一首詩讀。蓋其前一首結句，與後一首起句相通。後來董解元西廂，善用此法。鬢齋云：唱經批秋興詩，止存五首，中多脫落處，酌取而菴說補之。而菴唱經畏友也。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前解，從秋顯出境來。後解，從環轉出人來。此所謂秋興也。露凋傷，氣蕭森，六字寫秋意滿紙。秋者，孽也，言天地之氣，正當孽斂之時也。故怨女懷春，志士悲秋，皆因氣之感而然。時先生流寓夔州，西閣夔州舊楚地，最多楓樹。巫山在夔州，有十二峯，巫峽為三峽之一。白帝城在夔城之東，公孫述于此僭號者。先生雖心在京華，而身寓夔州，故即景起興，不及他處。後來無數筆墨，一起一伏，若斷若連，從夔州望京華，以至京華之同學，京華之衰盛，如曲江，如昆明池，如昆吾御宿，漢陂，凡為京華所有者，感興非一，總不出兩日夔府之秋。故下七首詩，實以此首為提綱也。江間，承巫峽；塞上，承巫山。波浪兼天湧者，自下而上；一片秋也。風雲接地陰者，自上而下一片秋也。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先生寓夔，已兩次見菊，故曰叢菊兩開；淚言他日，不言今日。目前倒也相忘，他日痛定思痛，則此叢菊亦堪下淚也。此身莫定，不繫在一處，故曰孤舟一繫。身雖繫此，而心不繫此者，故園刻刻在念。有日兵戈休息，去此孤舟，始得遂心也。嗚呼！豈易言哉？因用叢菊故園，轉到寒衣上去，意謂我今客中百事且暫放下。時方高秋，江山早寒，身上那可無衣？聽此砧聲，百端交集，我獨何為繫于此也？蓋老年作客之人，衣食最為苦事，無食，則橡栗尚可充飢，無衣，則草葉豈能禦寒哉？催刀尺，催字，急暮砧，急字，甚是不堪。乃從先生見聞中寫出二字來，更覺不堪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第一首，悲身之在客。此首，方及客中度日也。前以暮字結，此以落日起。唐人詩，每用秋字，必以暮字對，秋乃歲之暮，暮乃日之秋。

也。都作傷心字用。此落日斜，却裝在孤城下，尤爲慘極。宛然見先生獨立孤城中，又在孤城夕陽中也。前首明說夔州流寓，却不
出夔府字。此特揭夔府以冠之者，正明身在夔府，心在京華，從此至末，一氣貫下也。長安名北斗，城夔府在南，故依南斗以望之。
此云望京華，末名白頭吟望，以望字起，以望字結，乃七首自爲章法。三四，承望京華來。楚地多猿，蜀山向晚，猿聲不住。猿三聲，淚
三下。此是身歷苦境，故下一實字。前首淚在他日，此首淚在今日也。傳稱漢張騫使大夏，尋河源八月乘槎到天河，經年而返，問
嚴君平始知君平割人，故用此入詩。乘槎尙有還期，此身杳無歸日，此是心作虛想，故下一虛字。蓋爲嚴武再鎮蜀，辟先生爲參
謀，而先生留蜀一年武卒，而先生仍寓蜀也。三應云聽猿三聲實下淚，今云然者，句法倒裝，與第七首三四一樣奇妙。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城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省中以粉畫壁，曰畫省。漢官儀云：「尙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先生嘗爲尙書員外郎，故云畫省香爐。悲笳者，笳
葉捲而成聲，邊人以司昏曉者也。五六，轉到望京華不已，月上而猶未睡，以足前解之意。言昔在省中，侍史焚香而寢，今身在西
關，則相違矣。況山城落日，笳聲在粉堞之外，何其慘慄。隱者，痛也。當此之時，豈復放脚熟眠之時耶？先生只顧在那裏望，絕不思
睡。夫違伏枕，不欲睡也。隱悲笳，即睡亦不合眼也。俄然而落日斜，俄然又月上矣。請看二字妙，意不在月也。已字妙，月上山頭，已
穿過藤蘿，照此洲前久矣，我適纔得見也。先生惟有望京華過日子，見此月色，方知又是一日了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

此夜已過，又是明日。山郭，言其僻也；千家，言其小也；靜朝暉，言其冷寂也；日日，言每日朝暉時也。翠微，山之浮氣，當朝暉時而浮
氣未淨，或者是江樓之偶然。乃一日坐之如是，日日坐之亦如是，雖有朝暉，不敵浮氣，先生其且奈之何哉！此處翠微不作佳字
用，承以漁人燕子，即坐中所見，皆先生自况也。一夜日宿，再宿曰信。漁人信宿，可以息矣。還泛泛，是喻已之憂勞而無着落也。
八月，燕子將去，則竟去可矣；故飛飛，是喻已羈絆而不得脫然也。一本，日日江樓，作百處江樓，而菴說之曰：百處坐，非郭中有百
處樓子，一一坐遍，是一坐樓子百處坐也。心頭有事人，東坐不是，西坐不是，前坐不是，後坐不是，坐一處不是，坐兩處不是，坐不
是，不坐不是；越坐越不是；此所以有百處坐也。妙甚！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

言我若不坐江樓，而抗言政治之得失，何減匡衡而遭際不如，功名安在，故曰薄，是則出不成出矣。我若不坐江樓，而講論五經于石渠，亦何減劉向而用世心切，伏處奚堪，故曰違。是又處不成處矣。功名簿，心事違，皆先生自謂，非謂匡衡劉向也。宋轉到同學富貴上去，此非輕薄少年，亦非豔羨裘馬也。若謂昔在太平之時，同學少年，致身青雲，無一貧賤者，終日鮮衣怒馬，以爲得志，孰意有今日之亂，昔日少年，今應白首，昔日富貴，今應困窮。我既如是，同學皆然，安得常如昔日輕衣肥馬，在京師相馳騁哉？少壯無所建立，出處皆困，匡衡抗疏，劉向傳經，總付之浩歎而已矣。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前首給五陵裘馬，故此以長安起。聞道者，一則不忍言親見，故託之耳聞；一則去國已遠，不欲實說也。長安似弈棋，指明皇幸蜀以後而言。年世事，由今大曆紀年逆追至神堯，有天下之初而言。不勝悲者，悲國政也。而曰世事者，蓋微辭也。百年世事，固不勝悲，然先生之悲，至此日長安而極，故承之以三四，但言第宅，言衣冠，此所謂世事也。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直北，指隴右關輔一路。爲有河北羣盜，及回紇也。金鼓振，言寇警甚急。西，指吐蕃之亂，羽書，插羽于書，取其速也。羽書遲，言捷報甚遲。如此寇盜旁午，師行未克，不知王侯第宅，文武衣冠，若何底止。正志士枕戈泣血，滅此朝食之時，而乃去故國，竄他鄉，對此秋江，曷勝寂寞，曷勝悵恨，此所以寄興魚龍，而曰有所思者，正思此身爲朝廷用也。鄭道元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爲夜，」魚龍極動之物，却如此寂寞者，蓋處非其時也。故國，猶言故鄉，平居，是在故國之平日。見朝廷北討西征，便思戮力効忠久矣，不待今日也。此一首，望京華而歎其衰。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因提故國平居，忽想到長安全盛之日，我豈不見之耶？前一首是峽中傳聞，此一首是平居親見也。長安宮闕甚多，獨言蓬萊者，先生曾于蓬萊宮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故即用以起興也。蓬萊宮，貞觀間營，前對終南山，每天晴日，望終南山如指掌。承露金臺，漢武之所設，漢武好神仙，造通天臺，以金盤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長生。此詩起句，以蓬萊宮闕起，蓬萊仙山，終南山仙窟，承露金臺，乃求仙之物。取景設色，都在神仙一邊。三四，遂承以瑤池紫氣云云，寫來極是湊手，亦見當日天子太平在御，不但宮闕壯麗，亦頗留意神仙之事，有如漢武也。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麟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讀結句青瑣朝班字，乃知五六從蓬萊獻賦，轉到拜左拾遺，筆墨無痕。先生先自蓬萊獻賦時，方識得宮殿親切；後自拜左拾遺時，識得聖顏親切也。天子臨朝，御座左右，雉翼雙開，若雲之移，天子袞衣，上繡龍鱗，早旭照之，前光耀日，此方親觀天子而後見之，亦不必擬定在蓬萊宮，先生爾時，身列侍從之班，固于處處得見也。滄江，巫峽也。公始寓夔，故云一臥也。秋歲晚也。驚，公獻賦詩年四十，爲左拾遺，年四十六，是歲代宗大曆元年在夔，年五十有五年，老歲晚，故心驚也。班在青瑣之下，先生刻刻係心朝廷，雖臥滄江，恍然若點朝班者，幾回是每每如此，不止一回也。此一首，望京華而追其盛。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前首結云一臥滄江，幾回青瑣，則瞿唐與曲江固未隔也。明皇自秦幸蜀，中原板蕩，故有瞿唐曲江萬里風煙之句。瞿唐爲三峽門戶，最險人到此者，但睜開兩目，心數都絕，故從兩目從佳。佳者，短後鳥，喻後心不行也。唐者，唐喪內典云「福不唐捐」，睜目看去，幾乎喪身失命也。以是峽險極，故名曲江池。唐開元中，疏鑿號爲勝境，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萬里，不必指定瞿唐曲江，遙遙萬里，前者幅幘全盛之日，控制何啻萬里，今者寇盜縱橫之日，一片都是風煙，故曰萬里風煙。而瞿唐口，曲江頭，正接于素秋風煙中矣。三四，總承曲江來。花萼夾城者，明皇性極友愛，即位後，以降慶舊邸爲興慶宮，五王賜第宮側，又于宮西置樓，署曰花萼相輝之樓。開元二十年，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圍與曲江相接。名芙蓉者，以其水盛而芙蓉富也。天子時幸芙蓉園，必從花萼樓夾城通去，故曰通御氣。御氣，天子之氣也。御氣無處不通，而花萼夾城，畢竟是明皇友愛之所，故時幸曲江遊樂，未

爲大過。芙蓉小苑，畢竟是明皇遊幸之地，故同此曲江遊樂，已入邊愁。邊愁不從花萼夾城入，偏從芙蓉小苑入，先生立言之旨，蓋不苟也。又邊愁不但祿山陷京，卽就明皇幸蜀，而先生因此徙倚素秋，悵望于瞿唐峽口，豈非邊愁乎？故知入邊愁三字，隱已承瞿唐峽口，益見先生律法之細。

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當日曲江之游，天子方以爲通御氣，而不覺已入邊愁者，豈非歌舞極盛之所致耶？五六二語，只爲轉出歌舞字來。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爲簾，繡帷爲柱，通繡作黃鵠文。」錦纜牙檣，江中御舟，極其華麗，故能驚起白鷗也。形容歌舞地如此，則歌舞不言可知矣。然纔說可憐歌舞，忽轉出自古帝王，言秦中畢竟是帝王煌煌天朝，豈盜賊所得而覬覦者哉？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此因曲江而更及昆明池也，最爲奇作。前諸作，皆亂後追想，此作特于事前預慮。千年來，人只當平常讀去，辜負先生苦心久矣，可歎也。昆明池，在長安城西南，周迴四十里，漢武元狩年間，鑿之以習水戰者。東西岸立石，刻織女牽牛以象天河，又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武帝治樓船，樹旌旗其上，往來習戰，將以伐昆明也。因昆明有滇池，故鑿池以象之。夫窮兵非美事，乃極稱頌之曰漢時功，蓋謂有此池水，在今日尙可習水師以防禦東南之變，豈非功乎？次句，正言其習水師也。織女石鯨，承昆明池機絲鱗甲承旌旗織女機絲，喻言防微杜漸之思，不可不密。石鯨鱗甲，喻言強梁好逞之徒，蠢蠢欲動。今日西北，或可支吾，萬一東南江湖之間變起不測，則天下事不可爲矣。故先生預設此一着，以諷執政也。言若不早爲之圖，是猶織女停梭，虛此夜月，則石鯨乘勢已動，秋風可奈何？今昆明池在眼中，何武帝旌旗無有爲之髣髴者耶？

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上解已畢，忽換筆作轉。五六二句，不從昆明池來，蓋爲下解江湖滿地一漁翁作轉也。若謂昆明且置，吾身今在峽中，日與水相習，當此秋深之際，菰米波漂，蓮房粉墜，一時衰颯如此，則江湖之上，實切隱憂。况時方戰伐，蜀山鳥道爲關塞之至險，乃自上皇

回鑾以後，潛亂相仍，極天之險，竟無足恃。顧此江湖，滔滔皆是，將何底止耶？然而抱江湖之憂者，祇一個漁翁；雖憂亦安所用之。其必在當事慮患於未然哉！漁翁蓋先生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透迤，紫閣峯陰入漢陂；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末一首，乃其眷戀京華之至也。前解極言長安風土之樂。昆吾地名，有亭。御宿川名，有苑。漢武嘗宿于此，故曰御宿。漢陂，魚甚美，因以爲名，在紫閣峯之陰。遊漢陂者，必從昆吾御宿經過紫閣峯陰，因漢陂而及之也。先生年老，浪迹夔州，意在歸隱，因昔嘗同岑參兄弟遊漢陂，經昆吾御宿，喜其風土之良，故切切念之，特掛筆端耳。三四句法奇甚。畜鸚鵡者，必以紅豆飼之，先生自喻不苟食也。啄之而有餘，此真豐衣足食之所矣。黃帝卽位，鳳集東園，栖梧桐，終身不去，先生自喻不苟栖也。栖之而至老，此又安居樂業之鄉矣。可見長安盛時，且不必說得天子公侯極意游玩，乃至布衣窮居，儘足自適，有如此也。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後解從上轉下，轉到今日大歷元年丙午秋，作此秋興詩，以結出吟望之苦也。言當日昆吾御宿漢陂之間，陸有爲陸，水有爲水，佳人拾翠，則於陸仙侶同舟，則於水，亦無窮極水陸之興矣。佳人与美人，麗人不同，從上至下，從下至上，節節看去，無有不佳曰佳人，巧笑美目，胡天胡帝，曰美人彼此爭妍，相去不遠，曰麗人仙侶，如李郭同載，望若神仙是也。春相問，晚更移，着一春字，晚字，乃反擊秋字，相同更移，乃暗提興字。五六二句，正欲轉到今日作秋興詩也。綵筆昔曾干氣象，先生曾于蓬萊宮獻三賦，于勳寵，雖實有此事，然此處提出，非自誇張，不過借作轉語，以反襯出白頭吟望七字來，言此天涯窮老，望京華如在天上，既不見有拾翠之人，亦復無有同舟之侶，白頭淪落，侘傺無聊，徒屈從前于氣象之筆，以作此苦殺皇天之詩，卽何能禁淚之淫淫下哉！吟吟秋興，望京華，一頭吟，一頭望，一頭望，又一頭吟，于是頭低到膝，淚垂至頤，其苦有不可勝言者。而菴詩曰：「好个詩丞相，清霜兩鬢寒，頭垂扶不起，老眼淚難乾。」夔齋云：余曾于同學案頭，見唱經批秋興詩數語，與此少異，然實互相發，附識于此。其首章云：「寒衣處處催刀尺。」

極口中言處處，意在家中一處也。處處實而虛，却又處處虛而實。此猶家也，以後則皆君國矣。其次章云：斜陽落已宴，落日斜倚

蚤至月映洲前，則夜半矣。虛隨八月槎，言朝中相援無人也。其三章云，同學不必少年，亦不必揚揚裘馬，玩多不賤多字，自輕肥自字，蓋言知我才而不與我立，暗用臧文仲竊位句，意譏之耳。餘已見解中。

咏懷古跡五首

止三首

咏明妃爲千古負才不偶者，十分痛惜。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前解欲說荆門有明妃村，先着羣山萬壑句，用形家尋龍問穴之法，大奇。蓋聳起則爲山，跌下則爲壑，聳起則又爲山，無量劫來，天地如此其浩浩也。於其間有楚，楚山楚水，起伏無數，遙遙直走千里萬里，而後有荆門，而後荆門有村，而後村中有明妃。然則此明妃，其爲天地間氣特鍾可知。今明妃往矣，村則尙有尙有村者，言但有村而已矣。三四承上村字，言明妃當日雖生長此村，而後不復爲村有者，爲入漢宮也。乃至明妃既入漢宮，併不復爲漢宮有者，則爲去紫臺也。夫明妃而去紫臺，明妃之踪跡尙可問也。明妃去紫臺，遂連朔漠，明妃之踪跡則不可問也。嗚呼！其骨既朽，其塚猶青，絕代佳人，湮沒于此，視當年生長之難，辜負多少，我雖不目覩青塚，其惡能不徘徊此村而不去哉？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後解從上轉下，轉出從來棄才之主一面，照膽鏡來。真才貴于確知確見，原無按圖索駭之事。况元帝以漢天子，擇美婦人，則後庭春風之面，何難一一盡見，一一盡識，而願憑賤工之手，以爲進退，可鄙也。探帝之意，不過爲後庭充斥，欲盡識其面，其數何啻千萬，姑且按圖召幸，貪一時之省事而已。因此一省之故，乃至奸生房闈，而帝弗疑，跡混丹青，而帝弗顧，美如明妃，抱恨絕域，難以天子之勢，欲再識春風之面，卽亦豈能歸其環珮哉？故曰空歸月夜魂也。不但生不能歸，試聽其琵琶怨恨之曲，分明甘作胡語，雖千載而下，永不願爲漢婦矣，豈非當日不識面之故，致然與省，作省之省，若作實字解，何能與空歸對耶？此不可不辨。要齋云，杜詩用字有難讀者，宜留心讀。如此處省識省字，題張氏隱居遠害字之類是也。

詠蜀先主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聲勢。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蒼涼。三虛想當年。四實笑今日也。山外安覓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爲玉殿，目下却無是無是有，定有是無，二語閃爍不定。翠華玉殿，又極聲勢。空山野寺，又極蒼涼。只一句中，上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惟古廟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而有廟，必也玄堂太室，所謂驚振來賓和鸞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耳。以天子廟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羣公執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耳。祠屋近是一樣水鶴杉松，祭祠近是一樣村翁伏臘，非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無別也。豐齋云：少陵爲依嚴武而入蜀，蜀主爲伐孫權而窺吳，後人所經，前人亦經焉。後人所止，前人所止焉。後人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主與武侯同盡千載，莫辯君臣，村翁與水鶴俱閒，一時何分人物。昔年白帝託孤，已作英雄往事，今日蜀中懷古，豈非文士空花先生此時得禪理矣。

詠諸葛孔明

諸葛大名垂宇宙，忠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前解史遷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狀貌乃如婦人，好女一語，正與此一二語相似。向聞其名，但震其大；今觀其像，又嘆其清高。清高從遺像寫出，加一肅字，又有氣定神閒不動聲色之意。三分割據，英才輩出，持籌挾策，比肩皆是。如孔明者，萬古一人。三是泛指衆人，四是獨指諸葛也。鴻漸子遠，其羽可用爲儀，鳳翱翔于千仞兮，攬德輝而下之。羽毛，狀其清雲霄，狀其高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後解，萬古罕有其匹矣。古人中可與伯仲者，其伊呂乎？若蕭曹輩不足數耳。然耕莘釣渭，與伊呂同其清高，而蕩秦滅楚，不得與蕭曹同其功烈。何耶？此由漢祚之已改，非軍務之或疏也。運雖移而志則決，身即所云鞠躬，勞即所云盡瘁，殲即所云死而後已。終難復，即所云成敗利鈍，非臣逆視也。終字妙，包得前後拜表六出，祁山無數心力在內。前解，慕其大名不朽，後解，惜其大功不成，慕是十分慕，惜亦是十分惜。

雷

古雷字，下從回。天地之氣，回薄轉來，謂之雷。雷時時有，而發聲則于蟄；天地之氣，那一刻不回薄，所謂隱隱隆隆者是也。先生此詩，正是亂極思治之語。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

上解，寫變起不意。下解，寫不過如此。不必指天寶祿山事，而讀之，令人不免想着。一二，出于卒然。三四，一至此極。五六，不解來意。七八，原來爲此。雖欲不謂之天寶祿山事，豈可得哉？龍蛇不蟄，承十月字。天地爭迴，承雷字。易知。

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妒雲雨，霹靂楚王臺！

却碾空山過，此是何意？深蟠絕壁來，此是何意？既而單爲霹靂楚臺，夫而後知只爲妒雲雨也。霹靂者，然劈而起，所歷之物，無不粉碎。二字不平。

鷗

先生爲荦野隆中作此傳神之筆。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此詩可謂清絕之作。鷗何能戲？只是天機偶然飛動耳。故言無他，又言亦自饒，全是寫閑數人一片真趣。却思隨意，何等優游自得，承上無他亦自饒來。

雪暗還須落，風生亦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雪暗須落，來亦不辭；風生任飄，去亦不戀。如讀中庸素位一章，真正不怨不尤，居易俟命。末因想到滄海，所謂優而至于聖人之域也。雙齋云：江起海結，章法不苟。

猿

君子處艱難之會，殺身成仁，其正也。爲蛇爲鼈，其奇也。正不廢奇，奇不害正，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結處，父子莫相離，又爲吳起溫嶠一流人，下一針砭。

鼻鼻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

純是處亂世之言。艱難之及，免者幾人？隱見之間，爾宜蚤計。不知是借人諷猿，不知是借猿諷人。讀之，但有忽忽不樂。

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五六，元字妙，或字妙。正論必以從衆爲是，全生則或一出于奇耳。父子莫離，所謂從衆正論也。

黃魚

爲兒時，自負大才，不勝侷僚，恰是自古及今，止我一人是大才，止我一人無沉屈者。後來頗頗見有此事，始知古來淹殺豪傑，萬

萬千，知有何限。青史所紀磊磊百十得時肆志人，若取來與淹殺者比較，烏知誰強誰弱？嗟哉痛乎！此先生黃魚詩，所以始之以日見二字，哭殺天下才子也。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

日見，猶言一個人，又是一個也。出浪新，新字妙。初出時，看他何等氣色，何等意思！可憐後文，竟飼犬不容去也。第三四句，寫大才不適小用，便至到處狼籍。蓋先生當日既有莫究彈之用，便會計當牛羊長，無所不至也。此身本自難容，犬又何罪乎哉！日見二字，一氣貫四句一解。

筒簫相沿久，風雷肯爲神；泥沙養涎沫，回首怪龍鱗。

頗聞世間嘗有風雷會送神龍上天，今日何獨不爲黃魚一効神力。嗟乎！事出新奇，則風雷亦肯沿習既慣，卽筒簫相看。安見鄉里小兒，朝朝暮暮，而能物色天子宰相者哉？末二句，不怪泥沙，反怪龍鱗。怪泥沙，猶以龍鱗自負，怪龍鱗，則竟以泥沙自畢也。嗚呼！才子以才而建功垂名，則誠才之爲貴。若才子以才而終至于飢餓以死，回首思之，我何遜于屠沽兒，而一至于此，真不怪龍鱗，怪殺有才矣。

麋

先生如此等詩，何忍多讀，然又不可不讀。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

首句，別字苦，永字更苦。次句，將字奇，蒙字尤奇。麋生長清溪間，鎮日隨行結隊，奔跳自得，不謂偶然失足，一與之別，遂成永別，而不意中已列庖饌之數也。喻世事顛覆，賢否莫辨，彼居位食祿者，誠宜不免，乃吾儕小人，僻處山野，亦復與于斯難。蒙將二字，下得滑稽，反若深感其不棄者，言外有玉石俱焚之痛可知。三四因自責，此實爲藏身不密，不可徒怨他人也。

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後解，極論居亂世之難。輕全物，謂初不以全物命爲心，解腹陷胸，同戲事耳。微聲及者，謂不必真正犯難，但使姓名在人齒頰，卽當不保。卽莊子所謂「以不才終其天年」也。斯須字，恨極，何曾日食萬錢，無下著處。豈得長在腹中，不過取快一時之吻耳。人命物命，只如此用，所以不得不痛詈之曰衣冠兼盜賊也。

鸚鵡

彼以多知嬰羅網者，豈獨鸚鵡哉？覺鸚鵡別離之苦尙淺，彼別離之苦更甚也。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謾多知。

首句含愁思，只是形似之詞。二句忽接云，聰明憶別離，因而追出緣故來，云今日之翠衿短盡，只全爲當時紅觜多知。着一謾字，可憐何不學莊生之書，以不才終，而至于此極也。遂寫得鸚鵡聰明，遂有明哲保身四字，隱隱筆端。

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後解，偏是足成上意。上半悔既往，後半悲將來也。承轉結，全作鸚鵡自悔之辭。

縛雞行

此詩八句，凡兩句爲一解。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此首全是先生借雞說法。前四句，借孟子牽牛章「牛羊何擇」演成妙義。蟲雞雞蟲連呼，是法平等。叱奴解縛，怨親俱釋。注目寒江，悲衆生之無了時，獨倚山閣，歎先生之登上地也。妙絕。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題先言正月三日，是從王之辭。後入溪上，是紀實之辭。玩詩末句，乃是放假得歸之辭。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首二句，寫溪上。三四句，寫正月三日。題先書正月三日，而後書歸溪上者，時在正月三日而得歸溪上也。詩先寫溪上，而後寫正月三日者，久有溪上而歸之日，適值正月三日也。首句依竹妙，先有堂而後植竹，則是竹依堂耳。今反云依竹，若重竹而輕堂也。者，次句向城妙，以實論之，止有籬向城，城向籬耳，水則何背何向之有。今忽云向城，則宛然身下籬下也。故善觀詩者，又必分首句爲溪上，次句爲歸。蓋首句中尚無人，至次句中始有人耳。三句仍臘妙，見入春尚淺，是寫三日二字。四句已春妙，見已入春矣，是寫正月仍臘味已春聲，是正月三日不深不淺之間。蟻浮是酒，鷗泛者當是茶熟耳。

藥許鄰人鬪，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五六句，正寫歸字。許鄰人，從稚子，是非前日院中未歸時關防機密之苦。結寫簡院內諸公，玩結句，知公此歸，乃是新春放假，非遂掛冠長往也。堂依竹，先見堂而次見堂後之竹，是初歸溪上眼中景。水向城，先見水而次見城，是既歸溪上眼中景也。其中有一轉身。

立春

此詩，惓惓不忘君父，先思京而後思家。溫厚有餘，風人之旨也。

春日春盤細生菜。細，細之也，春盤之中，細之以生菜也。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

春日二字，作一句。春盤細生菜，作一句。忽憶兩京之盤之菜，念一字作一句。

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結句無味。只爲要用呼兒二字，以媿靈武之不監國而卽位者耳。

寄常徵君

咄咄徵君，令人深省。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四字不堪。傍風塵難堪，楚妃堂上色珠衆，海鶴階前鳴向人。十年聲價，廢

於一旦，真有此惜。三四句，奇豔無比。

一句喝斷。二句實之。三句承徵君。四句承晚節。五字。

萬事紛紛笑殺，猶絕粒笑殺。一官羈絆實藏身猜破遁辭。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結得毒極，可謂善諷矣。開州，徵君所官之地也。入夏知涼冷，不然，安得幘頭袍笏而不病也。

五六句言其苦趣。却帶定徵君字樣。末承五六作結也。較之北山移文，更爲超乘矣。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別批

此詩是遣悶，不可因百遍相過句，便謂與江閣邀賓許馬迎一首，是一意也。每見龔心人，見題中有一戲字，便謂先生老饕饕，動以杯酒賴人，殊可嗤也。愁悶之來，如何可遣。要惟有放言自負，白眼看人，庶可聊慰。然不搜求出一同志人作伴，則衆醉指摘，

百口莫辨。方將搔搔無路，又焉望其自遣哉？此詩題是遺悶。先生獨能找出一路十九相倍，便知必定心滿意足。若夫戲字，則落魄貧人，不戲又焉得遺去悶乎？非但要看先生詩是妙詩，切須要看先生題是妙題。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

悶莫悶于他人鬧熱之至，而自已寂寞之極。乃悶尤悶于因自己寂寞之極，轉覺他人鬧熱之至。如江浦雷聲，喧聞昨夜，即先生有詩，所謂「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是也。彼即豈願春雷乍動，細雨生寒，白屋茅齋之下，有人伏處難堪者乎？三四，黃鶯白鷺，黃鳥有求友之德，白鷺有棄舊之譏，是詩家用字一定之律。先生詩兩個黃鸝，一行白鷺，職此意也。黃鶯曰並坐，並坐者，此身之外，僅得一路十九也。交愁者，正所謂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惟我愁路之溼，惟路愁我之溼也。寫得真已悶極，却又怪他白鷺作隊成羣，偏不畏溼；不但不畏溼，而且太賣弄其乾劇之爲言。盡情極致，真使人不堪悶殺也。前解純是寫悶。

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後解純是寫遣人而至于晚節，髮既蒼蒼，視既茫茫，成名乎？就利乎？老妻可以免于交謫，稚子可以免于饑寒乎？要之無一也，然則悶極矣。乃顧盼自雄，鼓腹自詡，獨不知我詩律之漸細乎？不知者，謂是滿足自誇，豈知全是十成無賴，所謂戲也。所謂遣也，煩悶既極，所冀信步稍舒，然而親戚朋友一去而親，再去而遠，三去而厭矣。誰家可以數去？且誰家可以數去，而一任持杯自寬者乎？白眼自恣之，曾所謂戲也，所謂遣也，豈尙願他人之難當其傲睨乎？七句惟字，最字，八句百遍字，總圖極暢，不怕笑破人口也。凡題有戲字詩，只如此。

江上

杜題不可不知。如此江上乃是全題，蓋身在江上，而心不忘魏闕也。通篇魏闕詩，却通夜不睡，故聞高風。一句于江上作故，曰江上，非斷請首二句也。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攪貂裘。

只蕭蕭荆楚秋五字，是正寫江上景。日多雨，乃原荆楚之所以秋也。荆楚二字妙，目視荆楚，口言荆楚，心不在荆楚也。

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下解，痛寫永夜攪裘之故，我亦衰謝之甚。勳業行藏，可以不經于懷，然猶頻看鏡，獨倚樓。頻看鏡者，老年心熱人，忽忽自忘其白妙在一頻字。獨倚樓者，登樓所以遠望，豈身羸弱者所宜。然衰暮之人，極恐人笑，于是背地自登，因而久倚，妙在獨字。末言應休不休也。

秋興八首別

批

興之爲言興也，美女當春而思濃，志士對秋而情至。凡山川林壑，風煙雲露，草色花香，目之所睇，耳之所聞，何者不與寸心相爲蘊結。其勃然觸發，有自然矣。乃先生以忠擊之懷，當飄零之日，復以流寓之身，經此搖落之時，其爲興也，真興盡之至，心灰意滅，更無纖毫之興，而有此八首者也。後人擬作者，或至汗牛充棟，亦嘗試于先生製題之妙，一尋繹乎題是秋興，詩却是無興作詩者，滿肚皮無興，而又偏要作秋興。故不特詩是，的的妙詩，而題亦是，的的妙題；不特題是，的的妙題，而先生亦的的妙人也。從來詩是幾首，多一首不得，少一首不得。如此詩是八首，則七首不得，九首亦不得。某既言之屢矣，而或未能深信。試看此詩第一首，純是寫秋，第八首純是寫興，便知其八首是一首也。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露也而曰玉露，樹林也而曰楓樹林。止一凋傷之境，而白便寫得白之至，紅便寫得紅之至，此秋之所以有興也。却接手下一巫山巫峽字，便覺蕭森之氣，索然都盡。而波浪風雲二句，則緊承巫山巫峽來。若謂玉樹斯零，楓林葉映，雖志士之所增悲，亦幽人之所寄抱。奈何流滯巫山巫峽，而舉目江間，但湧兼天之波浪，凝眸塞上，惟陰接地之風雲，真爲可痛可悲，使人心盡氣絕。此一

解總貫八首，直接佳人拾翠末一句，而歎息白頭吟望苦低垂也。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夜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不知者，謂兩開者是叢菊，豈知兩開者，皆他日淚乎？不知者，謂孤舟何必一繫，豈知一繫者，惟此故園心乎？淚字上，下一他日字，妙絕，惟身處其境者知之。七言處處正是先生繫心一處。白帝城在夔府之東，言近以指遠也。肚裏想著家中刀尺，而耳中止聞白帝砧聲，遠客之苦，爲之淒絕。砧聲也，而下一城高字，見得耳爲遙聽，目爲懸望。遠客之苦，爲之淒絕。三四承一二五六轉出七八，知余分解之言非謬。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傳八月槎。

言斜日落，則是已晏，言落日斜，則尚早。緊按一每字，則知當此落日斜光，一年三百六十度，忽忽孤城懸懸遠望。南斗字，從望字上用來。蓋大火西流，斗行南陸，舉目即見，故曰依也。三承一句，四承二句。猶言夔府孤城聽猿下淚是實，而南斗京華乘槎可到，是虛。真教人無可奈何此落日斜也。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城粉堞隱悲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不云畫省香爐而伏枕，乃云畫省香爐違於伏枕，得詩人忠厚篤契立言之體。山城粉堞，隱於悲筳，尤妙。前猶日落，此則竟晚，眼看山城粉堞漸隱不見也。乃因日暮筳作，筳動堞隱，一似隱于悲筳也者。身處客境，滿肚無聊，只三字寫出。請看石上，是月初出，上照藤蘿，已映洲前，是月之漸昇，下照蘆荻。白日斜底于堞隱，世人忽忽輕易，忽過者何限，若石上之月，則明明上照藤蘿，何至遽映洲前，已移蘆荻。胸前有無數忠君愛國心腸人，真是刻不能耐耳。有人解做月在石上，光映洲前，乃至作畫者慣圖此景，真是將神龍作泥鱗弄也。可爲古人長數三四，承一二七八，合到五六，足徵分解非謬。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

千家山郭下，加一靜字，又加一朝暉字，寫得何等有趣，何等可愛。江樓坐翠微，亦是絕妙好致。但輕輕只用得日日二字，便不但使江樓翠微生憎可厭，而山郭朝暉，俱觸目惱人。三四再承兩句，不嫌自己日日坐江樓，却嫌漁人之信宿，不怪自己日日到翠微，却怪燕子之飛飛，真爲絕妙之筆也。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俱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

下解，因日日之坐不厭其煩，因而自思欲如匡衡之抗疏，既媿功名之薄，欲如劉向之傳經，又嫌心事之違。輾轉反側，因而想到少年同學原俱不賤，但只五陵裘馬，自炫輕肥。明知我之心事，而不與我以功名，以致見笑漁人，貽譏燕子耳。分解甚明。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聞道妙，不忍直言之也，亦不敢違言之也。二字貫全解。世事可悲，加百年二字妙，正見先生滿肚真才實學，非腐儒陶吁腹誹迂論。蓋世事因循至于今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馴而致于此者有漸矣。且世事既因循至于今日，亦非一朝一夕，可以遂致太平，將來正費周折，故曰百年。三四緊承世事之堪悲，然而正不必爲目前第宅之新衣冠之異，而致詫也。讀先生詩，真如聞無上甚深經典，使小儒意見都盡。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上解，是傳聞，尙在半信半疑。若此直此金鼓親聞其振，征西羽書目覩其遲，則爲更不可解也。因而自審爲魚爲龍，雖不能自決，然目前惟有寂寞秋江而已。冷既徹骨，意望何爲，惟有故國平居，實不能自己其思云爾。遲字上用羽書字妙，羽書最急，而復遲，遲想見當時世事。故國字下，用平居字妙。我自思我之平居爾，豈敢于故國有所怨訕哉。分解無疑。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因故國之思，而想至百年之事，蓋當日亦不可謂非全盛也。對南山，言宮闕之壯麗。霄漢間，言金莖之高峻。用蓬萊承露字，見晏

安日久，惟願長生。唐明漢武，有同一轍。乃日望王母之降瑤池，豈知皇輿之幸巴蜀；日望紫氣之滿函關，豈知兩京之化灰燼？真有所謂不勝悲者，思之可爲流涕也。止因沓用瑤池紫氣等字，遂將後人瞞過多少。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當此之時，先生日擊時艱，何以略無諫議，而坐視其敗。嗚呼！興言及此，爲之浩歎。蓋先生雖爲右衛參軍，而其爵級而上，則有等矣。皇皇殿陛，可以次其列，不得障其階，况雉尾環遮，親臣密侍，豈得一望見天顏者耶？祇因雲移雉尾，而暫開宮扇，稍露日色，光耀龍袞，因而一識聖顏耳。從此遂臥滄江，失驚歲晚，朝班預點，曾有幾回？用是憂勞，莫能自慰，長敬當哭，神傷心愴矣。從雲移移字中露出日光，日映龍鱗，方識此是聖人。雖云識聖顏，却只遙遙摹擬撇見而已。真是化工之筆。點字妙，先生此時之在朝班，只如密雨中的一點耳。雖欲諫議，亦復何從？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身處萬里之外，心注萬里之間，便定然有此等想頭。瞿唐之與曲江，則有閒矣，然其相去萬里，里里風煙相接，則素秋之相接可知。乃同此秋光，而秦蜀風景迥異，則豈非以其以漸遞改變之者，溺玩而弗辨乎？此不特地界相接有然，卽世運遞更亦無不然。三四緊承明皇當日敦尚友悌，御氣與花萼交輝。晚歲偶漁聲色，邊愁與芙蓉並滲。當一王之朝，而前後異政，國步遂移。倘辨之早辨，幾何而至如此之劇也。御氣用一通字，何等融和。邊愁用一入字，出人意外。先生字法不尙纖巧，而耀人心目如此。

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樁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珠簾繡柱，錦纜牙樁，總極豪華。黃鶴卽珠繡所織之文，用以襯起白鷗字。白鷗者，野鳥也。錦纜牙樁之下，胡爲乎起哉？則豈非以其全盛之日，但知珠圍繡繞，以致絕漢南巡，黃鶴難尋，白鷗羣起，眞爲可歎也。白鷗上用錦纜牙樁字，一圖映照，反射作色。一見明皇雖遭顛沛，尙不知自檢也。同一秦中也，而謂之歌舞地，又謂之帝王州，使人毛髮跼蹐，遍身不憚。當此而不斬然思奮者，始非人君矣。迴首字，合起白鷗句，可憐歌舞地，合珠簾繡柱句。秦中自古帝王州，則總合上六首，下二首，爲八首十六解束腰法。又

分解之一法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漢武窮奢極欲，貽譏後史，然而武威遠震，炳煥千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德盛唐虞所不可望，而功高漢代，猶可比隆。奈何池水徒深，旌旗空耀，歌舞爲歡，有同飛燕。旂常著績，竟乏驪姚也。耶在眼中，妙漢武功，固粲然耳目，百代一日者也。三四，卽承上昆明池景而寓言，所以不能比漢之意。織女機絲，旣虛則杼柚已空，石鯨鱗甲方動，則強梁日熾，覺夜月空懸，秋風可畏，真是畫影描風，好手不肯作唐突語，彌榼時事也。

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五六，轉到黎民阻飢，馬嵬亦敗，亦以不忍斥言，故爲隱語。猶言菰米爲波所飄，而遂沉雲之黑，固所料也，亦所甘也。詎意蓮房紅粉，亦遭墜于冷露，豈所料哉？尙忍言哉？目今關塞極天，往來閉塞，可通惟有鳥道。江湖滿地，渙然瓦解，繫心止一漁翁。縱有嘉謀，又將焉展也哉？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此解與玉露凋傷楓樹林句，命意相似，蓋極寫秋之可興也。漢陂之旁，則有紫閣峯，紫閣峯之前，則有昆吾御宿逶迤之邇。值此白露既零，楓葉鮮妍之際，自昆吾御宿逶迤而前，漾然漢陂峯陰澄澈，誠有令人不知興之何自起者。况鸚鵡啄餘，當此衣食豐盈之盛，飄風棲老，又承貧安可久之基。其足之蹈手之舞，又寧有涯量哉？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五，言佳人，則拾翠尋芳，女子尙有同情。六，言晚移，則仙侶相從，入夜還須秉燭。揮毫落紙，筆走雲烟，矢口成章，上于氣象，所固宜也。却悄悄下一昔字，便令兩解七句，都成鬼哭，直逼出白頭吟望苦低垂七字來，總結。如上八首十六解六十三句，四百四十一

字，手舞足蹈了半日，却是瓦解冰消，煙盡灰燼，更無處可出鼻孔息也。白頭已是傷心，白頭而低垂，更傷心；以白頭而吟而望而苦而到底低垂，此傷心之所以徹骨也。八首十六解詩，皆從吟望苦三字中吟出來，望出來，苦出來，若其低垂，則未作此詩之前，固如此低垂；既作此詩之後，到底亦只如此低垂也。試看八首詩，是一首還是八首，增得一首否，減得一首否，增得一句，減得一句，否？試看八首詩，是分解的，還是不分的？是聖歎勉強穿鑿否？錦心繡口才，子當共證之。

詩本以六句爲律，聖歎何得強爲之分解？須知聖歎不是好肉生瘡，正是對病發藥。唐制八句，原止二句起，二句承，二句轉，二句合，爲一定之律。徒以前後二聯，可以不拘，而中四句必以屬對工緻爲選，因而後人互相沿習，徒競纖巧，無關義旨。至近代作詩，竟以中四句爲身，而頭上倒裝兩句爲起，尾上再添兩句爲結。夫人莫不幼而學，長而以爲固然。是提筆搖頭初學吟哦，以及偈坐撚髭，自雄詩伯，莫不以爲此斷斷不易之體。抑豈知三四之專承一二，而一二用意高拔，比三四較嚴；五六轉指七八，而七八含蓄淵深，比五六更切。寧可以起結二字，抹却古人無數心血耶？聖歎所以不辭饒舌，特爲分解罪我者，謂本是一詩，如何分爲二解？知我者，謂聖歎之分解，解分而詩合，世人之溷解，解合而詩分。解分前後，而一氣混行；詩分起結，而臃腫灑贅；蓋有不得不蒙譏力諍者。千載而下，或能見諒也。附識于此。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卷四

聖歎外書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尙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題極似因送栢二將命起居，乘便寄書與從弟，不知却是持爲寄書從弟，故帶敍出寄書人來。何以知之？看他如此長題，字字做到，獨有頭上奉送二字，八句中細細尋檢，全然不見提起。而後知其用意，在不此在彼也。至其製題，似反于栢二最詳，裁詩又似以前一解，專敍栢二事者。此則先生用異樣奇法，撰則異樣奇文，凡所欲說向從弟者，悉不于弟邊說，而悉于栢二邊說。文家謂之提花暗色方法，不可不知。

中丞問俗畫熊類，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一解，極似專敍栢家事，言中丞新轉夔州、峽州、忠州、歸州、萬州防禦使，而遣弟別駕起居衛伯玉尙書母鄧國太夫人，稱爲八座者，唐以二僕射令爲八座，今衛既是尙書，已是八座之一也。起居，言既是中丞起居，禮應中丞親往，乃今轉遣愛弟者，中丞巡方事煩，不得輕離重地耳。畫熊者，漢制刺史車，畫熊于軾，彩鷁者，船頭所畫壓水也。一解四句，看他將題之前半，數無頭腦，無不收盡，已稱異事，却不知乃是先生提花暗色方法，句句字字都要刺入從弟司馬心中，其實並與栢家事了不相干。相他四句中，凡暗藏兩番苦語。一番言我今老矣，如衛家太夫人，已至煩人起居，我豈獨以貧賤之故，便不足辱汝等起居耶？一番言栢氏兄弟一處，兄有所事，弟卽代勞，彼豈身爲中丞富貴，則弟兄承奉，而我直以貧賤之氣逼人，故汝遠避之耶？先將己之已老，弟之未來，欲吐難吐之二語，輕輕反提在彼，入下解，卽不須瑣語，而已痛不可言矣。

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子斑鬢總如銀。

水送字，寫臘去之疾，雲偷字，寫春來之疾。臘去春來，少年謂是樂事；不知老人于此，真酸徹肝脾。兩句須看臘對雲，水對春之妙。不知者，謂巧作參差，殊不知臘是正在而送去，春是未來而偷出，然則定須如是而成句也。下言爲我傳語從弟，本應裁詩從寄，而今不及有詩者，非是我惜此一詩，只爲我今愈益老矣。昔爾見時，我雖二毛猶斑鬢，今則一總如銀，又大非前且之比。彼衛太夫人想亦只爲如是，故中丞遺弟往候起居，而我則獨是客居全無音耗，并惠連池堂之夢，亦不見通，又安得有好懷抱作詩寄爾也哉。嬰齋云：余廿年前讀此詩解，合什大士前，頌其青蓮華眼。偈曰：西施南威號巧笑，實以美目爲莊嚴。香壇乍點鬢，遂破鹿苑洞開花。正拈憔悴詩，王捫簾熟，嶽崎聖聖吮毫尖。碧波萬頃蟾光在，肝臂叢中願力添。（子美別傳，少時道遇鵝冠童子，與一圓石，有金篆文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

閣夜

閣卽是夔州西閣。閣夜者，于西閣中度夜也。通篇悲憤之極，悲在夜，憤在閣。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一解寫夜，言歲暮景短，忽忽已夜。是夜雪霽，寒宵湛然。二句專爲欲起下二句，寫出一肚皮劉越石祖士雅心事來。言雖復短景入夜，然自一更以至五更，更更鼓角之聲，刺耳錐心，如何可睡。既不能睡，卽不免走出中庭，瞻望天象。而是夜正值雪霽滿天，星河湛然。漢東方朔言星辰動搖，民勞之應，今其象如此，蒼生奈何。筆勢又沉鬱，又精悍，反覆吟之，使增長意氣百倍。心在此處，則以別處爲天涯，心在別處，則以北處爲天涯。此第二句用天涯二字之法也。人斷斷用不出，于是斷斷看不出也。

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一解寫聞，上解寫夜如此，則豈可久于閣中也。故而竟無計得去，安得不憤憤。百姓新期合戰，偏處無不野哭。先生不離西閣，聞

聽漁樵唱歌。時事危急，急至于此；人事遲悞，遲至于此。因思臥龍躍馬，終成黃土，蓋世英雄，會有死日。今不及時赴事，轉盼沒世無稱。天乎！天乎！痛哉！痛哉！我今在西閣之中，不惟人事不來，且至晉書悉斷，使一旦遂死，真成萬年極痛矣。從來終黃土語，都作放手嘆世用，此翻作血熱頭癢用，大奇。臥龍是諸葛亮，躍馬是公孫述。左思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是也。所以得入此詩者，圖經郭外有孔明廟，城上有白帝祠，正是西閣詩料也。

灑西寒望

嘗讀王右丞問寇校書雙溪詩云：君家少室東，爲復少室西；別來幾日，今春風新買雙溪定何似。餘生欲寄白雲中，悲在別來幾日，今春風七字下，餘生二字，從此生出；先生年侵二句，一樣手法。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年侵頻悵望，崇遠一蕭疎。

起二句，水色朝光，便寫盡灑西景物；下却作轉折語虛描之。既云年侵，悵望何已？然有時興至，輒復自得。餘生欲寄，春來卜居，實不能舍此他之也。舍者謂仁切者謂智，先生未必如此作，吾不可不如此讀。

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瞿唐春欲至，定卜灑西居。

挂猿飲澗，開鷗浮水，彼于世又何有哉？年侵興遠，是處皆可，故便決卜居之計。

不離西閣二一首

一片好笑，結作二詩。不離妙，日夜求離，至今不離；本即久住二字，然久住寫身，不離寫心，久住寫住，不離寫去，一片好笑，結作妙題矣。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

言臘猶未至，春已先動。

一解，寫西閣不可一朝居；日夜求離，不言可知。謂之反起法。

失學從兒懶，無家住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

二解，言明明有子，已置度外；實實無家，欲我安往。因傍徨四顧，反問西閣爲肯放我，別爲尙將留我。夫西閣何意之有。爲此言者，非戲作小兒狡獪之筆；人至心盡氣絕，計算不通之時，真有自家意，反問他人之事。今日先生去留，先生自己亦不作主，肯別肯留，一聽西閣寫窮途分明死人，滿紙墨點淚痕，不能復辨矣。失學句妙，題是不離西閣。且要問得離西閣，又有何事耶。當知年老心孤，亦已更無別事，止念教子學成，而不得試之吾身者，尙得試之後人，便暗用論語「歸與狂簡」意。寫作愁思苦調，而今卽并此一事，亦既付之度外。祇爲無家住身，作不離西閣詩也。筆態曲折之極，取通篇一氣細妙自知。

其二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一解之半，

上解肯別定留，語猶兩持。此忽作決絕語，云西閣從人別，自哭自笑，如醉如癡。然則其不離何也？人自故亭，非閣留也。故字妙，寫出一段窮途無賴氣色。寫字依亭字，便作停字用，不可以閣子作亭子也。看他兩篇，如斷若續，如問若答，三分真語，七分鬼語，又好哭又好笑。

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二句，十字寫一奇景，真是奇絕人。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又二句十字首一奇景，真是奇絕人。平身醜

勝事，吁駭始初經。前解之半。

忽然中插一解，寫初到西閣所見奇其。皆以十字爲句，言江雲橫飄如練，忽令空青石壁，斷作兩截。驟然見之，奇不奇乎？夜則滄海日光已動，銀河星正燦列，奇不奇乎？此又先生集中別是一體。因結之云平身最耽奇勝，今奇勝如許，正是初經乃會吁駭，適已見慣還若平常，則可知不離之已久也。

謁真諦寺禪師

世間法，以日爲俗諦，月爲真諦，燈爲中諦。出世間法，以文殊般若爲真諦，普賢解脫爲俗諦，世尊得法于傳燈爲中諦。此方以伯夷爲真諦，叔齊爲俗諦，國人立其中子爲中諦。真俗二諦，不相無者也。寺是真諦寺，詩有真諦詩，誰謂先生不作佛語。

蘭若山高處，烟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

凍泉晴雪，雖復卽景然禪師威儀盡此十字矣。

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

看詩雖妄，然非詩無以悅情性；向酒雖慵，然非酒無以慰寂寥。總因未能割妻子，故詩酒妻子近于俗諦。偏以俗諦形真諦妙，結應首二句。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從來親友相聚之樂，人人有之，况他鄉失路時耶？先生有云，「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蚤。」今不過於馬上露濕，與無食而犯泥雨，其爲苦樂，相去多少？所以佳期未赴，胸中怏怏不樂之甚也。結語似唐突，既云戲簡，亦不顧矣。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辜白帝城？

先生凡題中有戲字者，悉復用滑稽語，如此詩皆是。八句中，凡三句有馬，筆致淋漓縱放之甚。午時，言只今已午時矣。然實起自天明，自晨而及於午，以候邀賓之馬之來也。乃是倒裝句法，自倒興致不淺。王摩詰雄西行「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亦是倒裝句。若解作定到五里，始一揚鞭，可謂鈍置極矣。蓋云走馬時一轡頭，走十里讓一揚鞭，不覺已走到半路了。寫其心頭火急，走馬迅速，如見真乃奇句妙句，附識於此。

身過花間沾濕好，醉于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沾濕好，往來輕，趣不可言。虛疑實少，便不顧崔評事面孔也。

晝夢

特犯論語晝寢字，先生豈不可雕之木，不可朽之牆哉？世既已昏昏然，我何得不昏昏然？言念及此，唾壺欲缺矣。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

一句正出題，二句料簡之，三四句釋也。不獨二字，一直注到眼目醉夢相牽，此是何等筆力，亦是何等章法？言眼自醉耳，非我欲睡也。夢相牽耳，非我欲睡也。桃花氣暖，春渚日落，非寫春暄惱人，乃倒映下荆棘豺虎字。世人皆醉，我何獨醒？世人皆夢，我何不夢？只是眷戀君國之意，耿耿胸中，有不能睡者耳。遂接下半首。

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私則故鄉荆棘，公必中原豺虎。農務不修，橫征日甚，寫世界昏昏極矣。獨是橫吏索錢，乃正在故鄉荆棘，中原豺虎之日，其爲橫也，比盜賊更劇。先生於醉夢中，不覺身毛直豎。此所以眼針之必拔也。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此二首詩，四十許人，便不可讀。

消渴遊江漢，羈縻尙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柏叩山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

帶病客遊，連年不返，豈非兵甲之故哉？起十字，對得錯落之極。出他人手，便費筆墨無數矣。三句，我亦能道。四句，非人所及也。熟讀細思，便能自造奇句。老人忽忽無樂，只向松柏一路，縱復風花滿眼，與之全沒交涉；見諸少年及時行樂，不勝厭惡，真有催老之恨也。從清明字中，分出松柏風花二項。松柏漸與老人親，風花徒屬少年事，真有汝曹催我之勢，人特未老不知也。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爲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

思弟妹行坐白頸吟。

令節也，實反成吾老。汝曹壯盛，未計及此，卽日吾死後，當得汝悲痛耳。言今日不能令汝相信也。說得痛惻之極，何可多讀？後半首，全悲自老，非念遠之詞。不云見吾言，却云見汝心，千鎚百鍊，成此痛語。

雨

此首正寫亂極思治，而亂終不已也。始疑自陽臺，此云未必自陽臺，令人無搜索處。語意更深一層。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

前半首，極寫兵甲連年之苦，始賀還暎。峽浮過，渡江來，沉頭沒腦，生理都盡。不經亂離，那知此事！

牛馬行無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五六，正寫本題。牛馬變而爲蛟龍，寫普天戰鬪，無復務農之樂。七八，是追恨天寶之事。意謂雨自干戈來，干戈則自陽臺來也。反言未必自，出語婉甚。

卜居

前卜居，結出東行萬里句。此卜居，劈頭便出一歸字。想起先生手法之妙。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着處覓丹梯。

題本卜居，却偏反起一句，言本意只要歸。二句言不歸，則雖爲楚執珪，猶作越吟。三句言奈一時未得歸，何四句始折得題面。看他筆力矯絕，以得歸爲游碧海，而以下居爲覓丹梯，真乃望歸如仙。讀之使人不敢輕出門也。

雲嶂寬江北，春耕破灤西；桃源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五句，寬字妙，且圖一豁老眼。六句，破字妙，便足稍充飢腹。末又以桃源爲結，則全是畫畫湯，自煖其肚矣。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

賦詩卽事，情見乎辭。

題前自得舍弟觀書，至到夔州，共二十四字；一二只十字了之。亂離生有別，單寫一悲字；聚集病應瘳，乃寫喜相兼團圓可待七字。下一解，寫賦詩二句。每嘆杜詩妙于製題，非此層折不稱。

爾到江陵府，何時別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

起句着一到字，更無字可代，亦不可看却一字。只信口直說，妙絕。亂離之世，生尙有別，然則別之有死，乃分四字。而今忽然聚集，此樂何極，尙有不謬之病哉？十字中便有無數層折，細細吟之自見。

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五六句，寫盡快活。末結，正如人云如今便死得了也。全是快活極語。

豎子至

詩敍小子送捺，通首全是幽人樂事。題却如此製就三字，便于筆墨之外，相其胸中婉婉，隱起無數悲憤也。蓋先生欵枕江河，日望人至，乃今望者不至，而至者乃一豎子。心熱人聞叩門聲，不覺失口遽問，及至開看，自亦一笑。此豎子至，至字之妙也。

檀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捺香。

于捺子外，忽想出檀梨梅杏，碧者尙碧，黃者已黃。偏令捺子于檀梨前，梅杏後，有分外出色處。起法之奇，又他人所未有。三四書其人書其地，書其器，書其物。凡用四上虛下實字寫來，却是極幽秀之句，豈不異事？連上檀梨二句，書其時成一解。

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欵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

五六十字，新果之新，已盡于此，結來更奇。好意獻新，却被放出老饕無賴，言身今欵枕江湖，去期全無消息。如此輕籠捺，日提月攜，正未有限，不知有怨憤，是滑稽，是哭，是笑，惟有千迴讀之，嘆其妙手。

槐葉冷淘

只是偶然咏物小題，偏盡情盡理，有次有第，將許多采葉，付廚買麵，和汁入鼎，加糝，色色拈來，事事點去，瑣瑣俗務，的大雅。入第三解，忽然轉筆，便又眷眷君父，無日忘之。遽令小題，遂成大作。常置几間吟歎，增長忠愛何限？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

槐汁麵滓，宛然和合。

既俗矣，又甚瑣，如何可寫？今看他偏寫葉在樹前，麵在市裏，四句二十字中，只是采葉和麵，倦人已悲費手。今偏于葉上另着青字，高字，于麵上另着新字，來字。來者，麵從別處新來近市也，便不知此日還是眼見青青，忽然興發，還是耳聞新來，算出妙筆。四

句二十字，一若寬然可以無所不備者，真妙筆也。

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

此是分付須熟，語而未餐。

碧鮮俱照箸，香飯兼苞蘆。

入鼎後，率尖之熟，則餐時柔滑宜人。香飯苞蘆，既碧且鮮，皆加糝物也。冷淘小事，費心費口費手如此，未有大人不於小事費心者。

經齒冷于雪，勸人投比珠；

即投桃投字。

願隨金腰褭，走置錦屠蘇。

纒經齒，便念人，纒念人，便蚤又念此一人。問，何得先念他人，次念一人。一者文情漸次生來，不得不爾；二者纒經齒便念人，是此日實事。若腰褭屠蘇，則空抱此心，而力所不及，不得不另文反覆也。

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

四句，一句一折，人臣之事其君，悉抱此四句曲折以往，其幾庶矣。

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晚涼，

十五字爲句，上十字，又襯下五字也。

此味亦時須。

冷淘小事，偶然經齒，無端透想，便直倒萬里之外，涼殿之下，夜露之下，君王之身，竟忘卻手中未放冷淘椀筋也。

園

題止一園字，詩補出仲夏字。前一解，都從仲夏生情。陶公云：「園日涉以成趣。」園于我我何有？祇因今日涉，明日涉，便涉出趣來。若此園竟爲我之不可少。凡境皆然，陶公寓意不淺。先生此詩，爲乃言避喧故，正不妨一涉耳！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

碧溪搖艇，豈比要津？朱果爛枝，絕勝華祿。如此佳處，人之所棄，天之所留也。故下半接云。

始爲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

除却江山，都成市井，言始意只是陶然取樂，既而乃知此外皆憂。然則繞屋菜蔬，盤餐已足，必欲逐喧而求升斗，又獨何心也耶？

更題

前半首，痛定思痛之言，絕不指斥，措句妙甚。後半首，言甫脫喪亂，眼前光景，都看不得，不淹留，又將何爲？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踏雪猶青，豈怕遭雨？蓋暗指楊氏之禍，幾及乘輿，創甚痛深，覺至今猶心動也。有巫山雨，所以有白帝秋；至傷白帝秋，而後怕巫山雨，晚矣。二句抑揚入妙。

羣公蒼玉珮，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爲淹此留？

五六，言喪亂未幾，而羣公天子，宴然如故，曾無一人，少有戒眼，則恐喪亂正未已也。所以我雖眼見同舍之彈冠趨侍，我獨何爲不懷愁索處，胡爲字，自問自嘲妙。

見螢火

題是見螢火，詩却從見字寫出。後解云：滄江白髮愁看汝，寫其見，正寫其愁也。

巫山秋夜螢火飛，疏簾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

全詩作見字，巫山見螢火飛之處，秋夜見螢火飛之時。疏簾巧入者，山中秋夜蚤涼，人便不能露坐，故坐疏簾之內，螢火也飛進。

屋裏來，點人衣上而不去。坐者言其不去。以疏籬而螢能穿入，是其巧也。屋裏琴書冷，用忽驚字妙。天熱，螢在空野處飛。今見其入屋，必且驚曰：天又冷起來了。簷前星宿稀，而曰亂者，螢火即飛出屋，亦不離簷之上下。秋夜星疏，簷前可數，螢火飛來飛去，是亂星宿也。

却繞井欄添個個，偶經花蕊弄暉暉；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不歸？

井是露井，井上有欄，螢火只在井邊飛繞。初祇一個，繼而又一個，復又一個。添字摹神。花蕊必在露地，螢畏冷不飛去。或偶飛到花蕊上，光照花蕊，見他一亮一亮，若相接若不相接，不似夏天亮得通徹也。弄字摹神。滄江白髮，字法對映，正寫愁字。言汝方秋冷無光，我正年衰髮白，汝之行徑與我行徑相似，所以愁見汝也。汝生于巫山，今秋如是，明歲亦然。我却是借寓，雖歸心日迫，而歸期杳然。今歲已無論矣，來歲如今，不知我行踪何處？我若歸，不得見汝；若不歸，仍要見汝。我今日正愁見汝，然我亦安得歸不見汝哉？

日暮

忽忽此生已老，忽忽此日又暮。讀第一句，纔說牛羊下來，卻忙又下久字。夫久則忽忽又已夜也，忽忽又黃昏也，半夜也。壯夫讀之，遍身不樂，何況老人？

牛羊下來，止此四字是日暮，已下悉是夜。久，如此奇句，便是佛唱，豈復風人。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直用王粲登樓賦一詢美而非吾

上句開作兩句

如此風月清夜，何得閉門不顧？嗟乎！此有至痛，非人所知也。題是日暮，我欲作日暮詩，乃甫吟牛羊下來四字一句，猶未畢，而日暮景色，失已久矣。老人餘光，統計已無幾何。乃中間流注，會無少停，又且如是。即欲不閉門，無計可堪也。自清夜，寫門外風月非故園，寫門內眼淚，使人讀之，真視風月如無常鬼伯，自有此物以來，未遭如是用也。各已閉柴門，不妙于先生詩中，寫他人閉門，妙于寫他人閉門時，先生亦已閉門。想至此，真乃無賢無愚，只合與草木一例去也。是一齊閉門義也。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不是看到，乃是算出。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泉流露滴，何刻不爾？暗壁秋根，人故不覺耳。二句，便將前解第一句重更提唱一遍。然則身坐燈明，命馳鬼國，剎那剎那，呼變吸異，况在白頭，其事倍速，花燼連連，報我何喜也哉！前解不閉門不好，後解閉門又不好。仁王經四無常偈，到處築着磑着矣。

月

此題最無分曉，法應書何地月，或何時月。今乃止標一月字，便是咏物通套題耳。而其詩，卻又云四更山吐，極不通套。然則還是此處山高，四更方見，還是下旬月遲，四更乃吐耶？及至讀其詩，反覆哀怨，而後始知先生滿肚忠君愛國，而當時又有不可顯言者，于是託喻于月，以宛轉據其欲吐難吐之情抱也。設有噴責之者，即不妨指題婉謝之曰：「臣咏月也，非臣自咏。」于是先生即一字之題，無不備極風人之遙深矣。

四更山吐月

山字，着力，言山爲之也，非月皆也。

殘夜水明樓

水明樓，着力，表月之光明，本有如此，○四更，即是殘夜，然四更在未吐前，殘夜在既明後，四更恨其久，殘夜惜其遲。塵匣

元開鏡

元字好，我謂無此日矣。

風簾自上鉤

自字妙，待之不已久乎。

四句，不知是慶是恨，是罵是訴。言自一更二更，候過三更，幾疑無月矣。詎知月本自明，祇受山蔽；山勢既盡，其明儼然。夫山之蔽月，必至四更方吐，山之力亦大矣。月之明樓，直到殘夜如水，月之來不已遲乎？約山以論，豈不自謂永不使月出現，乃勢窮理極，塵匣終無埋鏡之事，彼賊臣眼見終歸于盡耳。乃約樓以論，何會一日不或如遇之，雖轉望轉除，風簾寧有不上之時？彼孤臣真有久信于心也。嗟乎！四句二十字，聲淚俱盡矣。東坡稱「殘夜水明樓」爲好景絕唱，小兒眯目不見太山，眞何足道！

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

兔蟾並用，微詞不推，只圖繕染題面，遂不顧矣。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前此不須復說，今既永夜上鉤，值此四更開鏡，意者輔弼姮娥，經紀九秋，在所不待再計耶？嗟乎！臣方壯時，辱在泥塗，今老無能爲，復欲安往？兔疑蟾笑，臣不爲也。已矣！姮娥天寒九秋，斟酌善爲，臣不能重有筋力相助爲理也已。四句二十字，聲淚又一盡。遙

想一千年前，先生作此詩既畢，方乃伸筆向詩前，婉署一字曰月，中間爲是心血，爲是眼淚，爲是說得，爲是說不得。寄語千年後人，實是說不得也。

小園

龐公每云，「但願空諸所有，慎毋實諸所無。」學道人，此身猶爲大患，多方思欲委棄，豈可身外自招長物，輕于太虛空中注作黑點？昔日趙州和尚，自言「除二時茶飯外，更無雜用心處。」然則二時茶飯，趙州已自雜用心也。故吾每見道人棄家行腳，身邊止留巾餅杖履，吾謂不如此數物，亦一切拋卻。雖故先聖遺制，然畢竟多一事，多一心。自非上聖，未有曠七針鉢了無雜色者也。先生小園詩，正快說此義。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花。

一解，筆勢奇逸，寫盡人生無事討事，都從不意中偶然因緣而起。一二句，言此園與客，風馬無及，真乃不知從何說起。三四句，却以微因生出事來，身既有病，時又深春，既資其藥，又玩其花，因而留，因而買，小園從此遂于客成附贅懸疣，更灑不脫矣。常想老人身邊，偶收中婢，初本是天下女子，于我何與之有？只因二時粥飯，冬春澣滌，傍晚收書中夜搔背，因而省一童子之食，畜此一物，略復自便耳。不意既入我室，全非初料。藤蔓桎梏，儼成繼室。往往而然，胡可勝歎。

秋庭風落果，灑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一解，四句，是平寫四件事。纔有小園，便色色關心，鹿鹿多事。如此人，豈可有小園也哉？落果，仰視而知；頽沙，俯察而見。兩句，是寫小園可惱。然小園主人，正復以惱爲佳耳。問俗句，百計過年，實爲事出無奈。將詩句，預迎新歲，毋乃可以暫已耶？只爲多却一園，便平添出如許事。

又呈吳郎

前解要吳郎原此一婦人之情。後解爲吳郎說普天下一婦人之情。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相親。

前解，堂前者，杜陵別業之堂前也。西鄰者，杜陵別業之西鄰也。棗，杜陵別業之棗也。別業爲吳郎寓居，故杜以詩寄之。任之云者，一聽其取，勿復問也。所以然者何？蓋西鄰之人，無食無兒之一婦人也。一字承兩無字，無食有兒猶可，今無食，又無兒，誰爲代爲求食，豈不困窮之至，所以當任之也。三，又代婦人設想，人誰不願爲長者，設令此婦人有食，有兒，處豐樂之境，不難餉人以棗，何至撲人棗乎？富好行其德，彼亦與我同心。今之撲棗，豈其初心哉？故曰：不爲困窮寧有此。四，既代之設想，又使之寬心，彼不得已出乎此，其心必有大不安者。恐人見之，懼人責之，其踟躕可知。君子見其如此，不惟不禁，且或撫慰之，爲代撲以予之矣。故曰：止緣恐懼轉須親。三四句，卽論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之意，抵一篇尙德緩刑書讀。吳郎官爲司寇，故告以此宜葺座右也。

卽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却甚真。已訴征求貧到骨，更思戎馬淚沾巾。

後解，我與鄰無撲棗之嫌，而鄰與堂猶有一籬之隔。何也？以吳郎寓居于此，故使插籬間之。本爲西鄰防遠客，非爲遠客防西鄰也。因防遠客，使插疎籬，雖我之多事，亦我之真情耳。且亦知其所以無食無兒之故乎？此婦本未嘗無食，只爲朝廷征求太重，使其力已竭，以至無食也。本未嘗無兒，只爲朝廷戎馬徵發，使其子從軍，以至無兒也。嗟乎朝廷如此，爲縉紳者，不能爲之挽救，已負疚極矣。况忍復禁其撲棗耶？興言及此，不特彼婦沾巾，卽司馬青衫淚濕矣。

人日

是題人日，詩當爲遠游而作。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

先生前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農家以此數日陰晴，定終歲豐歉之驗。若人日陰雨不止，則歲之歉收可知，而出處俱困矣。今春先生重欲遠游，而人日却逢佳日，雖欲不與俗共談笑得乎？此江湖之興所以勃發也。休隨酒言隨處可以飲酒，可耐寒，言雖寒可以曲耐也。

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蚤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轉句奇妙，先爲遠游算出行路之難與不難，非寫琴劍隨身實事也。佩劍衝星，得無有望氣如雷煥者乎？匣琴流水，得無有知音如鍾期者乎？如此，則行路可保無憂，而今日江湖之興，何妨重引哉？

三絕句

三絕句，不可少一首，亦更不能多一首。惟先生法如此，餘人不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殺人更肯留妻子。

唐書：部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卡以叛，杜鴻漸討平之。事在大歷元年。部卒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事在大歷三年。二句祇是寫盜賊淫殺，不是一年不是一處，不必定有意學魚戲蓮葉東西南北句法也。相隨字妙，寫盡盜賊無部署，無冊籍，只是到處成羣而走。劇虎狼言，尤甚于虎狼。殺人句妙于更肯字，本是殺其人而淫其妻，卻寫得一似蒙其肯留感出意外者。非是寫慘惡事，猶用滑稽筆，不爾，便恐齷齪不可讀也。右一絕，寫盜賊淫殺。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嚙臂時，迴頭却向秦雲哭。

自說字，雖在第三句，須知上二十一家入蜀語，亦此人自說也。二十一家，共計凡有若干人，而今止剩此一人，此其殺可知。只此一人，已有二女，被二十一家，共計妻女凡有若干人，此其淫可知。嚙臂者，二女赴節就死，又念此臂曾爲盜賊所持，不可以冰玉之身，有少點污，因自齧去此一片肉，然後乃死。書此者，蓋因當時遍世界悉受淫污，天昏地黑，無復人理。先生不忍使廉恥種子

于此漸減淨盡，故特撰此駢谷一人說云。今日猶有如此二女，以培植廢恥于天地中間，雖謂先生此詩功不在禹下，可也。惟餘一人是剩一完全人，惟殘一人是剩一不完全人。只一字寫亂離之慘如親，右一絕寫被淫殺之難者，只據駢谷一人口中，則有二十一家，其外何限？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劈頭提出殿前兵馬四字，不復自避唐突。雖字，略字，雖復多用曲折迴護，然畢竟更忍不住矣。下二句，便直用第一絕之第四句破作兩句，非先生句法，亦有重出之時。正是故作此交互映帶之法，以見殿前兵馬之即盜賊也。右一絕，寫殿前兵馬即是盜賊，殺人入字妙，並不殺賊可知。此三絕句，非寫三字，乃獨刺殿前兵馬也。却為殿前兵馬即盜賊一語，投鼠忌其器，豈可唐突便罵，故分作三絕句以罵之。第一絕，言羣盜則理當淫殺如此，若不淫不殺，亦不成為羣盜。第二絕，言普天下人，酷受淫殺之毒，我只謂都受羣盜之毒。第三絕，始出正題，言近則聞道殿前兵馬，乃復淫殺不減，竟不知第二絕是受羣盜毒，是受官軍毒。誰坐殿上，誰立殿下，試細細思之。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此詩是崔姓一人重邀先生泛湖而作也。乃不著姓名，而特避其遙遙華胄，復及其外家。重疊反覆，似乎推重也者，而不知正言外不然之極也。先生製題，每用春秋詳略之法，以寓抑揚。書名書官及書行次，各不相等。宇文晁尚書，崔彧司業，非所親厚之人，而其人足重，故既書官，必書名也。尚書之子云者，尚書當是崔彧子，彧名而彼不名，以其人無足重，故但書官，不書名也。先生此題，明明與崔氏一人同泛，而但曰某人甥，某人孫若子，其人影迹不露，是其人豈復為宇文宅相，強爺跨祖之人乎哉？先生雖與同泛，有甚不樂此重泛意，而渾厚自然，真三百篇之遺也。製題出人意表，當與陪李金吾花下飲等同看。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

郊扉既已遠俗，則幽寂固所甘；春水更爾接連，則出入尤不易；何乃有此重泛之役乎？錦席曰淹留，淹留二字妙；既無酬和之樂，

自覺留連之苦。葛巾曰欹側，欹側二字妙，無有風範可親，不覺簡傲自恣。玩此兩上半句，乃是先生滿肚皮不耐煩，不能說出。主人顧命舟重泛，還出浦，未廻船，是亦不可以已乎。此節專寫重泛字，借郊扉野水，映帶鄭監前湖，而實則未寫也要留在下半節寫。

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黃緣。

霞綺，喻當時聲伎雜然，所謂錦席也。剎那聚散，夫豈有常。荷珠，先生自喻也。處處皆圓，誰能碎却。不知者，謂是寫景，味製題之意，真無景可寫也。習池酩酊，先生以山簡自居，奇在鄭谷黃緣句，彼一貴介在坐黃緣之態，至不可說，得無聳動鄭監亦作此想耶。讀此句，想一時泛湖聲勢，正自入眼不得。有謂前解郊扉野水二句，說鄭監前湖者，非也。先生卜居，正與水近耳。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此詩最惡，不知何年一見便熟。至今每五更枕上，欲覺未覺時，口中無故便誦此詩，百計禁之，而轉復昏至。聖歎白髮，是此詩送得也。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慙能幾時？

欲罷不遲，便用國風「雞既鳴矣，匪雞則鳴」筆法。寫客程忙促，驚心弔胆如畫。乃于第一句，輕輕插一復字，而前此日日五更，聲聲入耳，真可痛可駭也。言數月以來，鄰雞野哭，耳得飽聞日又一日，本不置意，却因今日臨當發去，忽悟今猶昨，昨又猶昨，不意之間，數月何在。自今以去，又有幾數月也，可痛可駭也。道樹云：北城句，還在床上。東方句，直出門前矣。二句之跳脫如此。

舟楫眇然去自此，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盼已陳蹟，藥餌扶吾隨所之。

未發公安，尚有公安可據；自今以去，茫然不復知所如也。如此便應極大悲憫，然而竟不者，數月公安，轉盼便非。身世虛假，了無可信，可惜此行實無前期，縱有之，亦何須幾何時。蚤與公安一樣也。此詩一二句，是初發公安，五六句，是既發公安，三四七八句，

是數月憩息此縣。不悲于去公安，亦不悲于去公安後無處去悲，莫悲于數月憩息此縣也。道樹云：語云：「相隨百步，猶有徘徊之意。」何況數月憩息，故悲也。

發潭州

倪雲林畫中從來不著一人；相傳既久，婦人孺子無不知。却會無人知此詩通篇不著一人，其法至奇也。題是潭州，便從潭州上撥拾出賈禘二人來，最是冬烘惡套；我欲罵之，彼便高援先生此詩爲證，不知先生自有異樣妙法。明明寫出賈禘，明明紙上反已空無一人，不惟無他人，乃至并無先生。此不知當日先生是何心血做成，亦不知聖歎今日是何眼光看出。總是前人力不得到處，即後人心力亦決不到。若是後人心力得到了也，千秋萬歲之下，錦心繡口之人不少，特地留此一段話，要得哭先生，亦一哭聖歎。所謂回首傷神，輩輩皆有同心也。

夜醉長沙酒

五字中並不見主人。

曉行湘水春

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雖寫發字，然客游既倦，人情轉薄，苦况惡境，盡此十字矣。

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

得此二句，上句愈明。

發潭州原只應從曉行湘水寫起；今乃于未發之前一夜，補出長沙酒一句，便見潭州已如空城。醉只自醉，行亦自行。夜猶潭州，曉已湘水，既無人留，亦無人送。夫先生至今日，誰不願黃金鑿鑿，泥首萬拜。乃在當時，只是如此，所謂飢寒困苦，身遍受之，而留此珠玉錦繡，怡悅後人，可痛也。三四句承上，正寫潭州不送不留，非寫飛花燕語。言岸花飛，或當送者，檣燕語，即算留人。此正重明夜醉曉行之苦况惡境，亦用青蠅弔客語，翻作好句也。一解，四句中並無一人甚明。

賈傅才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若不尋得先生妙法，此四語復成何詩哉。

前解並無一潭州人，然猶有一發潭州之先生；至後解忽然寫出一譙潭州人，忽然又寫出一譙潭州人，憑空添出兩人；而發潭州之一人，遂悲不可說矣。何有言才何在也。絕倫，言書僅傳也。回首者，若論前後，則賈禘已往，我今猶在。若論潭州，則不惟彼往，我亦已發。通篇八句四十字中，真並無一人矣。辛卯夏六月甚暑，當午讀之，寒栗竟日。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只三解，寫盡無端失足，終不自振，可笑可憫。花豈可不開，但風雨豈開花之日，自不愛惜，一敗莫救。然後讀論語「邦無道卷而懷」之句，不覺流淚。嗚呼！不既晚乎。

江上人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紅花却倒吹。

李桃枝，誰禁不出疏籬？然三春百日，何妨少待？又寒又雨，世界如此。卿乘千里馬，欲先安之耶？潛勾引妙，豈不內度諸心，外度諸事，百便千便，萬無一失。却倒吹妙，豈料一入此中，全不由我，千差萬跌，總無一是。嗟乎嗟乎，纔被勾引，便受倒吹，中間何曾瞬息如意，我自經出疏籬，于彼風雨，又何尤焉？

吹花困懶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

一跌後，更不自振，全望有人舒手相援。乃人見其前後踪跡如此，亦便分明置之不理。前解寫落花，落花要哭；此解寫舟中看落花者，落花一發要哭，真盡情盡事之筆也。落花困懶，却借舟中人眼光看出來。水光風力俱怯，妙。怯風力，還爲怕他倒吹；怯水光，乃并怕他勾引矣。輕薄字，正與珍重字對。赤憎遮人，分明不接，猶可耐也。笑我陷自輕薄，彼因特作珍重，胡可耐也。然滔滔世情，大都如此。自出疎籬，于彼何尤？

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于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

第一解，寫無端失足。第二解，寫更無人援。此解寫是人遂不知所終也。濕既久，飛極遲，然而心猶不肯遽死，因更爲下半欲高三字，寫失路人癡心妄想，眞有此事。然此去隨處沙草，竟如一毛，奄然不復見卿重來矣。于是蜂蝶小虫，以此爲鑒，投眼蜻蜓，珍重不出。然而我爲前車覆則久矣，夫人亦何樂以身爲他人前車者哉？

賓至

賓，大賓也。賓至不比客至。意中雖極欲款留，而勢必難款留，看其措詞之妙。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

一句見幽棲非貴客所經之處。一句見老病非迎接貴客之人。先自設絕無賓至之理，承言今貴客儼然臨我，我實自信不過也。除非我有驚世文章，或者不嫌我地僻，不嫌我老病耳。自揣生平，只有得者幾句詩。詩却算得甚事，而勞他車馬訪我江干。耶。前解做完賓至，後解做一時不能款留也。

竟日淹留佳客話，百年羸癯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佳客是不可率易留者，初意到過即行，他却淹留在坐，話個不歇，已好大半日矣。淹留二字妙。因不能款他，要他速去，覺得有不耐煩他底意思，情事如見。百年羸癯者，沒頭沒腦于其中也。見他不去，似不得不留他。然而家又無物，口對客話，腸中輪轉，如何可除非留他一飯，算計到一飯，則心力竭矣。但我平日所餐者，羸癯也。葱湯麥飯，在腐儒則不嫌，彼貴客那好便留。此句尚在沉吟不決之際，合二句，遂決意不留矣。又恐客尙望其留，索性回絕了他，說我僻處野外，家無供給，心實不安，未審尊客嫌我否也。若不嫌者，供給我家，固無藥欄，我家則有藥欄可看，已在此看了半日，後次有興還來，來則仍看藥欄也。先生此日，真虧煞這一個藥欄，若不是他，則尊客今日興盡而返，尙復望其乘興而來，豈嫌不嫌，于來不來上驗妙甚。此下五首，從說唐詩錄入，因唐才子書無杜律，凡而菴所批，皆爲分解存之。杜詩單行全稿，不欲混于四唐之內，此唱經意也。今既不可得，而七律所缺過半，而菴其有意乎雙齋識。

客至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薛廣文云：「按公生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今看去，恐不是尊行，必是表兄弟。題曰客至，是又遠分

者，待他之法。客又不純是客，親又不純是親，故知其爲遠分表兄弟也。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

一春多雨，舍之南，舍之北，一派皆水。羣鷗水鳥，因水而來游于舍南北之間，人跡則斷絕矣。客既不來，徑亦不掃，門亦不開。今始掃徑開門，見是久雨之後，客來第一個也。

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離呼取盡餘杯。

如此大水，市久不通，家定無物。客至又不可不留，幸是親戚，不妨隨意出家中之所有。盤餐止得一味，無有第二樣，以市遠爲託詞，市即甚近，亦難致也。樽酒取之牀頭，然却是舊醅。醅是酒之未濾者，又託言家貧只此而已。肯與字妙，欲請人來陪，却先問客一過。酒不成酒，下筋又無可下筋，又茫茫是水，無處去請客，屈指來只有一鄰翁，未審肯與飲否。如以爲可，隔離呼喚他來，取字見鄰翁必來，隔離二字，照顧舍南舍北四字。妙村間房子，朝南北者多，南北是說舍之前後，隔離則是間壁。因前後皆是水，故于間壁邀人也。鄰翁是飲此舊醅慣者，盡餘杯，亦託詞不好說。客不肯飲舊醅，亦不好說。客飲盡此舊醅，故把鄰翁盡興，舊醅即不中飲。見此鄰翁歡飲，亦略助客酒懷，庶幾相忘此舊醅之劣也。不提起盤餐，又妙極。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傳聞如此，可見先生此心，無日不在朝廷。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

劍外，劍閣之外。收薊北者，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博降是也。先生在劍外，刻刻思歸洛陽，爲因禍亂未息，朝中絕無動靜，反放下念頭過日子，謂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得聽好消息。今一傳到耳，且不問事之虛實，不覺大喜過身喜極反淚，此亦人心之常，勿作文章跌頓法會去了也。愁何在，妙平日我雖不在妻子面前愁，妻子却偏要在

我面前愁，一切攢眉淚眼之狀，甚是難看。今日涕淚沾濕中，却看妻子顏面，已絕不類平時。然則你們底愁，竟丟向那裏去耶？謾捲詩書，妙身在劍外，惟以詩書消遣過日，心却不在詩書上。今已聞此捷音，極其得意，要這詩書何用？見攤在案頭者，趁手一總捲去，不管他是詩是書，一類非一類也。寫初聞光景如畫，爲一解。

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臨老得見太平，卽一日亦是快樂。我縱不善歌，當爲曼聲長歌；縱飲不得酒，當爲長夜泥飲；皆所以洗滌向來之鬱勃也。好還鄉好字，見此時不歸，更待何時？趁此春天，一齊歸去。此二句說歸，合二句見說着歸時，妻子皆飛得起要歸，一似不待束裝卽上路爲快者。卽是卽刻便是，便易巴峽在重慶，巫峽在夔府。穿字見甚輕鬆，有空卽過去也。巫峽順流而下，遂至襄陽，此是一水之地，故用下字。洛陽，已是陸路，故用向字，此寫聞過卽欲還鄉神理如見，爲一解。此等詩，字字化境，在杜律中爲最上乘也。妙批。

見王監兵馬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

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予賦詩二首。

止黑鷹一首

據王監口中說，有是鷹。據先生詩中，必無是鷹。令人好異之念，不覺冰釋。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

省字有數義，一省覺之省，一警省之省，一省察，一減省。此不省字，乃是省覺省察邊字。從王監兵馬說五個字來，君雖說有我不省，其必有渡海句，正言其不必有也。人間從無此鷹，雖云生于外國，必是渡海而來。然我疑其從天而降，用北極者，北色黑故。此二句，是不信王監所說，欲其止羅者之求索也。正翮句，承渡海；玄冬句，承北極。紫塞，長城也。秦築長城，土色皆紫。鳥飛翮多不正，莊子說「大鷗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搏是一個飛法，扶是一個飛法，搖是一個飛法，羊角又是一個飛法。大鷗上天，用四個飛法，令鷹祇用一個搏法，直開兩翮，不作反側之態，從正北迤越紫塞，此是具何等勢力。玄冬亦貼黑字，鷹來必在秋冬之際，王說黑鷹時正在冬，故用冬字。陽臺，在夔州境內，王說近山，故用陽臺也。何故用夜字，宿字？王既說近山有，又說竟未能得，先

生意中，總不欲王去羅取。王說有，不好說無，王說未能得。卽詭其詞曰：想此鷹日間不在這裏飛，夜間或在這裏宿，夜宿有誰看見，又不是連宿。一冬九十日，只得幾夜，又不知是那幾夜。若果是夜宿者，則鷹猶或可得，不知在那幾夜，踪影俱無，如何能得？吾真不省人間有此鷹也。作前解。

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萬里落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禮葬後五日之祭，謂之虞祭。虞乃重華字，虞之爲言慮也。於彼乎！於此乎！猶云如在上，如在左右也。虞人處處張設羅網，或疑禽獸在那邊來，或疑在這邊來，故曰虞羅。王恐曠後春生，眇不可見，必令人多方捕取。虞人承命，敢不盡力。然雖多方施巧，而其意中知鷹卒不可得，則是虞羅虛設矣。春雁同歸者，鷹超紫塞而來，中國廣闊，東西南北，何處不去，不好捉摸，到得春雁歸時，鷹少不得與歸，歸則與雁一路，鷹是黑色，就令雜在雁中，與雁自別，必然看見。必見猜者，非鷹雁自相猜，乃人去猜度鷹也。言彼虞羅既不可得，難道見也不使人一見，除非在雁歸時，可以猜其有無。然鷹若有則可猜，無則猜亦無如之何矣。萬里落空者，因向未春，故云落空。此正鷹馳突之際，萬里之遠，不消一日，等閒過去。金眸玉爪，正襯黑字。先生未曾看見，竟說他眼是黃底，爪是白底，如此活現。正從下不凡材三字想得。蓋鷹之敏捷在眼，猛厲在爪，與起正翻，翻字相映。既云不凡材，則此鷹斷不爲人得；若爲人得，便是凡材。今見也不使人見，真正鷹之出類拔萃者。王卽于近山多方捕取，斷不可得。若爲王得，則亦猶夫鷹耳。又何必慕此鷹哉？王真不必令人取也。王監欲取是鷹，爲害地方不少，先生教他不要捕取，不如直言鷹之不爲人得爲妙也。

燕子來舟中作

看先生待燕子，直是故交相似。流離之苦，殆不言神傷矣。按大曆四年，公自岳陽至潭州，尋入衡州，復回潭州，五年，在潭率舟居，又值臧玠之亂，因避入衡州，欲往彬州，不果，回潭謀歸襄陽道卒。此詩卽是年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

湖南在潭州爲客于此，輒又經春。燕子壘巢，已新兩度，新字有無數不堪在內。舊入故園二句，緊承燕子，而湖南爲客自見。舊在

故園，燕子來巢，想必識我是個主人。如今社日，如今者，算不出年月也。却遠來舟中看人，豈我思故園燕子，亦不忘舊人耶？先生見燕子來，不啻空谷足音，直把來作一舊相識，言之感傷。

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上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處處二字，卽故園與湖南上說，不必說開。燕子巢居，也不得安栖一處。原其情，真是可憐。今我舟居湖南，飄泊水上，燕子當亦可憐我。暫語船檣句，悲在還上去三字。言燕子既到舟中，何不竟在此壘巢，使我終日相對。今只在船檣上暫語，我道汝尚未即去，汝還上去，殊爲惆悵。然若汝竟遠去，只當汝不會來，而今看汝，却去穿花落水，或有意娛我，然而不知越形容我不堪來。燕作如是消遣，我却悶坐舟中，不如燕子多矣。不覺涕泗之沾巾矣。先生此詩，無異長沙鵬賦，其律遂終于此。

向夕

妙題，五十以外，全然是此二字矣。

吠晦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

插此二語，是不奇，○臨夜每有風色，忽起易字。妙。○此非寫景，要知此十字下，便緊接草屋，草

屋正在孤城亂水中。吠晦江村中也。

三四，忽接于一二之下者，言平生不意遂向此間老也。老人身中，每有異樣衰敗，非他人所知，亦非自己所料，易高風也。

鶴下雲汀近，雞棲草屋同。

鶴下雲汀、何等意思，雞棲草屋，何等卑屈，寫盡大才淪落之苦。

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草屋與鷄栖無異，真非琴書無以度夜，然只須有琴書明燭，便已足見雲鶴之姿，終不爲屈折所壞也。

白帝樓

以爲登樓詩亦可，以爲坐樓詩亦可。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

非登樓詩，乃坐樓詩也。日日眼前，那不可憎。熱人熱事，熱語熱景。必憎憎之爲字，心會也，上解全是憎。

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

待字哀哉。

去年梅柳意，

即上二句。

還欲攬邊心。

尤苦尤苦。

今年又思端綺猶可，明年又待一金，悲哉！一金幾何，早待兩年也。

宇文晁尙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尙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別批

古人詩，有詩從題出者；有題從詩出者；有詩之所無，題補之者；有題之所無，詩補之者；有題與詩了不相關者；有題與題融然一片分開不得者。如此律，固詩與題一片者也。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

先以起二句，立定自家人品，下却寫連日之趨承，而以後四句辨白之，淋漓痛哭之文也。

樽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夤緣。

富貴無常，滄桑不定，我看破已久。還出浦，未迴船，豈真周旋權要哉？夫前湖宛然而鄭監何在？若彼尙能夤緣，我亦不妨爲之也。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質，高臥豈泥蟠。

一解，曲折無盡。言今日我謂主上不肯見用，殊不知上下相失，正復各不相照面耳。漢主追韓、臨食三起，蒼生望謝，渴逾雲霓。茫茫天下，不知賢人何在？彼豈料正是我耶？然則吾自飄泊，非君相棄，君爲無才，正若艱難，惟我知之，非他人同喻。

汎愛容霜鬢，留歡十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醅酌任扶還。

何地，問得親切。獨在山，有不顯幸免意。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讀之無奇耳，未有時，正自難寫。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

檣烏背發後，中間一行塞雁。寫景妙極。

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後解說，自今以後我南行紀弟則西江，兩不復知，借成都君平字，獨寫老兄飄泊可憐。下解，只爲飄泊二字，言我行直連銅柱，去乃接錦城。錦城之君平，當知我別後事。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看他如此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鬣膝。寫千人

此都好遊湘西寺，寫風俗可笑，如畫。諸將亦自軍中至，結爲此句也。歡何可勝。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

近同心事。

寫諸將盡至。

金鐙下山紅日晚。

轉筆蒼涼。

牙檣振拖青樓遠。

日暮途長如盡。

古時喪亂皆可

知，人世悲歡暫相遺。弟姪雖存不得書。

從千人萬人感出來。

干戈未息苦離居。

從日晚樓遠感出來。

逢迎少

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祓除。

起得闊大奇肆，然只是贊清明之至，非題外作過分語。金鐙二句，結千人萬人。古時喪亂句，結諸將皆至。人世悲歡句，總結到自身也。祓除字用得好，相傳祓除不祥，此老乃更祓除累德也。

贈韋七贊善

贊韋曲，全為標杜陵，殷浩怪事，口同侪僚。

梓里衣冠不乏賢，一句杜陵韋曲未央前；句法奇甚，秀甚，花色甚。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

天。

魁三象者，公自註：「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象。」不可解云。爾家最近魁象，論我家，則惟爾家為最近，猶如魁前之三象，故下接云云。尺五天者，公自注：「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烟；須有爾許事，乃久遲滯洞庭耶？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

范蠡船。極敘萬家之樂，自稱公子，亦圖洞庭一色耳！

洞庭蝦菜，遂至忘歸，豈不深可悲耶？昔有杜審言，韋見素，今有公與韋七，前樂其同進，後勉其同止，真詩人之遺也。

